



让生命 舒展如树

何乃健 ◎ 著

母亲的手，使我联想起峭壁的石缝中一株苍松，面对逆境时仍然坚持将歪斜扭曲的枝桠怡然舒展。母亲的手背上浮凸的青筋与苍松斑驳的苔痕，让我深切体悟生命的刚毅与尊严。



何乃健

祖籍广东顺德，1946年生于泰国曼谷。马来亚大学农学系毕业，后获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曾于水田进行将近三十年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并曾为多个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现为稻作顾问。

著作包括诗集《碎叶》《流萤纷飞》；诗合集《裁风剪雨》《双子叶》；散文集《那年的草色》《浙沥的檐雨》《稻花香里说丰年》《禅在蝉声里》；散文合集《逆风的向阳花》《含泪为大地抚伤》；评论集《荷塘中的莲瓣》；合集《惊起一滩鸥鹭》。

多篇有关水稻的学术论文被收入国际机构的丛书。





千秋
文学
42

让生命舒展如树



何乃健 敬赠

大将出版社

2012年7月26日

大将出版品第267种

千秋文学42

让生命舒展如树

作者：何乃健

特约主编：徐婉君

主编：刘艺婉

校对：何乃健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7年2月1日

定价：RM22.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Ho, Nai Kin, 1946-

[Rang sheng ming shu zhan ru shu]

让生命舒展如树 / 何乃健著

(千秋文学 ; 42)

ISBN 978-983-3098-91-0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代自序 / 摔跤之后仍淡然微笑

穿越长达一个甲子乍晴乍雨的悲欢岁月之后，回首遥望过去曾经攀爬的危崖，曾经涉水而过的险滩，俯身细察残存于足背上的泥泞，以及轻抚表皮上累累创痕的当儿，我对自己说：这辈子应该感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感激学佛的机缘，让我彻悟积极地活在当下的真谛。我感激亲近文学的机缘，让我从探寻真善美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凭借文学所迸射出来的光和热，为自己也为别人取暖。我感激学农的机缘，让我在淡泊宁静中窥望大自然深蕴的禅机。

我深深感激已故诗人何达（陶融、何海）先生，当年在香港的《海光月刊》、《世界少年》，以及《伴侣月刊》的诗评中，给予年少的我挚诚的启导与激励。是他教导我运用形象思维来抒情写景。是他鼓励我勇敢地以自己独创的语言来捕捉自然界的千姿百态。是他训练我的想象振翅高飞，凭借心灵的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生命的脉动。是他劝服我以谦卑的心克制浮躁努力学习诗

艺，认真的写了千余首小诗之后，再经过多次修改，才敢以其中的五分之一拿去发表。

我童年的笑声、少年的泪影都折叠于《碎叶》里。我对大自然的凝眸，对爱情的思慕串缀起来，化作《流萤纷飞》。我对生命的沉思、理想的追寻都翩飞于《裁风剪雨》。我眼见民族与文化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求存而禁不住化心声为《双子叶》和《仙人掌的召唤》。随着年岁的增长，许多心中复杂的感受似乎更适合以散文来抒发。我于是将自己的少年情怀，以唯美的笔触渲染了《那年的草色》。我尝试将过去三十多年对水稻的认知与敬慕，于《稻花香里说丰年》和《惊起一滩鸥鹭》中作一番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我将人间的苦难与煎熬所激扬而起的感触，以及内心对光明的憧憬与期待，绘成《逆风的向阳花》。我从工作、学习、观察和思考中获取的点滴感悟，都记录于《浙沥的檐雨》、《荷塘中的莲瓣》和《禅在蝉声里》。从童稚的《碎叶》，到知命之年的《蝉声》，处处可见我于去日苦多的道路上匆匆留下的履痕。感谢农学、佛学、文学充实了我平凡的生命，并且让我在多次摔跤之后，仍能以淡然的微笑，面对周围的荆棘，面对怪石嶙峋的人生。

稿于1998年

重修于2006年60岁生日前夕

目录

- 3 代自序／摔跤之后仍淡然微笑

第一辑：浅溪上的微漪

- 11 蚯蚓的刑场
- 14 不干的泪腺
- 17 满河萤火比星多
- 20 又见鹭鸶
- 23 患癌的大地
- 26 悠悠千年
- 29 回避生命中的暗礁
- 32 坦然面对无常
- 35 石窟的秘密
- 38 脸后的影像
- 41 北京的风沙
- 44 像昙花盛放
- 47 千万簇凶焰
- 50 拥抱彩虹
- 53 让生命舒展如树
- 56 摆脱心亡
- 59 列车里的随想
- 62 穿越浓雾

- 64 死亡像眨眼
- 66 好好惜缘
- 68 司机的心念
- 70 崩塌的垃圾场
- 72 黄蜂的毒针
- 74 高雅的狂汉
- 76 只有蝼蛄和蚯蚓
- 78 那一摊血
- 81 举头三尺有神明
- 83 尊重生命
- 85 下一刻遥不可及
- 87 建构心灵的圣殿
- 90 缺腿的大蜥蜴
- 92 虚名·镀金的塑像
- 94 抗虫基因·母语教育
- 96 救生艇和绳梯
- 98 那盏星光
- 100 怀着爱心赏花来
- 102 让那阵风吹拂
- 105 月凝的霜雪
- 108 跌坐月中的佛陀
- 110 大地挽歌
- 113 短短两秒钟里

第二辑：蛛网中的寒露

- 119 溪声尽是广长舌
——浅介马华佛教散文的近况
- 132 聆听心海的潮汐
- 145 在夜露里点燃一颗星
- 153 稻穗的独白
——浅谈佛教文学创作的经验与内省
- 162 茉莉缀串的华鬘
——浅析陈瑞猷寓言
- 177 凝眸大自然
——我的文学之路
- 195 晶凝诗中的月色
- 205 静观自然静听禅
——浅谈生态意识融合禅思的文学体验
- 212 佛学、文学与生活

第二卷 中國中世紀文學史 第二卷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126	...
127	...
128	...
129	...
130	...
131	...
132	...
133	...
134	...
135	...
136	...
137	...
138	...
139	...
140	...
141	...
142	...
143	...
144	...
145	...
146	...
147	...
148	...
149	...
150	...
151	...
152	...
153	...
154	...
155	...
156	...
157	...
158	...
159	...
160	...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
174	...
175	...
176	...
177	...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200	...
201	...
202	...
203	...
204	...
205	...
206	...
207	...
208	...
209	...
210	...
211	...
212	...
213	...
214	...
215	...
216	...
217	...
218	...
219	...
220	...
221	...
222	...
223	...
224	...
225	...
226	...
227	...
228	...
229	...
230	...
231	...
232	...
233	...
234	...
235	...
236	...
237	...
238	...
239	...
240	...
241	...
242	...
243	...
244	...
245	...
246	...
247	...
248	...
249	...
250	...
251	...
252	...
253	...
254	...
255	...
256	...
257	...
258	...
259	...
260	...
261	...
262	...
263	...
264	...
265	...
266	...
267	...
268	...
269	...
270	...
271	...
272	...
273	...
274	...
275	...
276	...
277	...
278	...
279	...
280	...
281	...
282	...
283	...
284	...
285	...
286	...
287	...
288	...
289	...
290	...
291	...
292	...
293	...
294	...
295	...
296	...
297	...
298	...
299	...
300	...



◎ 第一輯 ◎
淺溪上的微漪



讀
生
舒
如
楨



蚯蚓的刑场

多日阴雨连绵，集水区里的河流汪汪，满盈的水库泱泱，并且外溢到毗邻的高尔夫球场。翠绿的草坪给泛滥的湖水淹没，远望像一片春耕的水田。前来度假的游客都兴味索然，裹足不前。

有人通过传媒向负责管理水库的机构建议，尽量施放蓄水，将水库的水位降低，以便渡假村里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着的高尔夫球赛能够准时进行。这番话像在秋收后晒干了的稻禾上点燃的烈火，迅速如风地在农村里传播，惹来了稻农的怒吼与呵责：水库原本为了推行双季稻的种植而设，降低水位将造成蓄存的水量骤减，如果亢旱出现，稻作将因缺水而欠收。农民叱喝：到底民生重要呢，还是满足达官贵人的奢求重要？

当年兴建水库旁的渡假村与高尔夫球场计划书被提呈出来讨论时，我曾经对朋友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水库里蓄积的水除了供应千万农民种稻之外，也成为附近多个城市与乡镇食水的主要来源。由于高尔夫球场施用的

化学剂比农田里的用量高出许多倍，这些化学剂将影响自然生态以及威胁居民的健康。北美洲曾经发现大群野雁暴毙于高尔夫球场。解剖化验显示，野雁血液里不寻常的超量杀虫剂，严重破坏了这些飞禽的神经系统和心脏。

每次朋友盛情邀我加入高尔夫球会时，都被我婉拒了。我提醒那些球瘾重于酒瘾的朋友：美国一位酷爱高尔夫球的海军中尉乔治·拜尔，参加了一次球赛之后，忽然患上重病。经过二十余日治疗，仍然药石罔效，最后在极度的痛楚中病逝了。海军部队的病理学家详细调查后证明，拜尔的死因，是吸入了施用于高尔夫球场中一种有机氯灭害剂而中毒死亡。

我拒绝与高尔夫球结缘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贵族化的球场，竟然是蚯蚓的刑场。一位研究昆虫学的朋友告诉我：蚯蚓从泥里翻出的土块儿，在草坪上成为障碍，影响了圆球的滚动，所以被当作害虫！

我读过达尔文观察了土壤生态后发表的论文。这篇文章高度肯定了蚯蚓对土质改良的功能。蚯蚓在土层中穴居，不断翻松土壤，使空气流通，有利排水，令植物根部易于延伸。蚯蚓的消化系统将有机物分解后排出体外，能于新近开垦的荒地上，以15年时间制造三寸厚的壤土。这些农民的良友，在高尔夫球场里却成为球迷的

眼中钉，想尽办法以各种杀虫剂来置之于死命。

我常常觉得，狂妄的人类愈来愈像一则民间传说中的暴徒，攻占了绿洲里的名城之后，放肆地豪饮狂欢，到处燃放爆竹和烟火，结果失控的烈火将城市里所有的粮仓都焚毁了。暴徒们从酩酊中苏醒时，发现包围着他们的是没有米粮没有食水的茫茫大漠，结果全部在那座曾经非常富饶的城里饿死了。毁灭了大地上其他生物的栖息所之后，骄横恣睢的人类，最后会不会也令自己变成了濒于灭绝的物种呢？

稿于1999年

不干的泪腺

一艘快艇如布帛上的剪刀，以高速剪破河面，释放出布帛下禁锢已久的浪潮。那卷起伏的波涛像一群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饥民，争先恐后的向堤岸奔腾而来，挥舞着千臂求援。然而饱经沧桑的堤岸已塑造了冷漠的铁石心肠，对人间的苦难已经全然麻木，对所有凄恻的哀求也完全无动于衷。饥民的所有诉求溅成浪花与泡沫之后，无奈地深深叹息，疲惫不堪地退回悠悠流逝的长河里。

我沿着河边的堤岸散步，内心也像这条长河，波涛起伏。

晚霞投影于右侧那座宾馆的落地长窗上，室内堂皇的灯火揉合了霞晖，变得更加灿烂辉煌；河的对岸那列贫民窟，在渐浓的暮色中，却显得愈加灰蒙与黯淡。

宾馆里进行的研讨会已经结束，不过，研讨会的主题：“为数十亿人供粮”，仍然在我的思潮中不断闪烁，像那盏盏倒映河面上摇晃不定的灯光。

研讨会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数据：21世纪前夕，全球超过13亿人每天的收入少过1美元，8亿余人仍然在饥饿中挣扎求存。到了公元2020年，饥民的总数将不少于10亿人。换言之，全球每八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会议过后，一位农业学者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到了下个世纪，原有的耕地面积将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继续缩小。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愈来愈多森林，会因为无限度扩大新耕地而受到滥伐。四布于陡坡斜地的山区农田，将面对悬崖陷塌与土质恶化。豪雨把高地单薄的表土冲刷而去，露出不毛的岩层，反观低洼地区又因为泥沙淤积，河槽排水不畅而洪流外溢。有的农地里，洪水与亢旱会像交互出现的白昼与夜晚，龟裂的农田，也会因为一夕豪雨而转瞬间变成一片汪洋。不合理的农耕策略，将令为数十亿人供粮（Food For The Billions）的计划，变成了为数十亿人带来泛滥（Flood For The Billions）！

我读过一篇中国作家金辉写的〈百年黄河〉，这篇文章为20世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曾经林草青茂的黄土高原，而今沟壑纵横，丘陵起伏，无边无际，如同波涛汹涌的黄土海洋。由于树木早已被砍光了，人们只好在荒山秃岭中挖掘草根做燃

料，结果越挖山越秃，越挖地越贫，越挖雨越少，越挖人越穷！

又一艘快艇切浪而过，又一卷波涛向堤岸滚滚奔来。浪花将一滴水，像一滴泪，冷冷地溅落我的脸颊。在永恒的循环中，这滴水，不知曾经穿越多少泪腺，不知曾经溶入了多少辛酸的心灵中苦涩的盐？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不好好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那么，当地球上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之后，唯一不干的将是我们的泪腺！

稿于1999年

满河萤火比星多

七夕前后，纷飞的流萤像一群群从滔滔银河中窜逃出来的繁星，每个夜晚都悄悄地提灯而来，攒聚于沼泽之畔，在红树林里举办园游会，通宵狂欢。

一只流萤带着微醺从我身边悠然闪过，清朝诗人何绍基的一首七绝，也倏地随着流萤的情影，在我的脑海中翩然掠过：

坐看倒影浸天河
风过栏干水不波
想见夜深人散后
满湖萤火比星多

我从小就喜欢萤火虫，也常常从流萤纷飞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到了知命之年仍然能够背诵自己在12岁时写的一首小诗：“椰林里的月光疏落／林径上的流萤像渔火／径旁白了头的茅草／在月光下化成了茫茫银河／提灯笼的小孩啊／你们扬着歌声而去／想要划过银河去奔月么？”

这些年来，由于城市迅速发展，郊区房屋林立，农村里又因为农药与化肥的施用而改变水田生态，萤火虫已愈来愈稀少难觅了。

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同来观赏萤火的朋友发问。

我告诉他们：萤火虫的腹部有发光器，内含萤光素与萤光酶。这些物质在氧化过程中能释放出淡蓝、浅绿、微黄等不含热量的生物光。流萤是昆虫中最浪漫的物种之一。雌萤为了求偶而发出神秘的闪光，雄萤收到信号后如果为情所动，也以闪光回应，互诉衷情。如果能够破解这些讯号密码，或许我们会发现萤火虫用光来抒怀的恋情，比人类许多情诗更真挚感人呢。我打趣地说：湿地里有一种青蛙，捕食了大量的萤火虫之后，皮肤也会焕发出幽幽萤光。消化了这么多萤火虫的绵绵情话，这些青蛙已摇身一变，成为沼泽中的“情圣”了。

大河的上游将建筑水坝，萤火虫会因此而消失吗？这是每一位热爱大自然的朋友都关注的生态问题。

研究昆虫学多年的陈教授向我们解释：马来半岛的萤火虫估计超过八个物种。这类昆虫成长之后，以花粉与花蜜作为主要食物。由萤火虫的卵孵化而成的幼虫，必须以蜗牛与蛞蝓为寄主。幼虫分泌出一种浓烈的汁液分解蜗牛的肌肉，再以口腔将这些半消化的营养物质吸

收。一旦上游的水坝拦截了河水，下游的湿地将于亢旱来临时缺水而干涸。此外，涨潮时由河口涌往上游两岸的海水，也会造成水质硷性过高而令沼泽里的蜗牛无法生存。没有了蜗牛作为寄主，萤火虫的生活周期受到干扰而无法蜕变成长，最后将完全绝灭。

如果不建筑水坝蓄水，大城市的缺水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呢？有人发问。

我告诉大家一位生态学家的话：如果浴缸漏水，解决的方法是修补裂缝，而不是未经深谋远虑就任意多添一个水龙头。

凝望着红树林的万点萤火，我期盼我的孩子将来不会感慨地对他们的孩子说：以前，这里的萤火虫，曾经一度比整个大城市里所有圣诞树的灯光更灿烂呢！

稿于1999年

又见鹭鸶

农业推广员哈山兴冲冲地对我说：

“稻农尤索夫的水田里，最近受到夜盗虫侵袭，严重破坏了还在分蘖的稻禾。昨日尤索夫打算到田里去喷洒杀虫剂，忽然发现数百只鹭鸶群聚田里觅食，于是决定延迟用药。今早到田里视察，赫然发现夜盗虫已经全给鹭鸶吃光了！”

我听完了他的汇报之后兴奋异常，忙招集几位植物病虫害管理小组的部属，赶去进行田野调查。

水田的上空蔚蓝如海，一队又一队排列成人字形的鹭鸶悠然飞掠而过，舒展的长翅皎然如经过裁剪的云絮。当鹭鸶翩然而降，优雅的丰姿在禾浪上像片片鼓满了风的白帆，而蓊郁的四野在风涛里也幻化为帆影晃漾的港湾。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这么多鹭鸶在水田里活动了。自从十五、六年前灌溉区内连续几个季节受到褐飞虱侵袭，加上田鼠为患，农民为了保护稻作，开始大量施

用灭害剂，残留的农药在水田里造成严重污染，田里的鱼类大量死亡，甚至壮硕的水牛也因误食阡陌旁沾过高毒农药的杂草而倒毙田畔。由于生态环境严重失衡，鹭鸶逐渐失去了踪影，而虫害与鼠患却在每个季节里频仍发生。为了减少农药对水田生态的破坏，我们的部门于数年前采纳了综合防治措施，广泛教育农民正确施用农药，保护天敌与其他益虫，并且通过生物间的相生相克来控制害虫繁衍。果然，减少滥施农药之后，鹭鸶又再频频出现。

车子经过一个偏僻的农村时，我远远望见一群农民持着长竿竖起的大网，四面包围一片稻田。哈山微笑着说：

“他们正在捕捉田里的水鸟。这些野生的飞禽，肉嫩味甜，市价高昂！”

我无奈地摇摇头。以前读过一本《儒学与生态环境》的书，里面引用了“网开三面”的典故，深深的感动了我。商汤在郊野见到有人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布置大网捕鸟，于是命令那个捕鸟的人撤除三面的网，并且告诫他绝对不可以设法将鸟儿一网打尽。我告诉哈山与其他部属：虽然有的鸟雀会啄食稻谷，然而许多鸟类其实是农民的良友。有一种与鹭鸶同属鹤形目的白鹤，于1949年间，曾经在苏联的基辅省发生大面积蝗灾时，

成群结队出现于农田里捕食蝗虫，保护农作物免受蝗虫蹂躏。反之，中国于50年代末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捕杀麻雀运动，结果严重的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虫害接二连三地发生。

伫立田垄上，我不禁神思飞扬。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懂得知福、惜福、再造福，拒绝与自然和谐一致，以及忽略众生赐予的恩典，人类的未来将变成一片蝗虫饱食远扬后，寸草无存的荒田！

稿于1999年

患癌的大地

直升机像灵敏的苍鹰，在热带雨林上空盘旋数圈之后，徐徐降落于河畔一座坚稳的平台上。

领队告诉我们：婆罗洲地广人稀，粮食作物以陆稻为主。由于农民沿袭传统的耕作法，稻谷产量很低，无法自供自给。为了应付洲内与日俱增的需求，农业部正积极策划开辟沿海的沼泽丛林，成为大型农场，广植水稻。

我们沿着新筑的阡陌，快步走向一坪刚移栽的水田。瘦黄的秧苗如遭受饥荒长期折磨的灾民，纤弱的嫩叶恹恹，微风中摇晃的，全是严重贫血的病颜。

土壤学家林博士躬身挖起一块干土，指着锈黄的泥团说：酸性土壤因为积累大量的活性铁、铝等毒质，易伤害植物根部，使稻作无法抗逆而枯死。要在毒性土壤上种稻，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来改良土质。

我附和林博士的意见。蛰居于吉北大平原二十余年，我深切了解劣土中的有毒物质，是稻农挥之不去的

梦魇。无数稻农在困境中挣扎求存，经过数十个季节的不断排灌，才逐渐将劣土转化为良田。

林博士娓娓地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9世纪完成了环球科学考察后返回家园，亲朋询及什么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是抚育庄稼的沃土。林博士从旅行袋里取出一粒苹果，微笑地解说：地球就像这粒苹果，果实表面约四分之三是海洋，只有四分之一左右是陆地，其中适宜垦植的面积，又少过陆地整体的四分之一。耕地上可以让作物扎根的土壤，是由岩石经过千万年的风化，并于生物长期复杂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层土壤，这层大陆的皮层，在比例上比苹果的表皮还要单薄千百万倍。如果我们不懂得惜福，任由滥垦乱耕伤害大地的肌肤，正如任由破伤风的病菌随意侵入，这种人为灾难将使地球万劫不复！

我曾经飞越过去布满绿洲，而今却连骆驼也会渴死的撒哈拉沙漠；我曾经遥望过去林木蓊翳，而今却黄土遍野的黄河流域；我曾经目睹家园附近由劣地变成的良田，却于转瞬间填平以兴建房屋与商店。我感触良多，满腹牢骚开始在胸中涨潮。人类如果忘了身土不二，误信大自然除了受人奴役之外，别无其他存在的理由，那么，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盲目发展，将使欲望像爆发的山

洪，冲往断崖，挟泥砂直下；而人类将蓦然惊觉，自身宛如激流中的花瓣，不由自主地随着山洪坠入无底的深潭。

正当我沉湎于胡思乱想中，林博士的话像挥舞的鼓桴，在我的耳膜上蓦地擂动：

“我们的大地已患上了癌症，那些癌细胞就是贪得无厌的人！”



稿于1998年

悠悠千年

快到子夜了，突然电话铃响，身在远方的女儿兴奋地告诉我：她正要开始倒数计时，等待千禧年的莅临。从公元1001年至2000年的悠悠千年岁月，再过几分钟之后，将徐徐地潜入奔腾而去的历史长河；而21世纪，即公元1年以来的第三个漫漫千载，转瞬间就会姗姗到来。

走出户外仰望星空，永不言倦的猎户，与忠诚地紧随着他的大犬与天兔，已由地平线冉冉攀升，来到了我头顶的天穹。自从人类的祖先由树上移居到地面上，并且懂得在平野向天空仰望，有限的知识让他们从星升星沉中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立足的土地位于宇宙的中心，而人类是由上天塑造出来，主宰江河大地的主人。

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一千年前，才慢慢开始改变。经过持之以恒的探索以及谨慎细密的思考，人类渐渐地发现，宇宙其实浩瀚无边。由千亿个星系以及百兆亿个星球形成广袤无垠的茫茫星海，因为人类的血泪而愁

云弥漫的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核桃而已。那颗冷眼旁观的天狼星知道，若与大爆炸后至今长达150亿年的宇宙史比较，人类过去的悠悠千年，只不过是恒星互相遥望时，不经意的轻轻眨眼。

回到书房，我独自凭窗而坐，静静地冥想。过去的1千年，确实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长途跋涉中，最辛酸、最恐怖，同时又最激情澎湃，并且闪烁着最多期盼的艰苦历程。过去的1千年，人类摆脱了令人窒息的旧社会制度，奔向民主。人类凭着信心与勇气，发现充满生机的新大陆。人类通过日新月异的科技，不但能够准确地将宇航船送上太空，也能够深入细胞内的小宇宙里，从基因图谱中揭示生命的奥秘。

人类凭借智慧与洞察力，加上多年的努力，终于在过去悠悠千载的最后一年里，完成了两个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将水稻12对的染色体，以及人类23对染色体的基因组草图绘出，人类终于在21世纪前夕打开了生命的天书。当我们沿着人类由10亿个遗传密码子组合而成的双螺旋长梯，进入生命的神秘领域去探索，我们将惊讶地发现，虽然缤纷的生物世界里，不同物种的形态完全迥异，但是，在生命的核心里，我们和地上的青苔、河里的鱼虾、天空的飞鸟在本质上完全相同：我们都以共同的密码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我们的细胞里，都有

一本以共同语言写出来的天书。

迎接一个崭新的悠悠千年前夕，我从细胞核里深藏的哑谜，颖悟众生平等的禅机。我再度提醒自己：明天，当新世纪第一道曙光在地平线上浮现，我一定要以同体大悲的平常心，与大地众生亲切地会面。

稿于2000年



回避生命中的暗礁

朋友远道而来，邀我为他们的社团举办的生活营讲一堂课，希望年轻人在盲目追求虚荣的过程中，能放慢脚步以思考生命的真谛。他们也期盼年轻人的心灵被物欲麻醉与被贪、嗔、痴、妄僵化为木乃伊之前，能获得积极人生观的灌输，从而回归真实的自我。在多风多雨的成长岁月中，我们该如何帮助年轻的朋友回避崎岖泥径上四布的陷阱，我们该如何谆谆劝导年轻的朋友，别昧心不择手段，暗置令他人粉身碎骨的绊马索？

我对朋友说：就以“回避生命中的暗礁”作为这堂课的讲题吧。

为什么我要和年轻朋友讨论这个课题呢？因为在青涩的成长岁月里，我也和目前许多青少年一样，曾经在茫茫的浓雾中彷徨、焦躁、疑惑，甚至差点儿触礁而被巨浪淹没。

年少的我，曾经受到唯物思想的影响，对“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深信不疑。我觉得人生短暂与虚幻，并且

萌生错觉，认为如果不及时纵情欢乐，像烤肉晚会时如果不狂饮高歌，那么，当烈焰熄灭时，生命将冷却为凄然的灰烬，只能任由寒夜的冷风无情地吹刮，无奈地消散于苍茫的暮色。

然而，当我愈急切地到处追寻欢乐，欢乐就愈快速隐遁，令人无从捉摸。我像一只萤火虫，误认倒映于湖面的繁星是充满了梦幻的银河，于是满怀激情俯冲而下，直至冰冷的湖水将我冻醒，才蓦然惊觉，费尽心思盲目追寻的，只不过是时间长河中虚无的幻影！

我对生命图像真正的认知，是从学习抛下我执那一刻开始。我摒弃了生命如灯燃灯灭这种单程的直线思维模式，坦然接受生命是圆形的轮回循环。当我颖悟生命就像时钟的运作，从凌晨至子夜不断地周而复始，无始无终地推动着石磨，我蓦然彻悟，只有摆脱这个不停地在生、老、病、死中运转的无形石磨，人生才有可能获取永续的安乐。

这些年来，我不断摸索，尝试从佛陀的哲思与科学的理论中，找寻一道互通的桥梁。广泛地阅读了各种有关佛理与科普读物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灵智上的愉悦。量子理论阐释了电子具有波的特性，某个时候它是一个粒子，而在另一个时候，又变成了一道波。这种波粒二象性的学说，与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禅理，毫无二致。量子世界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也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完全契合。

提笔书写讲演的纲要时，我在心中自语：告诉年轻朋友们，要回避生命中的暗礁，最先要学习的，就是“放下”。明白了少欲知足，不作无谓的你争我夺，妄念就会像淤泥沉淀，心灵也能从自我这个假相的困扰中走出来，并且认清何处藏智慧，何处匿烦恼；分辨哪儿是狰狞的珊瑚礁，哪儿是柔婉的马尾藻。明白了放下即自在，整个世界都会因为你的微笑而变得温馨与和蔼。

稿于2000年

坦然面对无常

联欢晚宴开始了，欢聚一堂的宾客纷纷起立高唱校歌。悠扬的旋律在大堂里回荡着，牵引着我的思绪，飘回35年前树翠荫浓的校园。那一群群白衣裙的少女，那一群群白衣裤的少男，在毕业钟声敲响之后，都像刚领获航海图与罗盘的小水手，有的充满自信，有的却胆怯彷徨地向大海扬帆。35年过去了，当大伙儿聚首言欢，赫然发现当年一些小水手，而今已升任船长，意气风发地乘着巨轮回航；有的水手则依然故我，竖立船上的还是多年以前的旧桅樯。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有的水手已在风涛中消失了踪影，有的已漂往永远无法用光年来衡量距离的异域。

一位同学带来了当年的毕业刊，一面翻阅欣赏，一面为岁月在同学脸上留下的浮雕发出惊叹。当年一些纤弱的垂柳，经过岁月催化，竟然换形为庞然的榕树；当年一些茂密地复盖着热带花草的绿坡，而今竟然被岁月风蚀为光秃的山岩。我的内心思潮起伏，阮籍的诗也在

思潮中浮涌而出：“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阮籍的喟叹，是此刻大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一群女同学聚立在大堂的角落聊天，我趋前向她们打招呼时，喜闻好几位当年羞答答的女生，已成为含饴弄孙的祖母。我告诉她们旧诗中有两句：“回黄转绿世间多，后来新妇变为婆。”这两行诗含蓄地流露出人生的无常。很多人畏惧无常，他们忘了正因为有无常，美丽的花朵才能够在授粉后结出累累硕果。刚才翻阅毕业刊，我们看到无常的冷酷严峻；现在看到她们怡然自得的笑容，反而窥望到无常的温霭柔婉。

受邀代表远道回来团聚的同学发言时，我兴奋地说：

“当我们天真无邪地提着书包跨入学校的门槛时，我们是早上八点钟的朝阳。当我们齐唱毕业歌时，我们是上午十点钟的骄阳。经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人生历程，我们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钟的炎阳。我们还要经历多少岁月才变成夕阳呢？我想，只要积极乐观地活在当下，我们就能减轻对日落西山的恐惧感。消极的人像北回归线上冬季的太阳，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已经没有了光芒和热力；然而积极的人却像北极圈内夏至的太阳，即使濒临子夜，依然悠游地徘徊

于地平线上！”

晚宴结束前，一位同学问我如何保持乐观，我微笑着对他说：让心灵像胰脏，每隔24小时就将整个器官的全部细胞更换，也就是说，每天人体内都有一个全新的胰脏在操作。正因为有无常，我们才能够将一切老朽、陈旧的思想与事物排除。因此，以感恩惜福的心境面对无常带来的改变，日子就不会充满烦恼与困苦！

一位同学拿着纪念册要求大家留言，我毫不犹豫地写下这首启导我坦然面对无常的禅诗：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稿于2000年

石窟的秘密

他的心灵深处有一座密林掩盖的石窟，里面悬满了狰狞的钟乳石，以及粪便撒遍石壁的蝙蝠。

这些年来，他以拒人千里的沉默，他以苔痕斑斑的庞然巨石，紧紧地将石窟的入口堵塞了，封闭其内的是永恒的夜色。

今晚，他终于决定将那块心中的巨石挪移，让徘徊于石窟外的我，窥望已经深藏于石窟里多年的隐秘。

年少时他原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私会党徒，勒索、偷窃、抢劫，都是他与那群狐朋狗党常干的勾当。他曾经因为小贩拒交保护费而放火将他们的摊档烧毁，他也经常因为迫良为娼不遂而以武器伤人毁容。黑社会里一旦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冲突时，他往往一马当先，率领打手与强敌火拼。他是一辆载满了炸药并且由疯汉驾驶的大卡车，每次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时，路人皆因他的疯狂和鲁莽而吓破了胆。

他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浑浑噩噩地胡闹了很多

年，从来毫无悔意，直至一宗意外的发生，他的生命才突然出现转捩点。

城里一个贪得无厌的财团，打算发展郊区一处深具商机的地段，然而在那儿世代务农的村民，因为生计受到影响而拒迁。财团为了强迫村民就范，于是以厚利诱他设法在村民的池塘下毒。当他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了任务，得意忘形地喝得烂醉如泥回家时，随意将装着剧毒农药的汽水瓶放置餐桌上。由于农药的颜色与咖啡无异，他那年幼的独子竟然因为误饮而中毒身亡。

这出悲剧令他痛不欲生。过去他以利刃刺戳别人时，那些伤者的哀吟，都变成了不绝于耳的回音，终日萦绕于他的心灵。过去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所受的痛苦，都在他的心中浓缩成最烈的硝酸，灼痛他每个神经细胞，令他内心深处血肉模糊。

他从此害怕黑夜的降临，因为每当他在床上闭上双眼，过去的罪孽就会不断涌现。他终于彻悟：每次对别人作出的伤害，到头来反而伤害了自己，正如迷失于山林深处的人，久寻不获出路而愤然纵火烧林，结果反而因此葬身于自己点燃的火海。

他把深藏于心中多年的秘密向我诉说，只有一个目的：告诉那些迷失方向的年轻人：当下最值得珍惜。如果当下犯了错，仍然执迷不悟，那么，痴妄将会误导

他，像横行的螃蟹诱惑痴人在退潮的泥滩上不断地盲目向前奔驰，直至潮水再次上涨时，痴人已离岸太远，完全无法在灭顶之前重回岸边去了！

稿于2000年



脸后的影像

老罗的小女儿简直就是从童话中腾跃而出的小天使。有人说天使飞翔时，头总是向后探望，罗家的小天使在路上散步时，头却总是向可爱的，以及不可爱的小动物端详。

有一回，老罗牵着女儿的小手，在熙攘的夜市闲逛。蓦地，这小妮子使劲儿挣脱了父亲的手，向幽暗的角落里一个大木箱飞奔而去。老罗忙尾随疾行，心里猜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发了女儿强烈的好奇心？

小妮子在脏兮兮的木箱旁蹲下来，轻抚着一只后腿流着血的小黄狗。当老罗趋近时，小妮子仰起头来，眼神中流露出无限悲悯，娓娓地向父亲哀求：

“爸爸，小狗受伤了，带它回家涂药吧！”

老罗瞟了小黄狗一眼，只见它身上沾满了泥泞，仿佛刚从垃圾堆里钻窜出来。老罗赶紧将女儿抱起来，向后倒退了数步之后，以不悦的语调告诫女儿，以后不可以随便碰触四处流浪的动物。

“爸爸，你不是常常告诉我，要同情弱小吗？这只小狗不能走路了，我们应该爱护它才对呀！”

老罗把这件生活小插曲，以及女儿的反应坦然告诉我。他为自己教导孩子时不能言行一致深感愧怍。

我对老罗说：我们的社会愈来愈冷漠，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长辈常常告诉我们要学习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这些话其实没错，只不过由于过分的强调自我，有的人长大了之后，竟然变成了满身棘毛如刃的刺猬，或者遍体硬鳞如铠的穿山甲。更糟的是，有的竟变成令人退避三舍的臭鼬。童稚时的柔软心，在成长的岁月里受到贪、嗔、痴不断的污染，原本温婉柔顺的海带和马尾藻，竟然完全钙化，变形为狰狞的暗礁。

我也告诉老罗，杰出的整形外科医生马尔兹（Maxwell Malz）对人类行为深入研究之后的创见。

马尔兹认为每个人的脸后都有一个自我影像，这个影像有一个象征性的自身面孔。这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双胞胎，是潜藏在我们内心的陌生人，他主宰生活的心智，并且调节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马尔兹进一步阐释：我们心中的陌生人，如果能以创意和慈悲控制他，那么我们将能从生活中获取更多的活力。老罗无法言行一致，主要原因是无法与脸后的影像相互协调。

我常常在独处时，尝试静心谛听我脸后这个影像，

委婉地为我每一天的生活言行作总结和评语。这个影像也耐心地与我分享每一天的快乐和悲哀。当我得意忘形时，这影像会提醒我必须克己谦恭。当我沮丧气馁时，这影像会不断鼓励我：要像湖水一样，在遇冷时冻结成冰，使自己坚强地在逆境中浮泛而起。当我心中的我执强烈时，这个影像会告诫我：一颗小露珠必须放弃表面张力，变成无我的水蒸汽，才能够结合无数小露珠的愿力，重回大地，为自己也为众生带来生机！

稿于2000年



北京的风沙

正当我埋头整理笔记的时候，一位中国朋友走过来轻拍我的肩膀说：

“这两天北京的沙尘暴愈刮愈猛烈，刚才有位亲戚从机场打电话来通知，很多班机都无法按时起飞。我想，你们返回吉隆坡的行程很可能需要更改！”

没来北京之前，我已从报章获悉华北地区自从今年入春以来，频密出现历来罕见的大风沙。这阵阵由内蒙吹袭而来的狂风，推动庞然的沙丘向长城进逼。离开天安门七十余公里的村落，有的沙丘已堆到屋顶。到了北京之后与朋友谈起风沙，一位关心环境生态的朋友讲的话，更是危言耸听。他告诉我们：如果沙漠植林计划失败，再过半个世纪，逼近北京的沙丘，很可能将护城河填平！

我们住宿的宾馆外有一座人造小瀑布，今早走出大门散步时。狂风骤然而至，将瀑布的流水猛然向上翻掀而起。四处飞溅的水花，仿佛来自巨鲸向天空喷射的水

柱。路过的行人来不及回避，衣裳全给扑面的水花泼湿了。风沙刺痛了我的眼睛，只好眯着双眼疾步行走。灰蒙的天空缀满了翩飞的纸张和塑料袋，像断线的风筝以及腾空而去的汽球，不由自主地在低空随风飘浮。面对狂烈的风沙，那一排排防风林，需要多强的生机，需要多壮的枝桠，才能坚忍不拔地在寒风中挣扎？而我们必须具备多少智慧、刚毅和耐力，才可以在沙地巩固绿色的长城，防御风沙无情的侵袭？

有人问：北京会变成古巴比伦城吗？

五千多年前，两河流域的人民建立了繁荣昌盛的古巴比伦王国，那里的土地肥沃。人民丰衣足食后，终日饱暖思淫欲，城内到处夜夜笙歌。为了满足贵族们比波斯湾的淤泥还要混浊的欲望，哺育巴比伦文明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森林不断遭受滥砍乱伐，草原也因为毫无节制的耕耘与放牧牛羊而逐渐伤残。破坏了森林，破坏了防沙的屏障，风沙变得日益跋扈嚣张，长驱直入巴比伦的腹地，将所有沃土扫荡。绿野经过风沙的凌辱，裸露出令人心酸的荒芜。辉煌的宫殿，坚固的城池，纵横的排灌系统，像堵塞着太多脂肪的心脏，以及沉淀着太多胆固醇的血管，一旦中风就完全瘫痪！

诗人弗洛斯特写过一首短诗〈火与冰〉，最能引发我们省思人类的远景：“有人说世界终将毁于火／有

人说终将毁于冰／尝尽世间的贪婪与欲望／我苟同毁于火的主张／然而如果世界将毁灭两次／那么我想我对仇恨足够了解／冰所造成的毁灭／同样的彻底／同样的强烈！”弗洛斯特深悟贪欲的火与嗔恚的冰，最终将令人类丧尽了理性。我想，如果弗洛斯特体验过北京的沙尘暴，或许，他会将这首诗改写成〈沙、火与冰〉，因为痴愚、蒙昧与无知，就像铺天盖地的风沙，最终将如残暴的火和冷酷的冰，淹没了人性，覆盖了千辛万苦建设的文明！



稿于2000年

像昙花盛放

你的祖母生前亲手莳植的那盆昙花，仿佛窃听到我和家人闲聊时谈及你的归期，竟然悄悄地蕴蓄了天地的灵气，趁着你远渡重洋回返家园的夜晚，以最柔美的舞姿璀璨地绽放。我兴奋地对你说：每一朵花里都隐现着祖母的笑靥，欢迎你学成归来。

由于当年南洋的华人社会重男轻女，祖母小时在槟城的私塾里只念了一年书，就辍学留在家中照顾弟妹。靠着比花岗岩还坚韧的意志，祖母不断地自修，勤学苦练，力争上游。当她远嫁到泰国时，不但能够阅读书报和写信，还能够抄录与背诵许多深奥难懂的佛经。

祖母童年时饱尝失学之苦，因此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当年家道中落，处境如外型硕大，舱内却无燃油的巨船在风浪中颠簸时，她曾在菩萨前许愿：如果几个孩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她愿意减寿十年。我大学毕业那年，她毫不犹豫地将房子变卖以偿还累积多年的债务。在我心目中，她是一株昂然傲立的珊瑚刺桐，为了

让深爱的蓓蕾舒瓣如霞，毅然落尽树上每一片叶子，将自己凋零为光秃的枝桠。

祖母最反对重男轻女。你和妹妹小时到祖母房里玩耍时，她总不忘对我一再叮咛：不管多么辛苦，都要设法让两个女儿接受高深教育，以免将来出嫁后由于不能自立，常常要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祖母学佛多年，她最懂得知足常乐。每当她注意到我被妄念困扰时，就会温和地为我开解：万亩良田三碗饭，千间房屋半张床。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他每餐的食量与每晚睡眠时躺卧的空间都非常有限，何必为了满足无止境的欲望而疲于奔命呢？

祖母对孩子的最大期望，不是将来飞黄腾达，意气风发，而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做个有用的好人。她对好人所下的定义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她常常提醒孩子，待人接物时必须牢牢记住：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她予我印象最深刻的教诲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凶；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20年前，你是静听着我低唱红河谷、老黑奴、小白船等民歌之后，在我怀中甜甜入梦的小羔羊。20年后，你已成长为一只羽翼矫健的彩雁，满怀信心，准备追逐太阳升起的地平线。如果祖母仍然健在，看到你翩然回到她身边，你纤纤的情影肯定会撩起许多沉淀在她记忆

中的梦，而欢欣会飘逸如雾，弥漫于那双朦胧的泪眼。

好好珍惜祖母亲手蒔植的那盆昙花，并且像昙花一样，纵然夜深人静，无人前来观赏，朵朵如火炬待燃的花蕾，都会欣然将至纯至洁的柔瓣舒展，因为昙花深信，四野还有许多萤火虫，以及满天星斗，正殷切期待，朵朵鲜花为生命增添光彩而盛放！



稿于2000年

千万簇凶焰

能够从乱葬岗内堆集如山的尸体中挣扎出来，并且侥幸地回避了山地里多如野芋的地雷，安全逃亡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这种福报，简直比连中三次彩票的首奖还更难得！

这位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柬埔寨朋友，向我们详述了从红吉蔑管辖的人间地狱中逃命偷生的惨痛经历后，眼神里仍然隐约浮泛着乱葬岗内冤魂们不散的恐惧、忧伤和愤懑。

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文明古国里优秀的民族，于多个世纪以前已经能够运用智慧建筑雄伟的吴哥窟；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却荒谬地让一群将良心典当给魔鬼以换取权力和淫奢的狂汉与疯子，并且任由他们随意将自己同胞的骷髅，堆砌充满血腥的版图。他只能这么说：当一个人让贪欲、嗔恚和愚昧将心灵麻醉，分不清善恶，像一个羊痫风发作的病人，分不清食盐和砒霜，结果不但毒杀了无辜的亲朋，也毒杀了自己。

他告诉我们：过去见到尸体就会产生恐惧感，怕鬼魂出来唬人。经过了这次的逃亡，他反而对那遍地的尸体深深感恩。那些荒野中的死尸，很多都是因为误踩地雷而丧生。由于有尸体的地方，大部分的地雷已经引爆，因此，有尸体的角落反而比无尸体的地方安全得多。整个逃亡的过程中，他尽量设法沿着肢体不全的尸体踉跄而行，终于平安抵达可以让他苟且延命的边境。

“其实，人，一旦失去了理性与良知，他的嘴脸反而比鬼更可怕！”这是他的看法。当红吉蔑于1975年浩浩荡荡进入金边时，那些军服像黑色睡衣的乌衫兵，在城内到处吼叫鸣枪，并且借词美军就要到来轰炸金边市，强迫千千万万人离城向郊区迁徙。当时，一些脸露笑容的军人，佯言要帮助他和家人搬迁，岂知到了野外，蓦地露出豺狼的面目，将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

他翻开一本外国杂志，指着其中一张赤柬领袖们合拍的照片说：“你看，这些人的笑脸多像仁慈的长者，谁会联想到，他们全是逼迫良民挖掘千人坑，然后击破良民脑袋，推入深坑埋葬的刽子手呢？”

二十多年岁月悠然远逝，他在外国虽然另建家园，心中却永远难忘仍然在祖国挣扎求存的亲友。每次回到柬埔寨，在追悼死难同胞的佛寺里，他总会在心里发问：那堆白骨里，是不是有亲人的遗骸呢？他的心是一

座吴哥窟，曾经被仇恨，被浓密的森林重重覆盖。而今，他开始尝试学习宽恕，虽然他知道，恨怨已深埋如庞然的树根，确实不易拔除。他笃信因果，明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因此，他很肯定那些杀害千千万万同胞的凶手，将会在地狱中轮回千千万万次，而且每一次都会被一个冤死的灵魂以怒火来烧烤。这些冤魂千千万万簇的怒火，纵然将整个地球所有海洋、河流与湖泊的水都化成豪雨，也无法将这千万簇凶焰淋熄！



稿于2000年

拥抱彩虹

他把头垂得低低，像一株严重缺水的向日葵。

相爱多年的恋人移情别恋，决定和他分手。感情决裂的那一刻，强烈的断层地震从内心深处的震源，迅速地向四方扩散，震波扭曲了他的理智如扭曲了崩塌的钢筋水泥，纠扰了他的心绪如纠扰了错综的天线和电缆。过去神采飞扬的容貌，经过这场人生逆旅中的大震荡，转瞬间绿林蓊翳的峰峦，倏地变形为沟坎纵横的荒岭，萧索、寥落、苍凉。

他在极度绝望的当儿，曾经萌生自我毁灭的念头。

一位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向他劝说：

“你不妨冷静想想，当你从高楼跳下来的时候，马路上那堆模糊的血肉，比那只被汽车辗得肝爆肠露的癞哈蟆还要难看！”

另一位朋友也告诉他：

“在绝望的时候想以自我毁灭来影响对方，希望能因此博取对方的同情而回心转意，或者因此而内疚自

责，都是毫无意义的傻事。即使对方真的回来了，把你紧紧拥抱，哭哭啼啼，然而，没有了脉搏的躯体只属于坟墓，不再属于她，也不再属于你。”

我静坐一旁，默默地想：古往今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追求不到朝思暮想的东西，而永远在苦海怒涛中浮沉？究竟有多少人，终其一生，任由心灵像瞎眼的苍蝇，在痴妄织就的蛛网中不断挣扎，让千丝万缕的愁绪将自己的翅膀愈挣愈紧地捆绑。由于无法从自我凌虐中走出来，心灵就只能在嫉妒、憎恨、沮丧所荡漾而起的漩涡里打转。每个日子仿佛都会变成世界末日，每一刻地球的自转都可能停止。

我决定和他分享朋友之间互传的故事：

一位殷商年轻时生活潦倒，结果娇妻忍受不住物质的诱惑而抛夫弃子。婚姻的挫折促使他化悲愤为力量，经过多年刻苦经营，他终于飞黄腾达。为了弥补心灵的空虚，他决定再婚。然而，由于多年来为了累积财富而忽略了健康，病弱之躯已无法满足妻子的需求，结果，娇美的少妻也不告而别。这故事说明不属于自己的事物，终究无法永远留住。

了解悲苦人间里，没有一事物可以长驻，了解没有一个沙滩可以将浪花与涛声永远留住，那么，苦难降临时，毅然接受这个考验吧，像海里的大蚌，坦然接受

进入软体内的砂砾，承受痛苦，拥抱痛苦，慢慢转化这个无可回避的折磨为圆融的明珠。

过去我也常常患得患失，不晓得有时候退让与舍弃，比急进与争夺令心灵更坦荡从容。凡事不强求，内心的负荷就不会太沉重。你看，骤雨过后，争先恐后的雨滴都停滞于泥洼里，只有淡泊的小水点悠然地神游于澄澈的晴空，拥抱着彩虹！



稿于2000年

让生命舒展如树

路过佛寺，听到附近的泰裔孩童咿咿呀呀地哼着欢庆水灯节的民谣，猛然记起再过几天就是母亲的忌辰了。八年前的月圆之夜，母亲的慈颜随着水灯向茫茫雾海凄然远去；八年后的月圆之夜，母亲的音容不知是否会随着一盏缀满鲜花和香烛的水灯，沿着我梦中曲折蜿蜒的溪涧，悠然漂游而来？

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妇人，她像旷野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含羞草，只要一阵微雨，就能令她胆怯地折叠起所有的羽状叶。然而，即使能将百年老树连根拔起的台风，也未必能令她折腰。

回顾这根含羞草平凡的一生，我察觉到灌木丛与蔓藤植物的覆盖之下，含羞草总是怡然自得地将两簇小绒球似的粉红色花朵，含蓄地隐藏于自己的复叶间。俯首端详之后，我从其中一朵花儿窥探到无相布施的绚丽，我也从另一朵花儿的神韵中，凝望到生命在艰苦中挣扎求存的凄美。

母亲由槟城远嫁到曼谷的那段岁月，由于家境宽裕，生活相当安逸，一些贫困的亲朋常到来借贷。借钱的人有些最后不知去向，音信渺然。母亲偶尔提起他们时，从来不曾口出恶言咀咒这些失信的亲友。童年时，我常常见到访客来到我家告诉母亲，有人逝世后无人收殓。母亲每次都义不容辞，慷慨施棺，而每次的收据都填写这三个字：无名氏。我年幼时不解母亲为何不以真实姓名示人，成长之后才终于明白：公园里许多色彩斑斓的娇花，原来都没有馥郁的芬芳。能令整座园林弥漫幽香的，反而是一些渺小或不显眼也不知名的花朵。

我念小学时，父亲的生意因为受到朋友的陷害而失败，全家顿然像受到大地震的冲击而摇摇欲坠。那段长达十余年的贫困岁月，对我来说是恶梦频仍的雷雨之夜。母亲有一次阅报，获悉一个对婚姻绝望的女人将每个孩子毒死后跳楼轻生，心中感慨万千。她以沉重的语调告诉我：当年面临穷途末路时，她也曾经思考过欲以自尽来逃避宛若长夜漫漫的苦难。然而，当她惊觉这种愚行将令一群孩子由长夜的风雨陷入严冬的冰雪时，她毅然鼓起勇气，跋涉着遍地泥泞与荆棘，穿越重重阴霾将几个孩子培育成人。

母亲晚年时，我常常将她那双由于操劳过度而遍布皱纹，因为患上严重关节炎而变形的手掌紧握。母亲的

手，使我联想起峭壁的石缝中一株苍松，面对逆境时仍然坚持将歪斜扭曲的枝桠怡然舒展。母亲手背上浮凸的青筋与苍松斑驳的苔痕，让我深切体悟生命的刚毅与尊严。

死亡带走了母亲的躯体，然而，在我心中死亡只是一个幻象的消失，而不是生命的终点。我一直觉得火焚之后，母亲已超越死亡而活在我的心灵深处。母亲孕育了我的生命，如今我以她恩赐的身体，让她的精神与我的心灵融合为一。我可以感觉到她在我心中呼唤：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求，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吧，让生命像一株庞然的树，将枝桠向十方舒展，让疲惫的旅人可以在浓荫里纳凉。

稿于1999年

摆脱心亡

中学时代常常与同学到槟城极乐寺的凉亭读书。镌刻于花岗岩上那首罗状元的长诗，大家都爱朗朗诵读。这首诗中予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是：“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当年只觉得这两行诗空灵飘逸，意境高远，而今从服务了28年的工作岗位退下来，过去如水车团团打转的繁忙，顿时舒缓为闲云的悠然。重温罗状元的诗句，豁然领悟古人造字的睿智：“忙”，说穿了，就是“心亡”！

退休之后，每天早上迎着朝阳散步那一刻，是一天中最闲适舒畅的时光。我向要好的朋友说：

“当浑圆的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而升时，我那澄澈如蓝天的心里，也有浑圆的红日浮现其间。”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短诗“端午”，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把粽子的草绳慢慢解开
竹叶里浑圆的蛋黄

倏地涌现朝阳的微笑

当时一位朋友认为以蛋黄比喻朝阳过于夸张牵强，如果那位习惯中午才起身的朋友能与我一块儿在田垄上散步，远眺嫣红的朝阳，或许他会明了我这几行诗的喻意：

只要每粒糯米领悟到
不互相排挤，紧紧黏贴在一起
就能把这颗小小的太阳拥抱

太阳安祥地东升西沉，田里的稻禾也在不慌不忙中抽穗开花，绿树也在无声无息中绽蕾结果，而我摆脱了曾经令我心亡的俗务之后，静观小径旁的灌木在风中摇曳，想像每片叶子都在和煦的阳光中生机勃勃地进行光合作用，蓦然想起这个自然界中最神奇，但又常常受到忽略的真相：平凡的水，平凡的二氧化碳，平凡的阳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切生命存活最重要的基础，自然界里净化空气过程中最不平凡的物质循环。没有了这些平凡的事物，许多人心目中梦寐以求，使尽各种营谋心计去汲汲争取的功名利禄，都变成了暗室里的玫瑰，失去生机后颓然凋零枯萎。

我从闲逸的漫步中领悟：平凡的生活其实深蕴着最不平凡的智慧。生活中每个细节，大地上每个角落，都有智慧等待你去探寻和领会。金刚经里第一段详述佛

陀开示前的平凡生活细节，其实就是最不平凡的般若生活。佛陀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里披上袈裟，手持钵，象征着持戒；进入舍卫大城里去乞食，隐喻布施；不分贵贱贫富，依次沿户托钵，暗示忍辱；乞食完毕，返回居处，吃过饭再收拾衣服和钵具，强调精进；洗净双足然后铺好座位，静坐其上，阐明禅定。这些平凡的生活中不平凡的智慧，就像每一片平凡的叶子里不平凡的叶绿素，将遍地的太阳能转化为神奇的化学能，哺育了众生。

摆脱了心忙，展现于我眼前的不再是必须眯着眼睛细看的针孔，而是视野无垠的天窗。

稿于2000年

列车里的随想

我选择月圆之夜搭乘火车北上泰国探亲，主要原因是想亲身体会母亲年轻时举家北迁的心境。母亲生前曾经说过：月圆之夜乘火车最有诗意，平凡无奇的荒山、野岭、村镇、河流，融入茫茫月色里，就变得像幻梦一般超凡与迷离。

我将布幔垂下，隔绝车厢的灯光，然后在睡铺上盘腿而坐，凝望着车窗外的夜景，以期盼情人姗姗而来的心情，等待圆月从地平线上升起。

收割后的田野上燭火簇簇，小溪旁伫立着几个正在撒网捕鱼的农夫。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描述越南战争的电影，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里，蓬头垢面的农妇在夜寒中哆嗦，张开双臂保护几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匿藏于芒草离离的小溪旁，哀伤地遥望着燃夷弹焚毁魂牵梦萦的村庄。此刻，窗外的燭火，酷似越战的烽火。茫然中电影里的片断无来由地在我脑海重现，我仿佛看见镜头缓缓轻移，从翻腾的浓烟，转而聚焦于那位农妇凄惶的

泪眼。朦胧里，那深黑的瞳眸倏地迸发出炽燃着仇恨的烈焰。

越战虽然结束多年，然而那部电影中的烽火仍然不断在地球上四处蔓延。佛陀预见众生共业的宿命，两千多年前已在《杂阿含经》中感慨而言：

比丘们呀，万物皆在燃烧，且烧得很炽烈。人们的眼睛不是正在燃烧吗？人们的鼻子不也是正在燃烧吗？舌头不也在燃烧吗？身体不也在燃烧吗？心又何尝不是在燃烧？所有的都对它的对象炽烈地燃烧！

我钦敬佛陀的大智慧，洞悉众生的苦恼，皆因心灵被贪欲、嗔恚、愚痴焚焦，所以终日遭受怨怼的困扰。欲望像火焰，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凭借光芒照明和获得热力取暖。但是，狂热的拥抱欲望不放，最终肯定惹火焚身，导致遍体鳞伤，甚至灼烫而亡。

月亮悄悄地趁着我沉思的当儿，从云层后突围而出，旷野中的每一棵树，每一个池塘，每一条溪涧都顿然闪烁着灿烂的银辉。年少时，我曾于一个月圆的夜晚，投宿于山村的农舍，并且还涂鸦写下蘸满月光的诗行：

山村静穆
径旁的芦苇
挑着一簇一簇

点燃着月光的露珠
像挑着一盏一盏灯笼
不知为那个夜归人照路？

匆匆赶过了生命历程中无数崎岖的山路，今夜，在轰隆奔驰的列车里，我对“千江有水千江月”这句禅语忽然萌生另一层感悟：心灵纵然卑微如露，只要自净其意，每滴晶莹的露珠，都会浸润着明月的辉芒，为自己也为别人照亮坑坑洼洼的前路。

仰卧在睡铺上，翩然的思绪牵引着我，飘向超过半个世纪之前一个月圆的夜晚，母亲在同一条轨道上，凝望着窗外的月色思乡。那当儿，非我的我究竟在何方？那个还不是我的我，究竟是那只将翅膀上的夜露抖落她脸庞的翠鸟，或是那只撩人乡愁的秋蝉？

恍惚中我闭上双眼，月光惭惭将我融化，恍惚中我蓦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天空里的淡云一片！

稿于2000年

穿越浓雾

强劲的山风拖曳着千丝万缕轻纱，从密林中疾驰而出，向我飞扑过来。我兴奋地张臂挺胸，闭目凝神，深深吸了一口气。睁眼时我蓦然惊觉，自己已陷入百重千重的罗帐里。

我回首张望，身后那条透迤的泥径已完全消失了踪影。恍惚中身旁的灌木丛全部变形触手舒张的海葵，左侧斜坡上那排光秃的橡树，也幻化为岩礁上参差的珊瑚。

仰起头来，借着一丝经过高度筛滤的阳光，向眼前那一幔一幔飘忽的罗帐端详，我终于窥望到茫茫雾霭的真貌：那纤若微尘的小水点，一旦铺天盖地，团团围聚，纵然出动了所有能将厚墙推塌的铲土机，也无从将这幕幕仿佛没有重量的罗帐推移。

滚滚红尘中，贪欲、嗔恚和痴妄刚刚形成时，也像悬浮于我眼前的小水点一样，一旦汇聚成茫茫的雾团，很多心灵中壮阔的山河，都被蚕食了轮廓。很多浓雾混

合了烟霾，令柔软心中的良知良能也因缺氧而窒息了。

我沿着山壁拐弯，倏地前路闪现一盏橙黄的灯光，使得迷失方向的我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我在心里深深感激那亮灯的人引我思索：当人间到处烟雾弥漫，我们该如何将点亮的灯互传，如何在迷惘中互相呼应，一起穿越茫茫的浓雾，茫茫的罗帐？



稿于2000年

死亡像眨眼

我喜欢将水稻从育苗到丰收的整个成长过程，透过多年来在田里拍摄的彩色幻灯软片，于“收割阳光”这场励志讲演中和年轻朋友谈人生。当幻灯将悬满阳光晶体的串串金穗投影于布幔之后，紧接而来的却是焚烧枯禾的熊熊烈火，而我总不忘以一位哲人的慧语和听众分享：“生命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死亡。因此，死亡是生命最终绽放的花朵，而生命其实就是走向死亡的朝圣。”

有一位年轻人问我：为什么常常在文章里，谈论一般人忌讳的死亡课题呢？

我告诉他：珍惜生的机缘促使我不断尝试了解死亡的真象。经过多年的思索，我发现生的辉芒像眸子的神采，而死亡，有时像眨眼，有时像假寐，有时像沉睡，全为了令明眸免于呆滞与疲累。

我也和他分享佛使比丘说过的一句话：“执着使生命变成一座囚牢。”我觉得人类所有的苦恼，皆因不愿

多用心去冷静思考死亡。那些耗尽毕生精力只为了累积财富的人，因为不愿意静下来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没有人能拥有永远消耗不完的光阴，也没有人能永远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结果他们不断放任自己让欲望驱使，并且于不知不觉中让累积的财富，堆砌成牢房高耸的厚墙。他们心中因为财富愈积愈多愈怕失去的恐惧感，逼使他们处处设防。这些防线，最终变成了将他们的心灵重重包围的铁丝网！

我说：了解死亡，充实自己，把握今天吧！你瞧，纵然收割后的稻草在火中燃烧，附近等待收割的稻穗因为心无罣碍，远离颠倒梦想，所以依旧在风里坦然微笑。

稿于2000年

好好惜缘

阅读了一则溺杀女婴的报导后，内心异常沉重难受。轻女重男的观念在落后的农村里，依然是潜伏于愚昧心灵中的癫痫病，一旦发作，顿时令人神志不清。大自然以物竞天择的规律与残酷的利己主义，引导生命为了生存与繁衍而相互斗争，然而大自然也诱导生物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爱护后代。因此，虎狼虽然残暴，却决不把雌性子孙杀害。溺杀女婴的父母，印证了泰戈尔的话：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多年前一个黄昏，当我牵着两个女儿的小手散步时，一位朋友迎面而来，半开玩笑的说：“尝试再生一个吧，你不觉得没有儿子是一种遗憾吗？”

我淡然回答：“我从来不曾为这个问题伤脑筋！”

对我来说，看着两个小妮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我曾经告诉女儿：“好好珍惜这段父女情缘吧，芸芸众生中能够彼此相会相聚，这种机缘简直比茫茫星河中两颗星体相遇，互发出光芒与热力还

难得。”她们给我带来的欢愉，远远超越意外寻获大批无价玉石和珠宝的喜悦。

我也常常告诉重男轻女的朋友这个故事：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临终前才发现，最令他彻底失望的，是自小宠坏的独子；最关怀他晚年生活的，是刚出世就想把她送给别人的女儿！



稿于2000年

司机的心念

德士司机拐了好几个弯，仍然找不到通往大学的高速公路，满脸愧疚地向我致歉。

我好奇地问这位温文的司机：“你是外地来的吧？”


他客气地告诉我，虽然他是本地人，然而以前在自己公司里有车夫载送，所以对一些偏僻的路线并不熟悉。他语带苦涩的向我透露心事：两年前经济不景气，公司倒闭了，只好硬着头皮到处找工作。从事驾驶德士这个行业，还是最近才决定的。

他觉得我言语友善，于是坦白流露心中的隐私：正当他穷途潦倒时，一个朋友利诱他铤而走险，合作走私毒品。就在他犹豫不决的一刹那，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位亲戚的孩子因为吸毒而沦落为行走的活尸体。他心念一转，立即拒绝了朋友的建议。没想到不久之后，当他无意间翻阅报章时，竟然发现那个朋友贩毒时被警方围捕，结果在枪战中饮弹身亡。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念的转

变，或许其中一枚横飞的子弹，会击穿他的脑袋，而他老早已倒毙于路边。

我说：“人生处处埋伏的陷阱，比柬埔寨的地雷还要多。唯有心存善念，才有希望趋吉避凶呢！”

他后悔以前生活宽裕时虚耗了许多宝贵的光阴，也做了许多傻事。我无意间望见车窗外一株凤凰木绽放着满树繁花，像燃烧的晚霞，于是灵机一动，爽朗的说：醒悟就是新生的开始，有时候错误带来的启示是无价的。今天，要不是我们走错了路，我就没有机会欣赏这么璀璨的花树呢！



稿于2000年

崩塌的垃圾场

整座比三层楼房更高，比足球场更宽阔的垃圾场，经过滂沱大雨不停的冲击之后，骤然变形成为一座会移动的山岗。山岗耸了耸肩，张口咆哮呐喊，摇身一变，再化为酩酊的醉汉。这醉汉蹒跚地挪移臃肿的肚脯，猛然向前倒仆，然后不断呕吐，将泉涌而出的污秽，淹没了四周摇摇欲坠的贫民窟……

翻阅早报，蓦然惊见大标题下的照片里，一名马尼拉市的拾荒者正在崩塌的垃圾场里挣扎逃生。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许多无辜的生灵，被排山倒海的垃圾活埋的梦魇。这些年来，曾经因为公务到过马尼拉市十余趟。旅途中偶尔经过交通紊乱的贫民窟，见到附近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垃圾，心里就会不寒而栗。我常在心里想：那些以旧轮胎压着的锌板屋顶，在台风吹袭时，即使不被掀揭而起，像断线的风筝随风而去，也很可能被垃圾堆砌的大山，压成凹陷的扁罐。

为什么这个大城市里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呢？

有一回我与菲律宾朋友在餐馆吃饭，只见他的盘里还留下许多饭菜没吃完就付账离开。走出餐馆后他还对我说：把盘里每粒饭吃得一干二净太寒酸，只有捱饿的穷人才会把食物吃完。在盘里留下一些饭菜表示自己生活丰裕和有教养。

这位朋友的话使我忽然明白：不懂得惜福感恩的心，就是一个大垃圾场，而贪、嗔、痴、妄就是臭味相投的苍蝇与蛆虫，最喜欢在这些垃圾堆里盘桓。大都会的垃圾场崩塌时，压扁了破落的楼房；心灵里的垃圾场崩塌时，会不会将已经残缺的人性完全埋葬？

稿于2000年

黄蜂的毒针

“这宗意外的报导，如果出现在愚人节那天的报章上，我肯定会怀疑那是记者刻意虚构新闻来跟读者开玩笑！”

朋友将报纸翻完了之后，放回咖啡店的桌子上。

他所指的报导，确实有如观星者被外太空飞坠而来的殒石击毙那么不可思议。这宗意外发生在一间学校的课室里。正当学生们全神贯注聆听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只黄蜂从窗外飞进来。这个不远之客在天花板上盘桓了一阵之后，不知怎的竟掉落在旋转的风扇上面。被扇叶削断的黄蜂腹部连同尾端的毒针，像神秘杀手突然抛掷的飞镖，准确击中一位小学生的天灵盖，而毒液也随针进入头皮。恰巧这个被螫伤的小孩对蜂毒高度过敏，结果顿时休克不治身亡。

生命在呼吸之间，这句话一点也没错。死亡到来叩门时，即使匿藏在一千片深锁的铜门背后，仍然会被死亡不费吹灰之力带走。然而，如果死亡还没办妥点名的

工作，那么即使整架超音速喷射机如燃烧的火箭冲入建筑物里，没出现于死亡名册的人，仍然可以无恙地从破瓦碎砖中爬出来。

你认为这是绝对的偶然，还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结局呢？朋友问我。

我平和地回答：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脱离不了因果。如果课室里没有风扇，或者风扇没有旋转，毒针就不可能伤人。如果那个对蜂毒过敏的学生，座位不在风扇之下，或者因病缺课，这宗意外就不可能发生了。我深信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没有任何人能抗拒无常，就像没有任何枝桠上的瘦果，能抗拒风雨的扫荡。无形的业力配合了其他自然的规律，决定哪一粒瘦果被吹落深沟，哪一粒瘦果飘落沃壤，并且茁壮成一株轩昂的紫檀。

稿于2000年

高雅的狂汉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精神病患者持刀袭人的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当这些疯汉狂性暴发时，他们展现的兽性，比从动物园窜逃出来，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的饿虎还要恐怖。疯汉不仅伤害无辜的路人，而且往往六亲不认，遭殃的人常常是与疯汉朝夕相处的妻儿、兄弟，甚至父母。

面对这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提议将精神病患者严加囚禁，也有人认为必须设立更多辅导中心，加强辅导员的培训。

语无伦次，目露凶光的疯汉固然可怕，然而那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甚至身居高位，狂性深藏如睡火山的疯汉，就可以让他们招摇过市吗？

有谁愿意深入探究，这些疯汉的良心，是不是比疯牛症摧毁的大脑更残缺？有谁愿意细心分析，这些莽夫的血液与唾液里，是不是潜伏着比狂犬症病毒更危险的病原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德国行医的约瑟·孟季里（Josef Mengele）就是一个表面和蔼可亲，骨子里却丧心病狂的疯汉。他深信可以通过优生学培育金发蓝眼的超强民族。为了促进健壮的德国妇女大量生产优秀后裔，他决定大规模研究生育双胞胎的秘诀，以便希特勒控制欧洲后，有大批德国超人出现，成为取代南斯拉夫民族、波兰人以及犹太后裔的政治主力。孟季里将许多孪生兄弟与姐妹关在集中营里，以麻醉剂注射入他们的心脏，将活生生的人解剖，取出他们的器官，传送到实验室去作深入研究与分析。在他心目中，集中营里等待解剖的人，只不过是供给他塑造完美的雅利安人种的试验中，命运完全任由他操控的天竺鼠。据说，有次他进行了一项尝试改变眼睛色泽的实验之后，将一个眼球被取出而眼窝尚溢满鲜血的婴儿，交回伤心欲绝的母亲，任由那奄奄一息的小生命自生自灭。

人类从石器时代开始举步，直到今日高度文明的科技时代，不知曾让多少疯汉逼迫而躲入深邃幽黯的黑洞？人类还要再经过多少个世代，始能摆脱这些疯汉纠缠，不再让他们为了实现乖谬邪恶的梦，将历史卷成裹尸布，遍布其间的仇恨、嗔恚与痴妄，比斑斑污血更浊更浓？

只有蝼蛄和蚯蚓

保罗的太太任职于亚洲发展银行，除了优渥的薪俸，还获得分配一幢有泳池的高级别墅，昂贵的租金全由银行支付。

我们在泳池旁喝茶讨论问题时，一位朋友不停地盛赞这块人间乐土，他认为能于这么幽雅的环境中工作思考，运筹帷幄，无疑是人生一大乐事。

保罗不以为然。他告诉我们：马尼拉市一些富豪的墓园，比他居住的这栋豪宅还要富丽堂皇。

“有些墓园的厅堂非常宽敞，在那儿办一个百人圣诞舞会简直毫无问题。”

刚才保罗的车夫载着我们路经马尼拉市的贫民窟，只见一条流水黝黑如机车油污的大沟渠旁，垃圾堆集如山。许多密密麻麻的小板屋，就沿着沟渠搭建起来。一群没穿衣服的孩子正在垃圾堆上徜徉，他们的童年空洞如被压扁的铝罐，里面残存的一些汁液，已完全发酵变酸，只能吸引苍蝇和蟑螂。

富人以为逝世后，在豪华的墓园里就能永远入土为安。然而，当一个埋入土里的死人，比千千万万朝不保夕的活人占用了更多空间，谁能确保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动乱？谁能肯定人造的天堂可以永远维持现状？

去年到北京重游明十三陵，导游详细讲述了这些皇帝陵墓曾经遭遇的浩劫，令我对富贵浮云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由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依仗权势，抢夺民财，胡作非为，结果激起民变。崇祯8年，张献忠造反，率领农民攻陷凤阳，击败了万余守陵的明军，纵火焚烧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坟墓。崇祯16年，李自成率领农民直捣北京城，占领了天寿山的皇帝陵园，火烧十二陵享殿。当年大权在握的统治阶级，于民心思变之后，连祖先的陵墓也保不了！

贫富的鸿沟如果愈来愈深，纵使以更坚固的材料去筑陵，终有一天，庞然的墓园里，将只剩下残砖碎瓦，还有不懂得辨别贵族与贫民的蝼蛄和蚯蚓！

稿于2001年

那一摊血

1914年的巴尔干半岛，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萨拉热窝。大道两旁，行人脸上浮现的安祥，令人暂忘随时会遽然来袭的酷寒。

一辆开篷汽车载着奥地利大公爵斐迪南（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与夫人苏菲，徐徐路过警察总部时，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个身裁修长的汉子，将一枚手榴弹向汽车投掷。手榴弹击中折叠的车篷，滚落马路上，转瞬间就在随后而来的汽车底下爆炸，数位皇室随从与二十余名围观者被弹片炸伤。开篷汽车立即加速奔往市政厅。抵步之后大公爵突然改变主意，决定驰往军人医院慰问受伤的军官。由于指挥官的命令在传达上出现沟通问题，司机来到路口时因为犹豫不定而紧急煞车。就在那一刹那，一个矮小的波斯尼亚青年紧握手枪向前冲，于近距离向车内的人物开枪。大公爵的颈部静脉与公爵夫人的腹部皆被子弹击中。那摊留在汽车内的血，像失落弹药库的火把，在欧洲引发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千千

万万生灵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燎原的烽火中，化为遍地的碎瓦。

1966年的台湾岛，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花莲。一家私人医院里，许多病黎脸上都蒙着阳光无法揩抹的阴郁。

一位法师和弟子到这家医院探问朋友之后，徐徐走出医院的当儿，蓦然惊见地上残留着一摊血。询问附近的人，知悉这摊血原来是一位女山胞因为小产而流的。这位可怜的女病人由四个小伙子轮流抬下山，长途跋涉，爬山蹚水步行了八个小时来到这所医院，却因付不起八千元医疗费而只好抬回山上去。那摊留在地上的血，像一星冷暖人间里难得一见的火花，于闪现的一刹那，让慈悲的法师窥望到千千万万生灵正在贫病中痛苦挣扎。刚毅的证严法师于是凭借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增强力量的菩提心，决定一面学佛，一面以缝织毛衣和婴儿鞋，以及制造饲料袋来维持生活，并且以微薄的储蓄来帮助苦难中的人。证严法师的善行感动了许多心存善念的人到来参与慈济的工作，于是医院建立起来了，护士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1914年那一摊血，与1966年那一摊血，都曾经在跳动的心中流过，那两摊血都曾经像嫣红的火。然而，火种在充满嗔恚与仇恨的心中变成了燃烧油田与煤坑的火

海；火种在坚信慈悲与济世的胸怀中，却变成了熊熊炉火，让众生在严冬里体验到真挚的关怀与慈爱！

稿于2001年



举头三尺有神明

经过繁华的麦卡蒂金融区时，保罗放慢车速，遥指大路旁一间已经停止营业的建筑物对我们说：

“前几天轰动马尼拉的连串爆炸案，其中一件就发生在那儿。两位炸药专家试图拆弹时，不慎引起爆炸，结果被炸得血肉横飞！”

出门之前已从报章的国际新闻版知悉：菲律宾的国际机场、商业中心、轻轨火车站，频频遭受神秘客安置定时炸弹，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

我这一辈子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不敢挺身而出向强权挑战，只会藏身于黑暗的角落，鬼鬼祟祟地以凶器伤害无辜的懦夫行为。这些无耻之徒之所以暴戾恣睢，因为他们否定了因果。

曾经听过一位老者告诫骄横的恶客：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不料那恶人竟嬉皮笑脸地回答：

“那无所谓，只要走入黑暗中，影子就会不见

了！”

很多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歹徒，以为只要躲在不见光的角落，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后无人发觉，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无需畏惧因果了！

童年时偶尔犯错，母亲就会严正的提醒我：举头三尺有神明，每个人一出世就有两位天人紧紧跟随，记录所有的善行与恶业。我年少时常在心中暗自讥笑母亲迷信。现在，人造卫星能于高空观测大气现象，令所有气象变化一目了然；微型摄影机也能通过遥控，将许多密室中的隐情录影存案。因此，我深信在灵魂深处也有一个精微的自我纪录系统，监察我们每一刹那的心念和行为，并且能于生命走到尽头时，自动总结与分辨我们的功过、善恶、真伪，然后裁决生命将朝着哪个方向轮回。

那些在马尼拉市埋置定时炸弹伤害无辜的罪人，虽然暂时逍遥法外，并不等于他们已从因果循环中潜逃出来。我记得一位柬埔寨的前游击队指挥员说过的话：“那些到处埋置地雷的人，地雷总有一天会爆炸，或许就在他们脚下，也或者在他们的心里！”

稿于2001年

尊重生命

他翻开报纸，指着一张双尸倒卧于血泊的照片，微愠地对我说：

“真的是鬼迷心窍，婚姻破裂而感到心灰意冷，要自寻短见，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上路，反而强扯孩子陪着自己一块儿同归于尽呢？”

我接过报纸，详阅了新闻报道之后，内心也感到悲哀与无奈。护卫生命，抗拒死亡是一切生物共同的本能和性向。许多小动物四肢残缺，遍体鳞伤仍然不断为生存而挣扎，为什么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却反而经不起挫折，甚至放弃对生命的热爱，任由来自内心深处的毁灭冲动将自己，以及自己深爱的人引进坟墓里去呢？

我告诉他：一个人会因为婚姻不愉快而自暴自弃，不再重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洞察生命的本质。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所有众生都像深邃的泥坑里的青蛙，坑底是畜生和饿鬼，只有人能够暂憩于接近坑口的泥堆。自我毁灭与伤害他人，等于放弃了经过万

劫才获得跳出泥坑的机会，任由自己坠回坑底浑浊的污水。如果一个绝望的人能够在自我毁灭前获得善知识启悟，了解人身难得，或许会于最后一刻回心转意吧。

至于要孩子和自己一块儿寻死，这个恶念的根源，就是深植于人性的自私。如果死者真的深爱自己的孩子，他绝对不会像顽劣的小流氓，因为和别人争夺一件心爱的玩具时，唯恐自己抢输而索性将玩具撕扯和摔破！

我质疑学校里推行的道德教育，是否提供足够的教材，激励我们的孩子多思考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不是需要在课程中，以更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为例子，让孩子们深入了解伦理的本质就是敬畏生命；善的最高价值，就是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尊重所有的生命。唯有体悟众生平等，生命才能脱离苦海往上提升。

稿于2001年

下一刻遥不可及

球赛经过一番激烈的龙争虎斗之后终于结束了。他一面抹汗，一面饮水解渴时，突然感到胸口郁闷难受，身体在一刹那间倏地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向前倒卧于草地上，眨眼间已完全没有了知觉。朋友全给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呆了，手忙脚乱地将他抬起来送往附近的诊疗所。医生还来不及急救，他的心脉已静如月球上的宁静海，永远不再有潮汛了！

豪饮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呼朋唤友，挤进那辆刚买不久的新车，然后一面高谈阔论，一面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着，奔向郊野的茫茫夜色。就在笑声最响亮的那一刻，汽车的前轮突然爆裂，失控的轿车猛撞分界堤，而生命于转瞬间已坠落为一颗炽燃的流星，在大气层中留下一条短暂的光痕之后，就幻化为潜回浑沌的微尘了！

已经拥有了几代儿孙也挥霍不尽的财富，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感到不满足，日夜马不停蹄向前冲刺。他一面盘算着如何扩张自己商业王国的版图，一面处心积虑，

尝试将自己的劲敌逐一排除。正当他意气风发，以为前路已无障碍，刚修好的坦途可以任他单独驰骋时，那一响致命的枪声，突然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家门前，将他的豪情壮志轰破成血泊中无法重新拼合的玻璃碎片。

叙述了三个朋友的不幸遭遇之后，你感慨万千地告诉我：现在终于渐渐明白，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了！

我常常觉得：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情，就是忘了活在当下，只晓得浪费时光去回顾过去的笑声和泪影，虚耗太多心思去重温远逝的欢乐与哀愁；与此同时又对未来编织了太多不着边际的梦幻，虚构太多无法触摸的海市蜃楼。

朋友不幸的遭遇，可以令人心生警惕，地球虽然不停地自转，黑夜过后太阳也必定升起；然而，一旦停止了呼吸，明天，不，是下一刻，永远遥不可及！

稿于2001年

建构心灵的圣殿

曼谷是一个天使和魔鬼都向你微笑的城市。在这个大都会里，每天不少过一千万人忙碌地奔波于钢筋水泥堆砌的林莽间。这里，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坚持与怀抱着赤子之心，去追寻重塑绿洲，重建净土的理想。这里，绝大部分的市民只沉醉于像虹霓一样，远观绚丽近看虚渺的梦幻。童年时在我眼中宽敞优雅的佛寺，而今只能局促地蹲踞于高耸的楼房庞然的阴影里。过去的肃穆与宁静已杳然远逝，如消失于滚滚红尘茫茫烟霾里那缕茉莉的幽香。

由于任务在身，过去一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需要前往曼谷一趟。旅泰期间，我已习惯了利用工余之暇翻阅多份中、英文报章，并从中感受这个城市的呼吸与脉搏，感受这个贫富高度悬殊的社会变化莫测的体温。

这次到曼谷，翻开报纸，就看到令人惊骇的大标题：名医杀妻！一位妇科医生与两名女病人发生了暧昧关系，结果意乱情迷而不能自拔。他的妻子探悉奸情之

后，恫言公布家丑。名医在彷徨与困惑中忽萌恶念，设下圈套，邀约妻子到大学教员宿舍，设法将她杀害，把尸体割切成细块，投进厕所的抽水马桶，然后一块接一块地冲入化粪池。翌日，又将剩余的碎尸带到一间豪华酒店里，以同样的手法毁尸灭迹。天网恢恢，人算不如天算，这件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最终还是露出蛛丝马迹。警方在案发地点发现的碎肉与血痕，经过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检验，确定全来自名医的妻子。然而，面对大量对他不利的证物，名医仍然坚持自己清白无辜。

一位专栏作者评析这件凶杀案时，提起上个月另一宗医生杀人的事件：一位资深的医生向女同事求爱不遂而恨由心生，先将对方杀死然后自尽。我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两个社会地位最崇高、最尊重生命的专才，一旦情绪失控，竟然无法让理智熄灭胸中的火焰，无法启动自己的良知，去阻止平日善握手术刀的巧手，突变为操弄屠刀的魔手？

命案发生后，一位不速之客到警察局去，将一本谈论因果的书籍送给扣留室里的名医，希望他能够冷静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真谛。

记得过去每当论及道德沦亡的问题时，总有人提出多兴建宗教场所的建议。我愈来愈觉得，硬体建设固然重要，软体建设更应优先处理。当砖瓦建构的宗教场所

缺腿的大蜥蜴

黄昏的霞晖普照，为曼谷的素坤密路增添了神秘的风骚与妖娆。路上的人潮与车潮，也因为霓虹灯的蛊惑而逐渐涨潮。

置身于匆匆而过的拖鞋、皮鞋、高跟鞋与松糕鞋扬起的尘埃里，他微昂着头，像一只没有了左后肢的大蜥蜴，缓缓地凭着两只前肢支撑胸腹，拖曳着黝黑的右后肢匍匐前行。他一面艰辛地向前蠕动，一面以沾满污泥的手摇晃着额前的铁罐，向两旁的行人乞怜施舍。

前方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当他尝试爬越时，吃力地挥动左手，要求路过的车辆暂停。黄昏前那阵骤雨，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潴满了污水。他拖着干瘦的身体，爬过地面缤纷的灯影后，那空洞的裤管湿漉漉，沾满了泥泞。

一位壮硕的外国游客，推着轮椅上的老妇人，停在路旁的摊档前选购衣服和纪念品。我忽然记起多年前在书本里读过的一句话：“我曾经因为没有鞋子而哭泣，直至有一天我遇到失去了腿的人。”我在心里想：轮椅

遥不可及时，以慈悲、宽恕、关怀、博爱在心灵中建构的寺院、道观、庙宇、教堂，肯定能让绝望的灵魂在里面躲避风雨，抚平创伤，并且真诚忏悔，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稿于2001年



上的老妇人，会不会也常常因为不能自由行走而自艾自怨，直至今天在曼谷街头遇到了这个没有左腿又没有拐杖或轮椅的年轻人？

我投下一枚硬币到他的铁罐里，一位尾随而来的外国游客也投下一枚钱币到他的罐子里。我向那位游客微笑说：这个可怜的人在未来漫漫的岁月里，不知还要爬过多少坑坑洼洼的泥路呢！

那位游客很有礼貌的回答：他曾经因为公务到过非洲的安哥拉、亚洲的柬埔寨与阿富汗等战乱频仍的国家。那里，不少误踩地雷而断腿的人，也因为国贫民困，没有轮椅也没有拐杖，而只好在地上爬行。

阿富汗？那个最近将千年佛像炸毁的阿富汗？我问。

那位游客点点头。

我坦然告诉他：真希望万能的真主能向那些迷了心窍的狂徒托梦，严词正告他们，与其浪费极度匮乏的资源，去购买炸药来毁掉佛像，不如想尽办法，将国内所有看不顺眼的佛像全卖掉换钱，再以这些外汇资金，为作物受到亢旱摧残的农民购买种籽和肥料，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盖房屋，为残障人士制造拐杖、义肢和轮椅！

他风趣地回应：希望真主听到你讲的话。然后向我挥挥手，独自走入酒吧里去了。

虚名，镀金的塑像

睡前翻阅泰戈尔的《飞鸟集》，看到这两行诗句：“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钱锺书先生，以及钱先生于1987年写给刘再复先生的信中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

钱先生学问渊博，斐然成章，待人接物，虚怀若谷。他认为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走在自己前面，被光线夸张地扩大与拉长了的影子，完全不值得扛到神坛上膜拜。

钱先生以不义之财来比喻不实之名，形象地烘托出虚荣对良知的伤害，也充分流露出钱先生处世的练达与睿智。

记得好几年前，一位大学讲师将学生的研究报告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字将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结果东

窗事发，在大学园里闹得满城风雨。利用违背天良的手段来赢取虚名，就像以荆棘编织桂冠戴于头上，稍不注意，尖刺就会戳破脸皮，弄得自己满面鲜血淋漓。

在艺术创作上，时间永远是最可靠的试金石。所有镀金的塑像，经过岁月风化，肯定会逐渐褪色，失去了光泽。杨牧在《一首诗的完成》这本书里，有一篇关于〈声名〉的文章，里面有一则轶事，值得追逐虚名的文人深思：唐朝苏挺章编《国秀集》，李白与杜甫的作品都落选了。然而悠悠千载之后，李杜文章仍然光焰万丈，当年作品选得最多的卢巽，却被大多数人淡忘。

我深信再过一千年，许多自我膨胀的作者与作品，都会像蜗牛留在墙壁上的痕迹，被雨水冲刷得无影无踪；而钱锺书先生的作品，却像花岗石的雕塑，永远展现鲜明的轮廓。

稿于2001年

抗虫基因·母语教育

受邀为以前服务的机构讲解基因改良作物，备课时整理笔记，翻阅了几篇分析与讨论转基因玉米是否会威胁大桦斑蝶（Monarch Butterfly），并且引发生态危机的论文，内心思潮起伏，良久不能平息。

热爱大自然的美国人，以飞翔的火焰来形容美丽的大桦斑蝶。由于近年来向南迁飞至墨西哥过冬的蝴蝶数目不断缩减，环保人士开始探索问题的肇因。康耐尔大学的研究员以转基因玉米花粉涂抹于马利筋属杂草叶片上，在室内进行昆虫喂食试验，发现含有苏云金芽孢杆菌，简称Bt毒蛋白的花粉，对大桦斑蝶幼虫有害。研究论文发表后，舆论哗然。环保人士认为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破坏了蝴蝶的自然生态。

另一批科学家在田野中进行了广泛研究后，却发现玉米田的花粉，多数因为风雨而从叶面掉落；花粉漂浮于风中，在5米之外，每平方厘米平均只寻获一个颗粒，这些微量花粉不可能毒害蝴蝶。反之，蝴蝶经常到

来避寒的墨西哥中部，近年来滥伐林木，加上城市发展与灭害剂无节制的施用，破坏生态环境，才是真正造成蝶群锐降的主因。

这几篇论文引起我很多感触。数年前本地一些学者，在大学校园进行了抽样调查后，发现大学生种族两极化现象日趋严重。居心不良的政客立即借题发挥，认为异族强调母语教育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他们以管窥豹，像一些反对基因改良的学者，只根据实验室里简单的试验，依凭初步收集的数据来解释整个大自然的生态现象，以及未来的趋势和发展。政客们刻意不去正视公平是团结的基础，结果荒诞的推论与瞎子摸象一样糊涂和充满谬误。

昆虫学家证实：由于转基因玉米内含抗虫毒蛋白，广泛种植能帮助农民减少施用杀虫剂，而减少农药的应用可避免对大桦斑蝶的危害。母语教育中强调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是也像抗虫基因一样，能为这片美丽的国土营造安定、祥和、繁荣、富庶的文化生态吗？

稿于2001年

我常对家人说：对于濒临绝境的人，最重要的是那句能令他产生共鸣的温馨细语，或一种诚挚实惠的行动，而不是长篇华而不实的大道理；就像一个饥渴如焚的人，最需要的只是一杯清凉的水，而不是整个浩瀚的汪洋。因此，告诉那些因为绝望而疯狂地抓撕自己头发，企图以头撞墙的人：即使他将头发拔光了变成秃头，即使他将额头撞出烧包，也无法摆脱烦恼。如何将这些道理灌入他的心里，帮他把紊乱的心绪梳理，确实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耐力。

谁愿意怀着民胞物与的精神，向绝望边沿的人说：切莫轻易放弃求生念头，他就像沉船的生还者，在大海中漂浮了很久，正当筋疲力尽想要放弃求生欲望的时候，前来营救的船只，其实就在他身后！

谁愿意以同体大悲的胸怀，向走投无路，打算从悬崖上纵身飞跃而下的人说：让他可以从悬崖脱险的绳梯，其实就在离他不远的草丛里！

稿于2001年

那盏星光

母亲中风之后，身体日渐消瘦，走路时仿佛双脚被地心的磁场强力地吸黏，举步维艰。老年痴呆症慢慢地蚕蚀了她脑海中的记忆，蚕食了崎岖的生命历程中，光影重叠交错的印迹。唯一没有完全淡忘的，是常常令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以及从壮年开始，就朝夕背诵的经文。梵音袅袅的大悲咒，已在她心中镂刻成岩石上的浮雕，虽然茫茫岁月覆之以郁郁的苍苔，斑驳中依稀辨认得出石雕的神韵与丰采。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我决定晚上到她的房里陪睡。母亲一向有洁癖，身体健康时，每天都以冷水沐浴。自从小便失禁后，由于行动不便，已无法亲自洗涤，身体因此散发出异味来。我向母亲提议：要为她好好的洗个热水澡。

我扶着瘦骨嶙嶙的母亲进入浴室里，轻轻地为她解开衬衫的布钮时，一双干瘪的乳房，像任由岁月与苦难碾压的干果，扁平地铺放于二十四根肋骨编织而成的簾

箕上。我的泪腺突然山洪暴发，滔滔地淹没了苍茫的四野，淹没了迷蒙的视野。

朦胧中我遥望到一位丰腴的少妇，婀娜地迎面而来。她慈爱地解开襟前的衣钮，轻轻托起白皙的乳房，为怀里啼哭的婴儿喂奶。转瞬间那婴儿开始牙牙学语，眨眼间又摇身一变，长大成一个爱织梦的小男孩，常常亲昵地依偎在母亲身边，聆听她娓娓地叙述佛陀的悲心、观音的柔颜、弥勒的慈怀……

我沾湿了毛巾为母亲抹身。当我从她的胸膛抹到下腹，那凹陷的腹部令我心跳加速。那里，是土崩后凹陷的山壁，相互压挤的砂岩和页岩，皱折裸露，深埋着造山运动的记忆；那里，也深埋着半个世纪以前，一只小蝌蚪在混沌的子宫里，为了追寻彼岸一闪星火，奋不顾身，力争上游的一页记忆。

我半蹲半跪在母亲跟前，小心翼翼地将她颤抖着的双腿抹干，然后抬起头来向上仰望。我隐约看见母亲的眼眶里，一颗晶莹的星星，正潜泳于泪里，忽明忽暗地熠熠。我情不自禁地握紧母亲枯槁的手，对自己的心呢喃：就是这盏慈和的星辉，将我的生命照亮！

稿于1998年
重修于2006年

怀着爱心赏花来

花季到来了，我们接获挚诚的邀约之后，怀着亢奋的心情，迈入繁花似锦的园林，探寻百花丛中，最善于将春天婉约的丰姿，以及大自然的生命力灿然舒展的花卉。

我经过一排绿叶油亮的茉莉前，只见密密麻麻的小白花，像朵朵云絮缀满山林间。正当我陶醉于茉莉的馨馥而悠然神往，耳边蓦地飘来一阵声响：

“这丛茉莉实在白得太单调！”

我平和地回答：

“古人说过‘寄至味于淡泊’这句话，因此我相信，单纯的白云可能在晴空里蕴蓄着韵味无穷的变化。”

我继续往前徐徐而行，来到一盆盛开的蔷薇旁边。那朵朵娇嫩的鲜花，令我联想起旋舞的少女，翩翩的百褶裙以及飘逸的神韵。

“这朵蔷薇的花瓣上有些斑点，这是不能容忍的缺

陷。”

我不以为然的应声说：

“鲜花不会因为瓣上稍有残缺而失去内蕴的芬芳，假花不会因为外形完美而令蜂蝶留连忘返！”

当我小憩于一簇簇爪哇龙船花旁，静静观赏彩蝶吸取花蜜时，背后有人嘀咕着：

“这种花红得真灿烂，只是完全嗅不到花香。”

我仰起头来，轻声说出心中的话：

“没有香气没关系，只要深蕴令人回味的花蜜，这朵花就值得我们珍惜。赏花时要以爱心去探寻大自然的真善美，才不会因为花儿色泽不耀眼，花瓣沾了泥，香味不馥郁，而忽略了花儿在春风里焕发的生机！”

稿于1995年，“花踪”散文奖评审感言
重修于2006年

让那阵风吹拂

承得、小曼：

那个晚上，当我轻轻蹀着自己微醺的影子，和宗舜一块儿走向停车场，我兴奋地对他说：将行程缩短一天，迢迢千里赶路回来，与你们一起共赴这场诗的邀约，真的令我感到无憾。经过压缩的工作流程，确实把我忙坏了，奔往马尼拉机场之前那一刻，还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呢！

这些年来，我像一只静伏于茂密稻丛里的叶蝉，心中对诗的思慕，已被不留人的岁月与繁冗的工作，淡化为雾里忽隐忽现的星光。为了使心中这滴甘露不在风砂中蒸发，每次偶尔眺望远方有人擦亮了诗的火花，我都会兴奋地鼓翅而起，义无反顾地飞扑；而几乎每一次诗的盛会中，我发现你们是两只最卖命地以彩翼把火煽旺的螟蛾。

那个晚上，茨厂街患上了失忆症的楼宇沉睡了，而睡眠惺忪的街灯还坚持亮着；因为经济不景而憔悴的霓

虹灯沉睡了，而大排档不甘寂寞的炉火还坚持舞着；大将书行里以背脊朝向你时仍然友善的群书沉睡了，而满桌为诗带动内燃作用的酒瓶还坚持醒着。它们都兴致勃勃的聆听着，茨厂街自从烂泥河于百年前开埠以来，第一次由一群被诗灌醉了的人，即兴而办的街头诗歌朗诵会呢！

这些年来，在这片蕉风椰雨滋润的土地上，多少诗于无边无际的寂寞中孕育、萌茁，然后又在无声无息中凋萎、枯残。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说过：诗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永久地赓续着。我总觉得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诗只能在接受它萌芽、扎根的土壤里生存。当人类的心灵变得比月球的表面还荒芜时，诗是无法赓续的。

那个晚上，我们在大将书行优雅的变革厅里，让诗的神韵随着雄健的墨宝游走，随着缤纷的彩画幻化，随着悠扬的旋律腾升，随着轻盈的舞姿翩飞。我们也在微凉的街头让星月见证了诗像蒲公英一样的绽放，像冠毛簇簇的瘦果在晚风中飘扬。不要低估小小种子的生命力，只要还有阳光和雨水，只要还有接受它萌芽扎根的土壤，诗和蒲公英一样，都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焕发着生机。

承得、小曼，生命中最重要坚持，是让火种不

灭。生命中最大的愉悦，是让绿意在苦旱中仍然绵延不绝。没有风，蒲公英就无法飘扬。那么，就让那个夜晚扬起来的那阵风，继续在炎暑中吹拂吧，在明天，在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乃健敬上
1998年6月17日晨



稿于1998年
重修于2006年

月凝的霜雪

月亮的东升西沉，影响了大海的潮汐。

月亮的阴晴圆缺，遥控着诗人心灵深处的潮退与潮涨。

柔和的月色，是心灵中最精纯的酵母。悠悠千载以来，很多醉人的诗词里，都深蕴着经过月光发酵，岁月蒸馏而永恒不变质的芬芳。

今夜邝州月

闺中只独看

一千多年前，皎然如雪的圆月，攀越了长安城的女墙，俯瞰终宵徘徊的杜甫，沉吟于比夜色更浓的乡愁里，想象远方的妻子，也正在闺中望月惆怅。天地的苍茫，都浓缩于冰凉的月色里，在杜甫的眼眶内结霜。

（今夜，地球上不同角落里的难民营内，寒冷的月色，会在多少深陷的眼眶里，凝结着当年杜甫眼中的冰霜？）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明月如镜，杜甫幻想凭借明月收集自己的目光，然后随着月色投射入妻子的瞳眸；而妻子的容颜，也能够让明月折射，倒映于自己的心上。恍惚中，杜甫仿佛看见年幼无知的儿女们，正围绕于妻子身旁互相嬉戏，笑声轻轻飘扬，隐隐约约地在他的耳里回响。

（今夜，难民营里回荡的，是孩子的嬉笑，还是病榻上的呻吟与嗟叹？）

香雾云鬓湿

清辉玉臂寒

夜色弥漫，月色迷茫，杜甫在寒夜中微颤，想起远方的妻子也可能在月夜里哆嗦，不禁燃起互相交换体温的期盼。

（悲苦人间里，多少生离变成两条交叉线，分别之后就永无交点，体温互传也比雪中取火更难实现！）

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

唯有经过痛苦的分离，才会珍惜聚首的欢欣。杜甫饱尝孤寂的煎熬，只能从幻想中寻求慰藉，想象与妻子重逢于帷幕里，互相倾述别离的辛酸。杜甫期盼多年相思之苦，能像颊上的泪痕；风干之后，再也不会重现于

眼眶。

（人间的苦难，是不是要等待地球变得像月球那么荒凉之后，才不在泪腺中轮回和流转？）

稿于1998年
重修于2006年



跌坐月中的佛陀

我喜欢在星空下散步，在月色里冥想。有一位生物学家曾经说：月亮对于人体内的水分，甚至对于每个细胞里的磁场，都会引致不可思议的生理作用，就像月球对海洋所引起的潮汐现象一样。

中国古典文学令我深深感受到月亮引力的影响。唐诗宋词里处处夹着晶凝的月色，只要细细品尝，就能隐约嗅到来自月中桂树的芳馨。李白最擅长以白玉盘与瑶台镜这类意象来“遥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张若虚则徘徊于如梦似幻的春江花月夜里，发出千古的喟叹：“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至于苏东坡，在“漏断人初静”的萧飒秋夜里，窥见“缺月挂疏桐”的当儿，凄然惊觉自己寂苦如“缥缈孤鸿影”。

多年前一个月圆之夜，我仰望头上那一轮当空的皓月时，意外地发现月球表面的黑斑，虽然像辛弃疾笔下的吴刚“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但若全神凝

注，反而觉得更像舒展于月表的暴风洋和宁静海中那株菩提树，以及趺坐其下的佛陀。

苏东坡曾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中禅定的佛陀，仿佛在向我暗示：“月初生时，光明形色日日增长，菩提静心亦如是”。而当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后，残月中悄悄退隐而去的佛陀也在无声中提醒我：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本身就是宇宙中颠扑不变的法则。

自从在圆月中仿佛看见入定的佛陀之后，我慢慢学会以平常心去欣赏新月、满月、残月和晓月所展现的不同丰姿，我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令月亮残缺的，只不过是月亮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我豁然开朗，原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皆源自内心的贪嗔痴。只要积极改变心念，心中的阴影就会自动消逝。因为地球自转，所以不会出现永恒的月蚀。

稿于2006年

大地挽歌

我们沿着怪石嶙峋的河岸溯游而上，抵达小河与另一条山溪汇流的交点时，澄澈的河水倏地溷浊起来。恹恹地倒映于水面的云影、树影、人影，于浊流中全被感染了黄疸病。

向导眺望着对岸斜坡上坑坑洼洼的赤土说：“山溪上游的林木遭受滥砍乱伐，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河流夹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不断沉淀于水库中，将会缩短水坝的寿命。”

我凝注着那片赤土，凝望着那片大地积血化脓的伤口，黯然神伤。向导的那席话，像倒偃于河床上那棵庞然老树，沉甸甸地倒偃于我的心里。我想起方昂写的两行诗：“我们的地球究竟有多大，每秒钟清除一个足球场般大的森林。”这首诗非常写实，而且一点也不夸张。世界雨林运动最新的估计显示：每年被砍伐的森林，总面积与英国相仿。如果人类依然故我，冥顽不灵，以为大自然除了受人奴役之外，别无其他存在的理

由，继续放任野心毫无止境地扩张，欲望毫无节制地膨胀，环境学家们相信，五十年后地球上将再也看不到热带雨林。

向导轻抚着一棵大树的板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森林不但可以贮水、防洪、净化大气，而且还蕴藏着无数未经开采的药材。许多蕈类、蕨类与藤本植物的细胞里，深锁着治疗各种顽疾的秘密。由于许多林业公司肆无忌惮地伐木，以及垦殖者任意放火烧芭引发林火，世界各地每天约有五十项物种灭绝。”他引述生态学家安希尔列治的话来阐释潜藏于物质文明的生存危机：“我们活在地球上，其实与飞机上的乘客一样；一项物种的灭绝，也与一枚螺丝钉从飞机脱落一样，我们确实无法预测短期内的影响。不过，任由物种继续消失，与任由飞机上的螺丝钉继续掉下来一样，肯定有一天会出现令人魂飞魄散的灾祸！”

我爬上一块岩石，支颐而坐，重复思索：究竟要等待多少条河像黄河，因为黄土高原毁林造田，而变成河床高过两岸的悬河；究竟要等待多少家国像古巴比伦帝国，因为两河流域上游滥伐林木，而使下游的农田退化成仿佛积满霜雪的盐硷地与荒漠；究竟要等待多少次林火像九十年代末的印尼森林大火；究竟铺天盖地的烟霾中要重演多少次飞机撞毁的人祸，人类才会大梦初醒，

不再对大自然予取予求呢？

茫然中，我仿佛听见有人在低吟着一首大地的挽歌：

公元2050年之后一个炎夏
一位来自外太空的考古学家
发现人类灭亡的主因
并非疾病与天灾
也不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后
扬起漫天吞噬阳光的尘埃
而是人心深处的泥炭土
蔓延着失控的森林大火
引发了灵魂严重缺氧的烟霾！

稿于1999年
重修于2006年

短短两秒钟里

地球约形成于46亿年前，然而直立猿人迟至250万年前才出现。人类在八千至一万年由采集和狩猎，逐渐过渡到耕耘种植的疆域，并于5千年前开始出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工业革命发轫至今，只有两百余年而已。列斯特·密尔布莱斯（Lester Milbrath）作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将46亿年的地球史拍成一部可以放映一整年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里的一秒钟，就等于人类历史中146年的时间，而一天约等于1千260万年。

在这部电影中，1月和2月里只有白天和黑夜，完全没有生命的踪影。单细胞微生物在3月开始出现，较大和较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体，一直等到11月才逐渐形成。恐龙在12月13日左右出现，活了13天就绝种了。哺乳类动物约于12月15日亮相。人类的祖先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迟至12月31日午夜前4小时才粉墨登台。于10万年前进化而成的智人或现代人（Homo sapiens）出现时，距离午夜只有11分钟，人类文明的进展，只不过是电影结束

前一分钟的浮光掠影。在这部电影中，工业时代仅占短短两秒钟，而人的一生只有区区半秒钟而已。

在电影中只闪现两秒钟的工业时代，对大自然中孕育万物的生态体系造成的巨大冲击，确实史无前例。当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令人类趾高气扬和不可一世时，耗用地球资源以及侵害生态圈（Ecosphere）的劣行，已在无声无息中酝酿了令人类万劫不复的危机。

世界资源中心（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在一项称为“全球可能面临的问题：资源、发展与新世纪”的国际研讨会中，认为下列十个问题将会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1. 耕地与牧地的流失与沙漠化
2. 世界热带雨林的枯竭
3. 大量的物种灭绝和基因资源的丧失
4. 快速的人口增长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扩张
5. 淡水资源的不当使用与匮乏
6. 海洋环境的污染和渔场过度的捕捞
7. 有毒化学物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8. 温室效应引发的气候变迁
9. 酸雨和空气污染物对渔场、林场和农场的损害
10. 能源的匮乏与不当使用影响生产，令生态系统

无法健全运作

列斯特·密尔布莱斯强调：人类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为了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继续不择手段利用科学与技术，毫无节制地操纵和挥霍地壳蕴藏的资源，并且贪得无厌地剥削生态系统以满足自私的欲望，目前宽裕的生活只能再维持100年左右而已。他引用美国农业生产的数据来加强其论点：在美国，生产一卡路里的食物，就必须投入十卡路里的石油能源。他语重心长，感慨万千地发问：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还能够维持多久呢？他认为人类若不懂得悬崖勒马，人类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恐怕比不上恐龙。在地球史这部电影中，恐龙活了13天，人类能够活过一天吗？

然而，并非每一位环境学者都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向未来挑战”的作者费里兹·巴德就乐观地认为：“地球上的耕地面积仍然可以再扩大三部，只要把热带和亚热带广大的森林砍伐就行了！”此外，认为人口增长有利发展的乐观派学者，例如朱莉安·西门（Julian Simon）认为人类本身才是“终极资源”，而人类的创造力和意志力，能使人类解决和预防最恶劣的灾难。这些学者深信：人口的高速增长，不仅不会带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反而会提供社会发展的机遇。这一假说令人怀疑，因为要发挥创造力，人类的生活质量必须改善。但是，在缺乏教育与医疗设施，以及面临高度污染的生活

环境里，发展中国家的天才儿童饱受贫困与营养不良的折磨，确实很难施展潜能与才华。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出版的《60亿人口的警示》这本书，传递了令人警醒的讯息：不论是预言自然资源将会灾难性枯竭的悲观主义者，还是期待科技发展令问题迎刃而解的乐观主义者，都不能提供解决难题的最佳方略。我认为在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中，人类必须执持与贯彻三种不渝的信念，即：（一）以仁民爱物的精神作为科技发展的动力；（二）以惜福感恩的信念为人生导航；（三）以少欲知足的心灵与万物共存。如果要回避恐龙灭绝的宿命，人类必须谦卑地重新考量“人定胜天”这个问题。新科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不过新科技能减轻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重后果，同时给予人类宝贵的时间去寻觅综合性的良策，将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置于可持续的水平之上。

稿于2005年
重修于2006年

第二辑
蛛网中的寒露



詩
生
舒
如
楫



溪声尽是广长舌 ——浅介马华佛教散文的近况

(一) 前言

人生是一颗多面的钻石，知识生活层面反映出来的是“真”，道德生活层面闪现出来的是“善”，而经过艺术生活层面折射出来熠熠生辉的是“美”。在散文创作的过程中，以佛教思想中的神髓：苦、空、无常、无我等真理，融汇了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善念，然后透过独创的形象思维，将涵容着慈、悲、喜、舍精神的美感，透过情理并茂的文字来传达，引起读者的共鸣，于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格，净化心灵，就是佛教文学的目标。关于佛教文学的定义，黄学海曾作过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的界定：“佛教文学是具有佛教思想意识的文学作品。它必须同时具有佛教的思想意识与文学价值，至于是否运用佛教术语和典故，作者本身是否佛教徒，倒不是最重要的。佛教文学应当以净化人心为目的，通过文学的体裁和表达手法，传递佛教意识，希望读者能从中有所启发，有所悟入。”¹

在神州大地，佛教自东汉明帝期间传入之后，开始与中华文化汇流。隋唐以前，佛教的重点基本上着重于现实的否定，以及现世的超脱。隋唐之后，佛教融合了儒家、道家的精义，肯定了人生的积极性，强调自度度人的思想，于是便成为一种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的宗教。在义理方面，由于对教义不断深入的探讨，逐渐形成各种宗派，百花齐放；在艺术方面，由于形式与内涵不断创新，终于为中国文学开拓出新的境界，百鸟齐鸣。

19世纪末，由于满清政府颞预腐败，造成国家经济萎缩，民生艰困，华人移居南洋群岛日渐增加，佛教也随着华人各种崇拜信仰，一起传入马来半岛，并且在各地纷纷建立弘法道场，佛教的发展也因此逐渐欣欣向荣。早期的佛教刊物，如竺摩上人自办的《无尽灯》期刊，在当时主要的目的以弘扬佛法为主，文艺作品的数量不多。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成立之后，为了弘扬解行并重的正信佛法，决定集中各方的人力与财力进行活动，出版了数量庞大的书刊读物，并且经常主办有关文学、美术、音乐、书法、舞蹈、摄影等文化活动，唤醒华人社会关心佛教文化、华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佛青所出版的《佛教文摘》，文

艺气息较浓。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在政经发展方面暗流汹涌。马来民族的政教合一思想意识逐渐增强，许多马来作家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回教色彩之外，也同时竭力提倡，将回教的价值观，贯彻于文学创作中。马来文学对回教的重视，直接与间接引起马华文学界的关注，同时激起回响。一部分受过佛教熏陶的写作人，开始尝试将佛教的哲思融入散文创作中，展现了知性与感性的交融。

（二）突破冻土的春笋

1987年4月上旬，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为了鼓励佛教徒从事佛教文学的创作，强调以优美的文采结合智慧的禅思来弘扬佛法，决定在太平举办了“第一届佛教写作人工作营”，并且把学员的作品编辑成文集《扎根时刻》。同年5月间，佛教文摘社再接再厉，在槟城主办“佛教与文艺”研讨会，广邀文艺界人士参与，促进佛教界与文艺界彼此间的沟通，并将27位写作人的赐稿结集出版，定名为《佛教与文艺》。文集中也收录了三位讲师，即广品法师、继程法师与陈应德博士的讲稿。

研讨会过后，由于特殊的因缘际会，檳城《光华日报》决定拨出版位，每月半版，开辟一个佛教文学园地：“传灯”，由马佛青总会负责编辑，刊登散文、诗歌、小说、论述等体裁的佛学文章，其中三个专栏是：苏清强的“心灯集”、姜联招的“不惑集”，以及何乃健的“檐雨集”。“传灯”于1987年5月创刊之后，至今仍然持续不辍。

正如一粒卵石能荡漾起千重的涟漪，“传灯”出版之后，其他华文报章的佛学版，如南洋商报的“慈航”，星洲日报的“菩提树”，也出现了文学气息浓郁的佛学散文。

刊物的出版方面，由雪隆佛教团体出版的《法露缘》，以及八打灵观音亭福利基金出版的《慈悲》，都刊载了不少知性、感性并重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报章的佛学版与佛教期刊的推波助澜下，佛教文学写作人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起来。

书籍的出版方面，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与吉隆坡的十方出版社，在过去数年，都出版了不少的佛教文学书籍，其中，以佛教散文占绝大多数。这两个出版社在编辑、设计、印刷方面的态度严谨，令人激赏。此外，檳城的玉壶文化中心，也出版了“玉壶丛刊”，内容着重于佛教儿童文学的介绍。

与河影，并且因此有感而发：“草坪上立竿见影，山不知影在何处，在树还是在侧峰？眼前的河影又在何处，在南岸还是北岸？”在沈洪全的心中，渺小的人充满了我执，到处设法炫耀身份、地位、权势、财富，为了虚名，到处希望留影。然而人生无常，曲终人散后，影子也随之消逝无踪。唯有“山是山，河是河，影仍在侧，不离不退，可伸可缩，离不开自然法则，没有瞬息静止。河、山、阳光之影，谁有？谁空？”从事相来看，人影渺小短暂，山影庞大永恒。然而，换过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会令人发现，人虽渺小，但是一旦破除我执，把小我融入大我中，又会变成了另一种境界。继程法师在〈禅心〉¹⁰这篇散文中就把这种境界简洁晓畅的展现出来：“在宇宙中，时间何时始何时终，空间何处边何处中？”正因为“宇宙是一整体”，所以当人们“觉悟了绝对的平等与相对的差别之为一整体，那么开悟者的境界便是：无论他在何处，他站的那一点即是宇宙的中心；无论他在何时，他所处的那一刹那便是永恒。”这两篇散文，文思飘逸、潇洒、朴实无华。

何谨在吉隆坡一家律师楼的接待处，看见黑漆金字的扁额上刻着“天下无敌”四个大字，感触良多的在散文〈天下茫茫谁无敌〉¹¹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世上任何事情皆有局限，一切都是无常的，好比运动场上的冠

（三）婆娑的菩提树：佛教散文

散文在形式与内容方面，能让思维有最辽阔的天地翱翔，感情有最自由的空间驰骋，想像有最广袤的疆域翩舞，因此，在佛教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散文创作的数量最庞大，取材最广泛，而散文的作者也最多。

在过去十年，经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观点、感想结合佛理，以散文小品来抒怀言志的作者包括：继程法师、开普法师、空承法师、开御法师、继尊法师、开照比丘、释普翔、黄学明、黄学海、何谨、叶秋红、苏清强、姜联招、林艾霖、张木钦、陈基球、沈洪全、黄净平、张碧芳、罗素薇、杨贵莲、杨嘉仪、欧芙伶、詹瑞兰、陈铭磻、林家湘、梁国兴、杨亚六、任海文、黄威南、楚子筠、安安、若远、朵拉、思丹、楚枫、江子、黎家响、苏秀满、梁伟强、颜尊严、洪祖丰、锺汉源、颜爱心、梁玉仁、何乃健等。此外，在文艺创作中偶露禅理辉芒的作者，有辛吟松、陈政欣、梁放、田思、陈蝶、雅波、傅承得、叶逢仪等。新加坡作家在马来西亚报刊发表佛学散文最多的是黄叔麟。

至于佛教散文集的出版，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有以下这二十部：继程法师的《如梦集》、《佛国楞伽记》、《缘》、《缠》、《筏》、《悠然》、《心心相印》、《出家情》、《请来探索》和《禅话绵绵》；苏

清强的《菩提林》和《心灯集》；黄学明的《拈花录》和《掌中水月》；姜联招的《不朽的眼》；杨亚六的《江水无心月有情》；梁国兴的《护法情》；林艾霖的《草鞋记》；何乃健的《浙沥的檐雨》。此外，还有一本由邱葆忆所编的《死囚忏悔录》。

（四）翠叶悠然舒展：佛教散文的丰姿

马华佛教散文的取材范围广阔。在这数量繁多的作品中，大部分的散文都拥有数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佛教的人本思想为基础，以缘起性空为根本法则，以人生佛教为指南，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为纲领，强调众生皆有佛性。

黄学明的散文：〈空的礼赞〉²，以形象的文采来阐释最易令人误解为消极厌世的空义：“留有空白，山水画保留了幻想的空间。贴在耳边，空的贝壳传来大海的召唤。”文中另一段：“空去了名利之念，心境就会空明；心境空明，就能发挥最大的潜能。”在另一篇散文：〈水的礼赞〉³里，黄学明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凸显空的积极性：“抽刀砍水、水不反抗，但是刀怎样也伤害不了水，因为水性本空，武器能伤害‘有’，不能伤害‘空’。水默默地洗刷了污秽，温和地承受了

垃圾，带走了生物体内的排泄物，但是它的本性永远纯净，永不污染——不管多脏的水，都可以净化成纯净的蒸馏水。”作者在这两篇文章中说理时，以清新朴实的文字来塑造意象和烘托主题，敏锐与深刻地勾勒出“空”的奥秘：“空”并非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由于万物皆无自性，“空”其实只是缘起于众因和合的“幻有”，而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才是永恒的真理。

·苏清强在〈烦恼萌生智慧〉⁴这篇散文里，以鲜明的比喻，对苦谛作出积极的诠释：“烦恼与菩提，原来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是毫无二致的人生本质。当我们迷于事理时，一切就烦恼；而当我们悟于事理时，一切化为菩提，成为智慧。”黄叔麟在马来西亚发表的散文：〈挫折预防针〉⁵，对烦恼即菩提的感悟更深刻。他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流露内心对一位年轻朋友逝世的哀伤。这位青年从小到大，不曾遭受任何挫折，因此在事业上蒙受重击时，完全没有心理预防，竟在一刹那间结束了宝贵的生命。黄叔麟顿悟：“原来挫折之于我们，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反而能使我们因此而滋长智慧，而参透了人生。”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有一段话：“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成菩提，愚学为生死。”苏清强与黄叔麟的散文，把这句话的哲思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碧芳在〈不是人做的〉⁶这篇小品中，引用了华团中一些负责人，在压力下说出这句话，并且借题发挥，说明“社会工作是菩萨做的”。她在文中指出：

“一般的佛教徒只知道自己家中有尊观世音或弥勒菩萨。其实，只要我们将心思放细致一点，就会发现自己的周遭，原来有那么多菩萨在协助我们，在成就我们。只是我们的心眼，一直都习惯的被我执所蒙盖，对他们视若无睹而已。”在张碧芳眼中，那些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工作的人都是菩萨，如“交警菩萨”、“华教菩萨”、“民权菩萨”、“环保菩萨”等。

这篇小品文让我们了解，只要以慧心观察众生，就能领悟佛陀为什么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她的另一篇小品：〈一线曙光〉⁷，从死囚集体捐献体内器官，将功赎罪这种无畏的精神而获得启示：“众生皆有佛性，人性是善良的。死囚能够通过他们的器官遗爱人间，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人间依然是光明的吗？”张碧芳这篇文章，印证了继程法师的一篇散文〈佛心〉⁸中的道理：“只要使占满心中的污染与尘垢除去，使有情心净化为佛心，宇宙真相便显露于如圆镜的佛心了。”沈洪全在〈影〉⁹这篇散文里，描写他在清晨时坐在麻坡河堤上，静观四周的景色而泛起的灵思。他的视线从草坪上那些以玩高尔夫球标志身份的人影，挪移到山影

与河影，并且因此有感而发：“草坪上立竿见影，山不知影在何处，在树还是在侧峰？眼前的河影又在何处，在南岸还是北岸？”在沈洪全的心中，渺小的人充满了我执，到处设法炫耀身份、地位、权势、财富，为了虚名，到处希望留影。然而人生无常，曲终人散后，影子也随之消逝无踪。唯有“山是山，河是河，影仍在侧，不离不退，可伸可缩，离不开自然法则，没有瞬息静止。河、山、阳光之影，谁有？谁空？”从事相来看，人影渺小短暂，山影庞大永恒。然而，换过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会令人发现，人虽渺小，但是一旦破除我执，把小我融入大我中，又会变成了另一种境界。继程法师在〈禅心〉¹⁰这篇散文中就把这种境界简洁晓畅的展现出来：“在宇宙中，时间何时始何时终，空间何处边何处中？”正因为“宇宙是一整体”，所以当人们“觉悟了绝对的平等与相对的差别之为一整体，那么开悟者的境界便是：无论他在何处，他站的那一点即是宇宙的中心；无论他在何时，他所处的那一刹那便是永恒。”这两篇散文，文思飘逸、潇洒、朴实无华。

何谨在吉隆坡一家律师楼的接待处，看见黑漆金字的扁额上刻着“天下无敌”四个大字，感触良多的在散文〈天下茫茫谁无敌〉¹¹中意味深长地指出：“世上任何事情皆有局限，一切都是无常的，好比运动场上的冠

何苦来哉？”

深悟人类不应为了你争我夺而活，何乃健在黄昏和孩子散步时，遥望田里鹭鸶横空而过，面对孩子询问生命“从哪里来，到哪儿去”¹³的问题时这么回答说：

“人身难得，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探寻自己的过去，而是如何把握现在，让将来的每个日子都活得有意义与充实。你就像田里的鹭鸶，不能选择孕育你生命的卵，不能选择在哪个地方孵化，也不能选择以什么颜色的羽毛出现。不过，你明天要飞翔的方向，却能够任由你在今天决定。你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竞争暂时领先了，并不意味着你已成功了。真正的成功，应该是在未来漫漫的岁月里，让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竞争取胜，让明日的我，不断地超越今日的我。”

（五）期盼更缤纷的睡莲绽放

中国散文家秦牧曾经说过：“散文如能在形象、思想、美感方面达到高水平，并使它们高度融合起来，就一定能引人入胜与具有悠久的生命。”

要创作隽永的文章，郁达夫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散文的心”，然后方求“散文的体”，把这“心”尽情地表现于适当的排列与方法。

军，不管他们有多强的体魄，多好的技能，其记录有被打破的一天，其荣衔也有被取代的一天，谁也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更不能战胜无情的岁月。那些自以为无敌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除了因自满停滞不前，还会招惹他人眼红，引起不必要的挑衅。”《警世篇》有一句至理名言：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因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恶之家必有余凶。何谨这篇文章，冲澹闲逸地说明世间许多烦恼，皆由庸人心中的贪、嗔、痴招惹而来。

释普翔的散文：〈扁担与担子〉¹²，也针对我执与贪、嗔、痴三无明的课题，以反讽的语调，妙趣横生的比喻，陈述扁担不只乡村里才有，在城市里更是无所不在。他说：“这两个担子，分成名与利，我们被这无形的担子压着，连一丝的感觉也丝毫不能觉察。”很多人在孩提时就开始扛起扁担来了，因为“从我们入学起，就一直在跟人争扁担，争扁担分数，即一百分。一百分是一直条及两个零的组合，两个零是担子，要挑起两个零，就要拿根扁担，就是那一直条了。”他发现不少获得扁担分数的人，只能纸上谈兵，不能服务人群，于是感慨万千地喟叹：“只会拚命追求扁担分数，满口堂皇的学说，却不能活用，实践于平常生活与事务中，歪曲了真正求学的意义，只为了扁担与担子而辛苦了自己，

注解：

- 1 见释继程著《佛国楞伽记》中的〈出版缘起〉，十方出版社出版，1988年5月。
- 2 见黄学明著《拈花录》，十方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
- 3 同上。
- 4 见苏清强著《菩提林》，十方出版社出版，1990年11月。
- 5 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慈航》，1992年8月14日。
- 6 见马来西亚八打灵观音亭出版的《慈悲》创刊号，第61页，1992年9月出版。
- 7 见《慈悲》第5期，第67页，1993年10月出版。
- 8 见释继程著《心心相印》，白屋书坊承印，1990年5月初版。
- 9 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慈航》，1992年9月15日。
- 10 参阅8。
- 11 参阅6。
- 12 见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出版的《无尽灯》季刊更新号，1994年12月至1995年2月季刊第29-30页。
- 13 见何乃健著《浙沥的檐雨》，十方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
- 14 见何乃健著〈聆听心海的潮汐〉一文。《星洲日报·星云》，1992年11月13日至14日。

写散文可以“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但千万不要在散文里“只见苍蝇，不见宇宙”。

马来西亚华文佛教散文中不乏佳作，但同时也有不少平淡无奇，人云亦云，繁冗枯燥的作品。然而，只要佛教散文的作者能不断精进磨练，自我超越与提升，除了用眼睛与耳朵来观物与听声之外，还以心灵的眼睛与耳朵来透视与观览，在生活中见人所未见，在表层之下发现不易察觉的脉动，于沉默中谛听无声的旋律在心海深处的交响¹⁴，肯定能创作出更多“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散文精品。

王静蓉说：“人人心中都有朵睡莲，有的终生不开，有的一生开一次，有的日日开放，绽放馨香给接近的人。”我们期望更多缤纷的睡莲在佛教文学中绽放，让幽香引导在苦海中挣扎的心灵，重登觉岸，追寻积极的人生。

稿于1995年

骨节，每一个毛孔中，都有着庄严的宝殿。”林清玄强调真实的智慧来自平常的生活，是心海的一种体现，如果能听闻心海的消息，一切都是道。林清玄以诗意的文字，阐明了“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是禅”这个道理。

一些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告诉我：写作上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发掘新颖的题材，因为心里要说的话，都给前人说尽了。我鼓励他们除了用眼睛与耳朵去观物与听声之外，更应该以心灵的眼睛与耳朵来透视和观览，在生活中见人之所未见，在表层之下发现不易察觉的脉动，于沉默中谛听无声的旋律在心海深处的交响。

这几年来，忙碌工作之后，我最大的生活乐趣，是独自静坐书房里读书与冥想。我尝试以自己的秃笔，把自己心海中澎湃的涛声，飘拂的薄雾，溅飞的浪花，以及激荡的波澜，借简短的文字记录下来。朋友，你愿意泡一壶热茶，与我促膝而坐，聆听这些来自我心海中的消息吗？

（二）工作与学习在心海中翻腾的风涛

人们常把文学称为人学，因为人类的生活就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材料，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作者从生活中酝

聆听心海的潮汐

（一）潮涨前夕

台湾作家林清玄的《菩提系列》里，充满了哲思慧语。最近重阅《红尘菩提》一书，在〈来自心海的消息〉这篇散文里，读到五祖的门徒圆悟禅师的一段话，内心非常感动：

“山头鼓浪／井底扬尘／眼听似震雷霆／耳观如张锦绣／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无边妙身／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刹海”

年轻时我曾经在别的书本中读过这段慧语，然而当时大惑不解，为什么在远离浩瀚大海的山岭，能够浪涛翻腾；静如止水的深井中，没有疾风又如何扬尘；而眼听雷霆，耳观锦绣，如果没有特异功能，凡夫俗子绝对办不到。这个难解的谜，在细读了林清玄的散文之后，豁然贯通，内心法喜充满。林清玄以大海来比喻心灵，他认为“心海辽阔广大，来自心海的消息是没有五官，甚至无形无相的。用眼睛来听，以耳朵观照，在每一个

工作时，部门里的工程师告诉我，决堤的原因是用来筑堤的岩石底层都是松软的淤泥，潮水透过石块之间的缝隙，把淤泥冲走。石堤的基础受到侵蚀之后，终于坍塌了。为了加强石堤的抗蚀力，必须以砂砾来取代淤泥。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现实社会中任由妄念支配的一切物质建设，其实就像在淤泥上堆叠石块筑堤一样，这个堤坝傲然的雄姿，其实是无常的运作塑造的短暂表相而已。因此，我在〈海堤陷塌了〉这篇散文里有感而发：“无常多变的心，就像堤下的淤泥，唯有踏实不退的恒常心，才是巩固地基的砂砾。唯有以处变不惊的静心，去取代浮躁不安的妄心，才能心无执妄，坚定地面对有限的生命中，无限的潮汐周而复始的冲击！”

在工作与学习的过程中，我常常在陌生的环境里接触新交旧雨，并从交往中获得新的启示。到菲律宾公干时，我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见到了琳琅满目的贝壳与珊瑚。当他告诉我菲律宾珍贵的珊瑚已逐渐稀少，因为很多急功近利的商人，为了获取大量珊瑚以应市场需求，竟然不择手段，利用炸药偷爆珊瑚礁。我为人类的贪欲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在〈珊瑚之死〉这篇散文里写下内心的感受：“多少人因为我执的蒙蔽，让自己过去经历了有如恒河沙数的漫长岁月才建立起来的福报，任由贪、嗔、痴像炸药轰然引爆，让千辛万苦建立的善业，像破裂的珊瑚礁，在大海中消失。”

酿出来的思想与感情。由于工作的关系，田园中的生活点滴，往往在我的心海中，化成翻腾的风涛。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在马来半岛北端一望无际的水田里，看过无数辛勤的农民，一季又一季的以手中的稻苗，刺绣了一幅又一幅的绿锦。我在参与过的水稻实验与农田示范中，曾经多次见到农民采纳完善的农艺与水利设施之后，在贫瘠的土壤上获得令人振奋的丰收。我也见过一些农民因为疏于管理，结果病虫害不断侵袭稻作，野草猖獗蔓延，肥沃的土壤竟长不出一穗饱满的稻谷。我从每粒谷种都具备了结穗潜能的生物学现象，联想到众生平等和皆有佛性的禅理。因此，我在〈瘠土上的丰收〉这篇散文里一再强调：“人生难得，如谷种必须经历千百劫，始能脱颖而萌苗。因此，能扎根于沃土不必欣喜，不幸萌芽于瘠土亦不需悲泣。唯有内心的精进与修持，才能决定稻禾最终的命运，或在沃土中被野草掩盖，或在瘠土上克服万难，庆获丰收！”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借题发挥，把一些潜质很高的人却因贪、嗔、痴、慢而沦落的际遇抒发出来：“在生命历程中，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看到一粒优质的种子，经过一整个季节与风雨搏斗之后，竟然在成熟期之前，屈服于自己内心的枯朽，最终长出的稻穗上都是空的秕谷。”

有一次灌溉区里的海堤陷塌了，海水涌入田里，在水田中造成严重的盐害。我们在决堤的地点进行调查

一朵小野菊在雾中娇媚的微笑，令我不禁坠入深深的冥想：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小野菊，大自然在塑造她的过程中，也从来不掉以轻心；而每一朵花，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从沉思中豁然颖悟：

“心灵，这小小的天地，竟然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宇宙物我，本为一体。心中没有了我执，则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一旦妄念顿生，这内在的小宇宙就即刻台风狂袭，岩浆横流，地层陷落，海啸决堤。小宇宙里因妄念而乾坤颠倒，这股力量的冲击，往往造成大宇宙中天地的变异。”（见〈一花一世界〉）

当我在雨后散步时，看到雨霁的天边搭起缤纷的彩虹，顿时神思飞扬，浮想联翩：

“泥滩里的死水，只要肯净化成一朵云，还是可以变成虹的。”（见〈化虹的水〉）

当我听过了继程法师谈禅说佛之后，内心洋溢着无限喜悦。我一面细细咀嚼着智慧的禅话，一面默默地思索：

“活着的时候，每个日子对每个生命，都是一次铁砧上的敲打，锤炼着生的意志。这些日子里，有时欢乐扬起我们的神采，有时悒郁压低了我们的眉梢。欢乐和悲哀终有一天会淡然消逝，如隐遁的涟漪。到时，我们将发现，悲欢在过去摇晃的，只

前往碧瑶开会时，我在一栋小旅舍里蓦然惊见悬挂于厅堂的象头，我也端详了旅舍主人多年前在非洲猎象的照片，并从而想起《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里，有关佛陀在舍卫国对路边聚集的一堆枯骨膜拜顶礼的故事。佛陀认为那些枯骨或许是前世祖先，多生父母的遗体。当我知悉老猎人而今年老多病时，心中戚然，于是在〈小旅馆里的象头〉这篇短文里记录了自己的感想：

“当老猎人病危弥留那一刻，脑海中不断浮现一幕幕幻影的当儿，蓦然惊见自己当年任意滥杀的飞禽走兽，竟然是许许多多世代以前，自己最挚爱的亲人。我深信他的泪眼里，肯定会郁结着这两只象眼里弥漫的悲哀！”

（三）沉思与默想在心海中飘拂的薄雾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马尔兹认为这几个字是通往幸福王国的护照，这几个字使人类与禽兽有所区别，因为这几个字是一把钥匙，启开那种在人的内心中等待着被体认的伟大。在我的心海中，思维像一层薄雾，使我透过它，认识到平凡的事物原来都深蕴着神奇的智慧与美感。

在一个薄雾缥缈的清晨，我在小径上散步时，发现

晚年时强调常、乐、我、净，就是为了灌输谦和与超然的思想，让烦恼从心中剥落，让心灵自由舒展。我在深思之后，不禁对自己的内心呼唤：

“把心胸扩大，批评和赞美一概容纳，心灵就会变成轻盈的浮标，即使滔天的巨浪向你冲击，你还是那么淡定与逍遥。

最好是让心灵插上翅膀，像兀鹰在翱翔，浮云是绣枕，苍穹作帷帐！”（见〈心灵〉）

（四）倾谈与独语在心海中溅起的浪花

郑石岩在《禅·生活与工作》这本书里，透过禅的三要素：净心、空、般若，为生活与工作铺展了一道攀登成功的契机。他认为我们往往因为粗心大意，或者心不在焉，以致看不见周遭的情趣。其实，“生活的当下，没有不是禅趣的。你以轻松的心情跟孩子谈话，稚情会回荡你悦乐的心情。”我也常常从朋友间的倾谈，孩子的问话和心灵的独语中，感受到心海里溅飞而起的浪花，以及扑面而来的愉悦。

有一次和孩子在田里散步，她突然问我：在还没出生做我的孩子之前，她究竟在哪儿？这句简单的话，突然令我想起人生难得，“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探寻自己的过去，而是如何把握现在，让将来的每个日子都活得有

是我们的影子，真正的我，不是始终不动，如风静的树么？”（见〈翩飞在禅的芬芳里〉）

与朋友聚首时，倾听他们喟叹毕生劳碌，怀才不遇，平庸度日而感慨万千时，我尝试从沉思中搜索鼓舞自己，也鼓舞别人的力量：

“让我们学习甘于平凡，并且从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意义和理想吧。泥土是最平凡不过的东西了，但是黝黑的土壤，却给予我们丰硕的五谷和瓜果；反而金银珠宝、琥珀玛瑙这些自命不凡的东西，却不能让我们从中培出一粒谷子来。潺潺的山泉奔流过平凡的岩礁，可以让我们掬来润喉；浓烈的美酒装在高贵的瓶子里，却不能用来解渴。”（见〈零分的人生〉）

见到那些欲望太高，终日为虚荣与财富汲汲钻营的朋友，在累积了金钱，攫获了名誉、巩固了地位之后，又因穷奢极侈而终日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时，我听见自己的心灵在沉思中低语：

“你渴求金缕玉衣陪葬么？沧海桑田，僵硬的尸体腐化后，不知绿了多少禾稷与野草，不知喂饱了多少放牧的牛羊？”（见〈渴求〉）

常常见到一些人终日闹情绪，发牢骚，稍受挫折，就怨天尤人，茫然不安，我就很想告诉他们：佛陀在早期传授佛法时，告诉弟子们无常、无我、空、苦，以及

把怀抱里的水，献给了天空；天空的云将饱含的水献给了大地。因为无私的奉献，长河的歌声，永远在奔流中飘扬不息！”（见〈灯火相传〉）

有一年的除夕，孩子玩累了之后，在爆竹声中呼呼入睡了。我从爆竹声联想到动乱地区里的枪声、炮声、与轰炸声，以及那些因为嗔恚、愚痴、骄傲、执持而饱受战火蹂躏的人们，于是把内心的独语为孩子记录下来：

“如果贪欲是四面包围的网，我希望你们的心是可以穿过最细网眼的光波；如果痴愚是最难渡过的河流，我希望你们的心是谦卑但却坚韧的竹筏。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团火，如果你们不能在洪炉或者涡轮里发动庞然的热能，就甘于平凡做一支火把，一盏灯笼，或者一截小小的蜡烛吧，千万不要为了我执与私欲，而去做焚掠田庄屋舍，令生灵涂炭的狂火！”（见〈除夕夜的信〉）

（五）自然与万物在心海中激荡的波澜

人类来自大自然，因此大自然是人类活动的疆域。大自然受人类影响，而它本身也影响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精确地阐明：“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范晞文在

意义和充实。人生就像田里的鹭鸶，不能选择孕育自己生命的卵，不能选择在那个地方孵化，也不能选择以什么颜色的羽毛出现。不过，鹭鸶明天要飞翔的方向，却能够在今天决定。”我也告诉孩子：“真正的成功，是在未来的岁月里，让今天的我，与昨日的我竞争取胜；让明日的我，不断地超越今日的我。”（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孩子患上水痘，在复原后问我：以后还会患上同样的病吗？我向她解释了抗原与抗体的关系，以及身体内的免疫作用之后，希望她能从病痛中产生对众生悲悯的同情：

“这种慈悲的心，不是水痘结痂后形成的棕色干皮块，脱落之后就无迹可寻。我希望这种同体大悲的心念，是你血液里被水痘的抗原激起的抗体，永远在你的血液里循环，抗拒私心与我执，抗拒贪、嗔、痴的繁殖。”（见〈不灭的抗体〉）

中秋节来临，我从孩子的灯笼必须依靠烛火相传来互相点亮这个小节，触发起一连串感想：

“烛火绝对不会因为以热和光去点燃别的蜡烛，而削减了本身的辉芒，使自己变得黯淡。”

从烛火的互传，联想到江水的循环，我听见了自己的心灵在静默中呢喃：

“长河把负载的滔滔江水，献给了大海；大海

在公园里拾到凤凰木的种子与属于寄生植物的无花果，从而联想到这些小小的种子萌芽之后，渐渐茁壮成庞然大树，可以为大自然增添美感，也能够妨碍大自然中其他植物的正常生长，心中不禁灵光一闪：

“小小的善业，像凤凰木的种子，你把它埋在土里，细心培植，有一天这棵树会繁花绽放，为许许多多的人遮荫。小小的恶念，却像无花果的种子，如果让它在心中萌芽，有一天这棵贪婪的寄生植物，会以贪、嗅、痴、妄的根，把你纯洁的心灵绞缠而死！”（见〈凤凰木与无花果〉）

在庭前观赏盆栽，发现了昆虫的排泄物，遁迹寻出善于利用保护色来掩饰行踪的蝴蝶幼虫时，我深深领悟到：若要在生活中明辨真伪，就必须多观察以及多思考：

“许多人以为凭借黑夜的掩护，在沙地上鬼祟潜行，就无人会发现他的踪影。他忘了每走一步，身后的沙地上就留下一个脚印。无论害虫多么精于变色，它们终究无法隐藏自己撒下的粪便！”（见〈叶下的蝶虫〉）

（六）潮水退后

三十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只有盛着从你的海中

《对床夜语》中也告诉我们：“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观察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时，我常常让自然的光影与心灵中的思维交织在一起，然后体会“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情趣，并从而感受到情随境生，神与境合，物我浑融的愉悦。

有一回我看到邻居在庭前燃烧草堆上的枯枝残叶，只见草堆焚化成烬后，火光就渐渐熄灭了。我不期然的想起佛陀曾经说过：我们自己才是自我最好的依靠和保护者，我们也必须依靠自己去修持。于是我写下这段话：

“枯叶上的火，因为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作燃料才能燃烧，所以一旦燃料烧完了，火光也就熄灭了。然而，萤火虫的光芒，是从自己的身体里迸发出来的，所以他的光芒风吹不熄，雨淋不灭。”

（见〈淋不息的火种〉）

我见到槟城极乐寺的观音圣像，受到人为的丑化而触景生情，并且从中体悟到有生必有灭这个永恒不变的自然定律，于是以这些文字来鼓舞自己：

“如果我们以纳须弥于芥子的精神，把高与云齐的佛像，矗立于我们的胸臆里，又让这些塑像，在子孙万代的心灵上奠基。那么，即使更强烈的地震，也无法令塑像动摇；更汹涌的洪水，也无从把佛像淹没；更炽烈的火焰，也不能把塑像焚毁！”

（见〈不塌的塑像〉）

在夜露里点燃一颗星

我很欣赏宋泽莱在《禅与文学体验》出版前言中睿思沛然的一句话：

“文学与禅都是人间的挣扎。”

我一直觉得，我们通过各种因缘和合而形成的生命，其实就是从炽燃的烘炉里抽取出来的金属片；而我们在人间挣扎求存的连串悲苦岁月，就是挥落铁砧的巨锤对金属片重复不辍的敲打。人间的辛酸苦辣，常常在一些敏感的心灵中激扬起澎湃的波涛；而充满了悲欢离合的生活，也形成了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灵感泉源。

生命的历程迂回曲折，许多人浑浑噩噩地随着时间的流转浮沉。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感官的满足而已。不过，芸芸众生中，也有一些智者不愿意尸位素餐，随波逐流。他们怀着谦卑的平常心，脚踏实地的生活；他们也为自己的心灵，洞开宽敞的窗户。凭借明察秋毫的慧眼，他们潜心探索滚滚红尘里生命的脉动；他们也从生活的不同层面，窥视禅在无

瓢取的水，才能光辉我生命的杯。生活啊，你是多么令人陶醉。”

三十年后，我从平凡的生活获取的情趣和智慧，依然令我陶醉。林清玄说：

“番薯糕，或者炸香蕉，在童年穷困的生活，与五星级大饭店的台面，都是值得深思的。”

智者也说过：“每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朋友，当你听过了我心海中的潮汐之后，你是否愿意尝试，以你心灵的眼睛和耳朵，到生活中去，见人之所未见，听人之所未听，从小见大，从一点看到全面，从山洞狭小的缺口，窥望天空中的星辰；从一颗晶莹的露珠，看到光芒万丈的旭日，以及宇宙的雄浑与庄严！

稿于1992年
重修于2006年

注：文中的引言皆摘录自拙作《浙沥的檐雨》（十方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里，令人读后不但获得智慧的启发，同时也感受到由笔端流露出来的煦暖与温馨。他的小品文〈放生〉，就是一篇借平凡生活展现关爱与慈悲的佳构。丰子恺与友人在西湖泛舟时，忽然一条二尺多长的大鱼腾跃而起，跳入他们的船里。船尾打桨的舟子喊道：“捉牢、捉牢；放到后梢里来。”然而，天真善良的小孩却不听舟子的话把鱼放生了。看见舟子懊恼不快，丰子恺忙以充满机智的话来开导劝解：“这是跳龙门的鲤鱼，鲤鱼跳进你的船里，你的儿子好做官了。”舟子听了立刻转怒为喜，笑着回答：“放生有福，先生们都发财！”人的善恶常常系于一念。丰子恺以柔婉的言辞感化船夫，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含蓄地阐明“能舍才能得”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让船夫明了远离贪欲与痴愚，才能够富足与快乐。

贾平凹的散文〈月迹〉，也能于浮想联翩中让读者从坦荡真挚的叙事抒情，领略禅的思辨与境界。他以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艺术手法，通过孩子们与奶奶一块儿寻月的生活小插曲，将内心对理想的追寻，巧妙地穿插于恰到好处的情节中，寓深刻的禅理于意趣盎然的描绘。贾平凹以活泼细腻的文笔和丰富的想像力，勾勒月亮冉冉而升的情景：“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了，爬着

常的人间展现的庄严。这些智者以具体与鲜明的形象语言，结合了与眾不同的艺术手法，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品文，感染了读者的喜怒哀乐。这些言简意赅的文学作品，像盛放的花朵上颗颗晶莹的夜露；而升华自生活的禅思，就是夜露中盏盏熠熠的星辉。

智者常常劝人从生活中悟道。庄子就曾说过：“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砾、在屎溺。”同样的，在禅者眼中，佛性无所不在。对于大彻大悟的禅者，平常心就是道，而行住坐卧皆充满禅机。就以日常生活为例，吃饭原本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佛教中影响钜大且深远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却以佛陀吃饭这么微小的生活细节作为经文的开端：“……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佛陀说法，是在吃饭、洗脚这些平常的活动之后才开始进行。南怀谨在《金刚经说什么》这本书里非常贴切的解释：“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候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

丰子恺就是一位能从平淡的生活中挖掘文学素材的智者。他怀着温柔敦厚的爱心与民胞物与的精神，将深藏于生活细节中的禅趣，轻描淡写地融汇于亲切的文字

写养猪场散发出来的恶臭时，透过激越的语调宣泄内心的愤懑：“说这是猪的味道，是很不公平的，它是发酸的猪食，发腐的空气，与发臭的猪粪交织而成的。你怎能说，这是猪的味道呢？甚至，也不是猪只造成的。造成这种特殊气味的，是人，是饲养猪只图利而不负对生命尊重之责的人造成的。”这段文字义正词严地为无辜的动物辩护，内蕴着对可怜的生命深沉的爱心与怜悯。栗耘的话也条理分明地阐释了因果关系：无明与我执，是所有烦恼的根源；人间的一切纷扰暴戾，皆因内心混浊，恶念丛生而令良知窒息。文章结尾那段文字，饱含发人深省的哲思：“世间有地狱，地狱不远，有不平等生命待遇的地方便是；这种地方，屡见不鲜，我们要具备如何冷漠的心膜，才可以穿过此生啊？”星云法师曾经说过：天堂和地狱其实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从天堂极乐世界到地狱，每天不知要来回多少次。栗耘这篇散文，敲叩读者的心扉时，轻轻地将沉睡的慈悲心唤醒。

古人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新加坡的陈瑞献创作时就常以自然为师。他在幽静的树林里，静观小松鼠在草地上蹦蹦跳跳，让心灵与小松鼠、以及整个林野交融，浑然一体。在〈护舞〉这篇动物寓言中，陈瑞献已全然进入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竹帘格儿……”月亮在镜中出现之后，又渐渐上升而消逝无踪。贾平凹以月亮在镜中的出没来暗示生命的无常，世间的“有”，其实就在“没有”中，而在“空”之中也无法分辨何处是始，何处是终。奶奶看到孩子们失望了，就说：“它走了，它是匆匆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这句简单的话，乍听平凡无奇，细想之后却觉得话中深含禅机：生命虽然短暂，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停止对憧憬的追寻。当孩子们在院子里再次见到圆月而淘气地互相争论月亮谁属的当儿，奶奶从屋子里端了一壶茶出来，给每个人倒了一小杯儿然后说：“瞧瞧你们的茶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孩子们把茶连同月影喝下肚去之后，奶奶又说：“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走，你们再去找吧。”禅的经典中有两句文美意深的诗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每个人只要在月下掬水，他们手中就有一轮皎洁的明月。佛陀的法身无所不在，佛性也遍布于一切处，只要自净其意，佛就出现于心中，就像月亮出现于每一杯澄澈的香茶之中。

栗耘在台湾的郊野静观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后，写了一篇〈僻乡炼世〉的散文。这篇由四则小品组合而成的文章，虽然没有重彩浓墨，没有精描细绘，但是紧凑严谨的文字所舒展的情怀与哲思，却发人深省。他在描

在东非植一株树》这篇小品文，情节虽然简单，寓意却非常深长。金城在文章开头时就先把读者的视线，牵引到一帧黑白摄影图面：“交错着如枯枝般伸向灰色天空的孩童的手，一行绿色的文字写着：你可以在东非植一株树！”金城接着说明这张海报是国际环保团体所举办的一项活动，目的是为了筹募植林的基金。这项活动鼓励人们慷慨解囊，强调只需省用区区两百台币，就可以在非洲渐萎的绿地上植一株树。金城前往柜台献捐时，见到一位老先生，“他说他要种十株树，不过他要先知道树种在东非的哪里，哪个角落，又如何分辨出哪是他种的呢？”这段文字乍看并无特别动人之处，然而配合了金城打趣地提出的疑问：“难道要把名字刻在树干上不成？”整篇文章即刻变得生动活泼，令人回味无穷。《金刚经》里有一段涵意深邃的哲语：“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灵必须不在任何一处驻足停留，才真正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因此，真正善良的人，绝对不斤斤计较布施的对象，也肯定不会因为略施小惠，就到处自炫其德，祈求福德果报。对他来说，任务一旦完成，就应立即不住不着，悠然而去。可惜世人私心太重，功利观念太强，对蜗角虚名放不下来，结果终日在烦恼中打滚。林金城后来穿越过熙攘的人群，在地下道看见两

“落叶仍带着生命的余绿，别惊动，别踩到，一片片跳过去；四散的豆荚，还留着辞枝的余温，别踩到，一个个跳过去；还有满地被割断的青草、羽毛、苏刺，都还有呼吸，别踩到，别再踏伤，都一一跳越过去。

从这里到那里，小松鼠仔细跳着，不自觉地跳出舞来。”

禅宗里有一句慧语：“看脚下”，这句话一方面提醒习禅的人不要好高骛远，必须脚踏实地，从修持与实践中渐悟生命的真谛；另一方面则含蓄昭示：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因此，慈悲的意念植根于心中，佛就显现于心中；而怀着佛心走过的土地，就会成为祥和的菩萨净土。小松鼠在草地上东奔西窜时，深怕伤害了脚下脆弱的小生命，灵敏地东跳西跃避免踩踏遍地的弱小生灵。松鼠对有情众生的怜惜与守护心，使它的每个跳姿轻盈如旋舞。这篇寓言使我忆起一位哲人的话：真、善、美是情深似海的三姐妹，她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甚至死亡，也无法将她们分离。〈护舞〉里真诚的小松鼠，怀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善念腾跃而成的舞步也优美如诗。

马来西亚的林金城也善于将生活中的浮光掠影剪裁成饶有情趣的小品文。金城以心灵的眼睛与耳朵来浏览人间百态，并从中发现一般人常常忽略的深意。〈我

稻穗的独白

——浅谈佛教文学创作的体验与内省

创作佛理小品的机缘

过去廿余年，我曾参与无数次研讨会。如果有人问我：“哪一次研讨会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肯定毫不迟疑的问答：“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1987年5月上旬举办的佛教与文艺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中，继程法师以“十牛图”作为主题焦点，向文友们深入阐释了禅诗的境界，而我的心灵也追随着“茫茫拔草去追寻”的牧童，在“水阔山遥路更深”的旷野中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忘牛……。那次的研讨会也激发我去尝试将学佛过程中偶获的一些小小感悟，以简短的文字记录下来，刊登于槟城光华日报的“传灯版”。我在“檐雨集”这个专栏中发表的第一篇小品〈化虹的水〉，文内引录了自己年少时写的一首小诗：“泥滩里的死水／净化成一朵云／还是可以变成虹”，来概括我的人生观：生命的真谛，重点不在于提升为不沾人间烟火的云彩，而在乎如何以净化了的小我，重投

旁的垃圾箱溢满搓成一团的海报，以及满地连看都没看就丢弃的环保广告时，沉痛地流露内心的悲哀：“我仿佛听到身后一棵又一棵绿树倒下的声音……”我常常这么想：世界上最寒冷的地带，不是南极，也不是北极，而是人类冷漠无情的内心。当心灵对人间的一切苦难皆视若无睹，那么，忘记了感恩与惜福的人类，肯定要面对天灾人祸，面对共业衍生的煎熬。

古人说：“对境无心莫问禅”。其实，禅是一种真空妙有的境界，禅境也既高雅又世俗，是行住坐卧中处处若隐若现的大无碍。禅思与文字艺术交融，能使文学的境界更高远；而文学的形象思维则令禅思更生活化与平易近人。禅思与文思互相辉映，正如星辉因为夜露的浸淫而更晶莹圆融，夜露也因为点燃了星辉而让人感到更亲切、温暖，并且暂忘周遭的黑暗。

稿于1996年
重修于2006年

性敬重其他宗教。如此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之，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挖坟墓，也伤害了别的宗教。”佛陀的宽容谅解，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且使我从佛陀的教诲中颖悟：切切不可盲目信仰而变得极端，惟有通过智慧建立正见，才可以去执悟道，安祥平和。佛陀的精神也感召了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脚踏实地，专心将四摄法的工作做好。要自我提升，就要从布施（赈济贫病孤苦），爱语（悲心和悦流露），利行（积极谋求公益）与同事（融入随类感化）的实践中培养菩提心。自从出版了《浙沥的檐雨》之后，我不断敦促自己，努力去破除我执，尝试于禅思的慧海中沾一滴小小的水，为积极的人生挥毫，希望这些平凡的文字，能为悲苦人间增添一分光芒与温暖。我于90年代出版的另外三本散文集：《稻花香里说丰年》、《逆风的向阳光》（与秦林合著）、《禅在蝉声里》，以及文评集《荷塘中的莲瓣》，都是我于工作、学习、思考与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来的文学笔记。我尝试将跳跃于心灵深处的激情与感受，融汇了我对苦、空、无常、无我的不断思索，然后以简单的文字记录下来。我在创作的过程中获得无比的愉悦，我也从涉猎佛教经典与参阅佛教文学的过程中，深深体悟生命中最高层次的境界是慈、悲、喜、舍。

人滞留于苦海中的大我来。

1990年，吉隆坡十方出版社的黄学海先生与我联络，邀我将“传灯版”中的专栏小品出版成书。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定将多年来在吉打州这个鱼米之乡所写下的小品文整理之后，编入《淅沥的檐雨》这本散文集里。

经过了12年的摸索，我发现生活中其实处处充满了禅趣。我像水田里的稻穗，于沉思中发现平凡的水田里，处处深藏着禅机。

持续佛教文学创作的动力

跨越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悲欢岁月，回首前尘，我常常感触良多，慨叹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和扰攘，倾轧与杀戮，皆因人类的良知被贪欲淹溺，人性被嗔恚蚕蚀，心灵被痴妄麻醉，结果人间的狂飙不断此起彼伏，到处生灵涂炭。许多狂妄嚣张的疯子，坚持他们的信仰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余者皆为虚假谬误。他们因为坚持己见，互相攻讦，闹到丧失了理智，最后兵戎相见，烽火连天。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雕刻于岩石上的石诰第十二篇中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诰文，值得大家细读深思：“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应遵循理

法中的真、善、美才能与文字交融，迸发出温暖人心的火花。

我曾经在黄昏散步时，看见公园附近高耸的紫檀绽放着繁花，而不期然地想起一休禅师的短诗：“年年盛开的吉野樱花／劈开树干寻觅／可有花的踪影？”这首诗令我恍悟花朵盛开的力量原来充盈于虚空中，于是写了一篇〈春的踪影在空中〉的小品，来阐释空的真谛：

“年少时曾经因为黄花易凋而伤感，为假我的无常而悲戚。而今真正识得愁滋味，明了五蕴皆空，反而淡然如山中的苍松，纵使风暴摧折了枝桠，深扎于土里的根却丝毫不动。从黄花的凋零，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腐植土，而是无数瘦果所孕育的绿意与生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真空其实就是妙有，虚空其实并不虚。透明的太虚里，深蕴着更新生命的力量，涵容着可以转化腐朽为神奇的秘密。”

有一天早上，当我驾车上班时，雨刷子突然坏了，挡风玻璃外一片迷蒙。我因有要务必须处理，不能延误，只好放慢车速，小心翼翼继续向前徐行。那天晚上，当我静静回忆路上的惊险时，思潮不断起伏，于是将内心的感受记录于〈当雨刷子坏了〉这篇小品文里：

“当雨刷子坏了，不要惊慌，让你的信仰和意志，在困境中为你导航。这一刻你切记必须‘戒’除冲动和鲁

书写佛教散文的经验

佛教强调“一切唯心造”，《弥陀经》中有一句名言：“水鸟树林，皆演法音”。要从无情说法中获取心灵的感动，先要学习静思与听静，并且以心灵的眼睛专心观察，用心灵的耳朵专心聆听，从大自然无声的法慧中领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个真善美的境界。

我年轻时在大学里读农科，后来在慕达灌溉区工作，与水稻朝夕相处多年，从未间断。我从农村的风声、水声、虫声以及田野的云影、山影、树影中深悟苏东坡诗中“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禅机。

我曾写过一篇〈白粥里的黑橄榄〉的文章，借着橄榄这个意象，来浅析佛教文学中余韵无穷的形象思维。我在文中指出：优美的佛教文学中所含蕴的哲思，都是经过形象思维，将莫测高深的道理，转化为妙趣横生的描绘，令人读后萌生慧光熠闪的愉悦，进而沉醉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禅境中。平凡的生活常常蕴涵着不平凡的情趣，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多姿多彩的生活现象，从中提取精华，再以具体的描写来取代抽象的叙述与说明，纵然短短数行文字，仍能激发读者的共鸣。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提醒自己，艺术最忌讳抽象与空泛的铺陈，惟有寓理于象，发挥创造的想像，佛

很多启发。这篇原文只有两百六十余字的经典，深蕴着无穷的智慧与哲思。《心经》加强了我对悲苦人间的关怀，并且引导我更积极地反省生命的意义，探索生命的真谛，认识生命的实貌，以及尊重生命的庄严。我也从其他佛教经典与佛教文学中学习保持心绪的平静，去除内心的执着，熄灭脑海的妄念，追随精神的愉悦，拓宽自己的胸怀。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通过静思发现真实的自我。从不断的探求中，我也渐渐颖悟：心灵是一个广袤的平湖，必须不泛起涟漪，才能呈现出真实的投影；必须倒映晴朗的天空，才会焕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光彩；必须纳入宇宙的苍茫，才可以超然物外，空灵飘逸，安祥自在。

宋泽莱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间就是禅，禅就是人间，人间就是禅的表现。”他又说：“如果世界像一场大火，禅者不必逃开，他会纵身火中，锻炼自己成一朵火中的莲花。”我认为禅就是认真的活在当下，因此，我在创作佛学小品时，常以自己在〈青山、大海、荒漠〉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自勉：“这个娑婆世界里，私欲与贪念正逐渐蚕蚀着蓊翳的青山，嗔恚与痴妄正刮起狂飙，把沙丘移向绿洲，侵蚀沃土与良田。在人心还没有完全被风化为沙漠时，让我们一起动手，植

莽，把心思和信念坚‘定’的安放在驾驶盘上，再让心灵中的雨刷子，把心外灰蒙的阴雨扫抹而去，让智‘慧’像车灯的光芒，为你自己，也为别的车辆把前路照亮！”人间佛教强调自利利他的善念，我以雨刷子坏了必须小心驾驶这个意念作为起点，然后再跨前一步去体悟证严法师的静思语：“生出一念善，即可自救，又可救人；起了一念恶，不但毁人，而且毁己。”

佛陀日带孩子到佛学院去浴佛，对弘扬佛法的高僧们肃然起敬，于是写了一篇〈金刚钻〉，来赞颂这些美丽庄严的心灵：“纵使地壳不断地施加高温与重压，岩浆里平凡的碳，在地层的矿脉中依然故我，以平常心禅定修持。经过无穷岁月的净化与提升，八面体的碳结晶，终于形成晶莹的金刚钻。身经百千劫，饱受切削与琢磨，金刚钻在静默中焕发出耀眼的辉芒。啊，原来在苦其心志的高温与重压下，一个璀璨的银河系，逐渐在晶体内孕育和成长，驱散了心中的黑暗，在纯净的小宇宙中熠闪。”

佛教文学引发的内省

自从十多年前写下第一篇佛学小品之后，我开始广泛阅读与禅有关的书籍。我从《般若心经》中获得了

勇气，在逆境中仍能处变不变，庄敬自强。佛教文学若能在未来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人类社会的远景，肯定会出现身心常乐，安宁祥和的气象。

稿于1999年
重修于2006年



下一排排的防风林吧！”

佛教文学的未来方向

星云大师在论析中国佛教二千年的历史进程时指出：人间佛教将是21世纪必然的趋势。人间佛教强调人世、积极、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精神，人间佛教的特色是关注自然环保和同体共生的理念。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语重心长的说：“滥用人类的力量来满足人性的贪婪以及无限的欲望，是自寻绝灭的行为。惟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鼓励爱护环境，尊重生命，节约物资，俭朴知足，惜福感恩，布施利他，和平共处，共创人间净土，是每一位献身佛教文学的写作人崇高的使命。此外，佛教文学工作者在运用文学的彩笔挥毫时，若能尽力而为，化抽象为具体，形象地将人间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彰显，肯定能够更进一步扩大佛教文学的探索层面，透过温柔敦厚的辞章，将心中对人类社会以及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爱、同情、谅解，栩栩如生地自然流露。这些富于形象思维的佛教文学作品，将能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人们对民胞物与的理解与信念，从而启发他们对宇宙奥秘与生命本质的思考，并且提升面对困厄与挫折的智慧和

音。它体积小，却揉合诸种表现可能，手法自由，以万物为写作对象，是‘载道’最好的舟车，理性的诗歌”²。

瑞献于1970年代初期，以牧羚奴为笔名创作的寓言篇幅较长，例如收入《蕉风》月刊224期的〈石猴〉、〈性狂热〉和〈一只度度鸟〉，字数介于数百至千字左右。瑞献于较后创作的寓言，愈写愈浓缩，有的寓言只有短短一行。这些简洁凝练，余韵无穷的文学精品，就像茉莉缀串而成的痴华鬢，令人细细品尝之后，心灵深处弥漫着禅思的芬芳。

瑞献的寓言具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四大特色是：

（一）以禅画的笔触勾勒浮生百态

禅者以绘画展现出心中高远淡泊的顿悟就是禅画。禅画原本是禅师用来接引有志习禅者的方法和手段。一般禅者以墨色黑白的表现技巧来衬托禅境，黑白的图像和水墨渗透的效果，给予观赏者很大的想像空间，例如宋朝马远的“寒江钓鱼图”，画中只有一叶扁舟，一个渔翁在舟上独钓，四周几笔微波，几乎全是空白。不画的空白部分给予心灵很大的回旋余地³。

瑞献在创作寓言时，擅长发挥画中留白的特色，因

茉莉缀串的华鬘 ——浅析陈瑞献寓言

寓言是一种借此喻彼，借古喻今，深含着道德劝谕的文学形式。优秀的寓言通过形象思维，将抽象的意理转化为具体的意象，使深奥的道理清晰明确。一则言简意赅，譬近意远，妙趣横生的寓言，往往比千言万语更能唤起共鸣。

佛教文学中由尊者僧伽斯那整理的《百喻经》里，都是精美隽永的寓言。《百喻经》亦称《百句譬喻经》，僧伽斯那原本题名为《痴华鬘》，题名之意，似指这些短小精悍的寓言，主要为针砭一些痴人与他们所做的蠢事。“华鬘”即花环，是古印度一种讲故事的体裁，将许多小故事集合起来，就像美丽的鲜花串缀成花环¹。

新加坡文艺界巨擘陈瑞献，四十多年来采用多种媒体创作，除了诗歌、小说、论文、翻译、绘画、书法和雕塑之外，也以寓言方式来表达他的人生哲学与宗教情怀。陈瑞献曾经说过：“寓言说故事，又注重弦外之

金刚经里有一则禅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人生观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去除我执和远离我相作为修持的目标。构成生命的五个要素，也就是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的五蕴，以及五蕴所展示的生命现象，都是无常和无我的。然而娑婆世界里许多意气风发，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往往我执深重，终日耍弄权术，为了名、利、权、势而费尽心思，在别人的骨骼上竖立耀武扬威的铜像，以别人的血泪为自己写下空洞夸张的颂词。这些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秩序颠倒的莽汉独夫倒台后，过去的荣耀转瞬消失，而他们的形象就像盖满鸟粪的铜像那么丑陋肮脏。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名句：“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被人埋葬，亚历山大回归尘土，尘土积聚成泥。他既然已化作泥土，怎见得不可以用来塞补啤酒桶呢？”

一切野心的本质，只不过是一个梦的幻影。当权者若能将到处塑像的资源用来改善民生，他们在人民心中高耸的形象，即使地震和火山爆发，也永不坍塌！

〈归心〉只有7个字，可能是陈瑞献寓言中最短的一则：

一阵雨急奔入湖。

此当他以这种奇突不凡的手法来阐明哲理时，往往一笔勾出胸中壑，气韵生动，言有尽而意无穷。

〈灾情〉这篇只有13字的寓言，将私欲的恐怖栩栩如生地流露无遗：

救火员宿舍是灾区仅存的建筑。

救火员的职责是在发生火患的现场竭尽所能，扑灭烈焰和助人逃生。如果救火员的宿舍恰好就在灾场内，而他们在大火蔓延时任由私心作祟，只顾自救而不管他人死活，那么，经过大火蹂躏的灾区里，除了救火员宿舍，其他建筑物都在火劫后荡然无存了！

数年前亚洲发生严重金融风暴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心态与“灾情”中的救火员如出一辙，结果人民因为领袖的私心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佛经中也有一则关于救火的故事：一只小鸟为了拯救火海中的森林，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双翅沾湿河水尝试灭火，最后精疲力尽而死。小鸟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上天，下了一场滂沱大雨将林火浇熄了。

以〈灾情〉中的救火员与佛经中的小鸟相比，就能深悟佛陀的慧语：行为使众生出现低贱与高尚的差别！

瑞献另一则寓言〈铜像〉，比〈灾情〉更短，只有12个字：

鸟粪一瞬间盖满了它的头脸。

往往只注意看指而忽略了明月，结果陷入迷惘中而不能自拔。

有的学者认为：禅宗“不立文字”之说，其实是鼓励创新方法，并从求新和求变的过程中，回避旧日经典的窠臼，从而开拓崭新的境界⁵。陈瑞献在潜修佛理时，不只能从禅定与静观中进入天地万物化育自然的新境界，而且还能以诗意盎然的文字，将内心澄澈灵明的境域烘托出来。他的〈蕈梦〉就是一篇优美如诗的寓言：

在菇蕈遍地的野外，一早有一朵新菇出生：伞白水晶，柄七色水晶，遍体放金光。这恰是所有菇蕈在梦中见到的典型，但它们一直闭着眼，一直做着梦。

金刚经里有一个偈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凡是有形有相的事物，都是心灵的牢笼，像监牢一样把我们的心的关起来⁶。若将一切妄念抛弃，在无念与无相的境界里发起菩提心，那么这颗涤尽了贪、嗔、痴的菩提心，就会像“伞白水晶，柄七色水晶，遍体放金光”的新菇那么晶莹剔透，超凡脱俗。

〈蕈梦〉中的新菇，是众生向往的美丽境界，然而众生虽然明了去除贪欲能得富足，却往往因为我执深重，习气难改，结果毕生在欲海中浮沉，正如其他的菇

泥滩里的死水，只要愿意自我净化，就能够蒸腾为天空中的一朵白云。然而生命的真谛不在于提升成不沾人间烟火的云彩，而在乎如何将净化了的小我，重投入滞留于苦海中的大我来⁴。

在历史的转折处，许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英灵，受到伟大理想的感召，“归心”似箭地向浩瀚的大湖“急奔”而去。小我在义无反顾中杀身成仁，不过有限的生命也在刹那间提升到一个永恒的精神世界。雨点落入湖中，与湖水融合为一，这种我与万物一体的愉悦，使人深切体悟死亡其实并非生命的终止，而是生命的转化而已，因为“万有是一，一是空无，无是万有。”能够彻悟生命不是有始有终的直径，而是无始无终的圆周时，生和死的分野就不复存在。因此，当“一阵雨急奔入湖”的那一瞬间，雨点感受到的肯定不是生命的短暂、虚幻和恐惧，而是生命的永恒、充实和欢乐。

（二）以诗意的睿语透露隐约禅机

禅宗强调顿悟，同时标示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中主要原因，是任何一种有形的方式，一旦落入言诠，受到曲解，反而失去了禅的真意；正如以手指月，众人

宁静得像寓言中“长影和涟漪一齐荡去”的湖畔。

瑞献的寓言〈圣萤〉，可以说是一首灵光熠熠的散文诗：

一只萤火虫发现一座圣山后，不断游说，终于引得恒河沙数萤火虫上山去；而整座山和山心一入夜就熠熠生辉，远远在对岸也清楚看得见。

佛陀在菩提树下得到圆满正觉，彻悟生命的真相：“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人身内都潜伏着成佛的势能，就像每只萤火虫体内都含有萤光酶，能促使腹部末端细胞的萤光素发亮。

寓言里那只发现圣山的萤火虫，就是已经觉悟的众生，而其他的萤火虫则是尚未觉悟的佛陀。在境界上虽有差异，本质上佛性一律平等。

佛陀一生孜孜不倦宣扬佛法，他的理想是感召恒河沙数的众生，祛除覆蔽人心的贪欲、嗔恚和痴妄，让善念在心中弥漫，像萤火虫发出柔美的辉芒。只要每个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那么这个娑婆世界就会变成熠熠生辉的人间乐土了。

（三）以丰富的想像含蓄展现哲思

古人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状难言之景，如在

草一般，“一直闭着眼，一直做着梦”，浑浑噩噩地在红尘中一再蹉跎。

〈柿红〉也是一篇诗意盎然的寓言：

他沿着湖走，橘黄的长影和涟漪一齐荡去，在湖边浣衣的母亲都微微抬起了头。

他沿路送柿子给孩子们吃，让柿红在不经意之中染上了他们的衣襟。

佛陀在谆谆教诲中强调：若要达到彼岸开悟的境界，就必须修持六度。六度即六波罗蜜，是菩萨道的总纲，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涵摄一切自利利他，利益一切众生的法门⁷。

布施是指将物品或安心施予别人，从而帮助别人解决难题，驱除别人内心的畏惧。寓言中沿路布施柿子的人，他那颗赤诚的慈悲心也像柿子那么红艳迷人。慈悲是佛教的心髓，远离了慈悲，就没有菩萨，也没有佛法，因为“佛心者，大慈悲是”。菩萨的慈悲心结合了慈、悲、喜、舍，因此若无布施，即失去了慈悲的意义。

一个常养慈悲心的仁者，以一视同仁的善心去普及于世间时，他的善行也会感染别人，就像“柿红在不经意之中染上了孩子的衣襟”。

在布施过程中，只要以平常心随缘尽力，并以欢喜心奉献自己，这个悲苦人间就会法喜充满，平和吉祥，

人生才不会产生执着；了解不断，人生才不会陷于消极⁹。

无常、无我和空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像“白光”一样令人无法正视。然而当佛理通过优美的比喻展现在佛教文学中，宛如白光化为彩虹，就能深入人心，唤起共鸣。

〈星行〉这篇寓言只有短短两行对话，然而其内涵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狱卒：“给你一对翅膀，你飞得了吗？”

囚人：“我刚刚从一颗星回来。”

智者相信每个人都有一颗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真心，这颗心与佛心紧密相连，所谓“即心是佛”。心、佛、众生三者之间，并无差别。正因为如此，智者亦相信：心能转境则同如来。

荣西禅师写过一首关于心的诗：“大哉心，天高不可极，而心出天上。地厚不可测，而心出地下。日月光不可喻，而心出于日月光明之表。大千沙界不可穷，而心出于大千沙界之外”。

心的力量无穷大，能跨越日月星辰，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牢狱的厚墙永远无法阻拦自由的心，翩飞到更高更广的天地遨游。

〈时间〉只有短短一行，然而在艺术上却显得灵动

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此，若要做到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作者必须匠心独运，推陈出新，发挥卓越的想像力，将别人常常忽略或无法细察的微小事物，转化为独特超凡的精品，内涵深邃令人难以度量。

〈虹法〉就是一篇禅趣结合奇思妙想的寓言：

在旷野，旅者对一大团白光说：“我无法正视。”

白光立即化为八道彩虹。

这篇寓言中出现的意象，乍看都很平凡，然而通过创造的想像综合在一起之后，文字所散发出的神秘感，却令人惊叹。

科学证实世界上并没有颜色这种东西，只有不同的波长和频率的光波，而颜色就是光波作用于视觉器官后产生的感觉⁸。因为颜色完全由因缘而生，因此无自性，即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本性。生命现象也和颜色一样，是无常、无我和空的。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因此不应对自我执着。

生命原本存在于一个空的世界。空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真空妙有。佛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常不断”。一切法无自性（本体空），所以不常；然而一切法都有其实际功能，所以不断。因此，了解不常，

综览生命全景，窥探大自然中处处展现的禅机。

瑞献深切体悟万物是同一共同体，彼此相互依存，一切都是宇宙基本整体互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我们的慈悲圈，去拥抱所有的生命以及整个造化的美¹⁰。

瑞献以怡然的心境探索大自然，以悲天悯人的胸襟体验人生，因此，一朵花、一片叶、一滴水在他心灵中都能扬起无限的神思与悲悯。

〈音诚〉这篇寓言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大钟的尾音已弱，却一直在海面上挣扎前去，每一次都坚持传到曾经有一艘船撞到礁岩的那个地方。

慈悲是佛教最基本的精神，因此强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普济一切有情众生。慈就是“与乐”，而悲就是“拔苦”。佛教以无我为起点来行善，不含丝毫的私心。

寓言里微弱的钟声坚持前往曾经发生船只触礁之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使人不期而然联想到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救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

在一切布施中，最能行慈悲普渡众生的是法布施，也就是以正法或真理指点迷津，帮助众生凭借自力福慧双修。

圆转，想像力生动神奇，意在言外，令人叹服：

绿苔默默问远去的雨水是否记得刚才洒入苔地时的形态、声音和感觉。

生命由无数的刹那组合而成，每个刹那即生即灭，转瞬即逝，消失于无常的世界里。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正因为三心皆不可得，唯有用心好好掌握当下，珍惜每个刹那和每个机缘，脚踏实地认真生活，才不虚度此生。

寓言中的绿苔因为心中有所执着而产生拘泥，所以默问雨水是否记得过去。反之，对雨水而言，进入土壤之后，一切瞬息万变。刚洒入苔地时的形貌老早已灭去了，因此丝毫不值得执着眷恋，明白了一切都即生即灭，远去的雨水决然放下所有的执着和妄念。

体悟每个刹那都是一段新的生命，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迷失于过去的幻梦而虚度光阴，也不要担忧未来，更不要执着于现在，内心就会平静与安宁。

（四）以平常心表达对世间的悲悯

禅宗有一句慧语：“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是禅”。禅无所不在，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智者因为有一颗不执着、不计较、不患得患失的平常心，所以能够悠然自得、清净无染地生活，浑然与万物融合为一，

神，解救了无数众生，帮助他们脱离痛苦，不再因为烦恼而沉沦。

〈送薯〉里展现的，是瑞献体验般若智慧的结晶：

小熊卖番薯有怪癖：买一粒，送一串，它后园里的番薯却是愈生愈旺，最后，凡是走近摊位的，它都送一串。

莎士比亚写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可以作为这篇寓言的诠释：“我的慷慨像大海一样浩瀚，我的爱也像大海一样深沉。我给你越多，我自己越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无限的。”

小熊以大慈大悲的愿行，随顺众生的因缘慷慨喜舍，结果它给人的番薯越多，后园里的番薯长得越茂盛。园里农作物获得丰收，原因或许是小熊的慷慨和广结善缘，让它的生意越做越旺，财源广进，因此有更多的盈余来锄草施肥，并从而促成番薯大量增产。

不求果报的施舍，反而获得更丰硕的收获；不存任何意图的施舍，才能获得无法计量的功德！

瑞献学佛多年，他的寓言里，陶融人心的宗教情怀都渗透入字里行间。这些充满诗意的寓言，是哲学，也是艺术的结晶，涵摄了真、善、美于一体，展现出高卓深刻的艺境。

“曾经有一艘船撞到礁岩的那个地方”，就是危险的地方。已弱的大钟尾音挣扎着前往灾场，希望自己的善言能使迷途的船只回避灾难，离苦得乐，平安吉祥。唯有积极的慈悲心，才能使万物受到保护，大地法喜充满。

读了〈早祷〉这篇寓言，就更能深入了解，慈悲即爱的净化与升华：

每只蜗牛的壳上都停着一只小红蝶，在晨露闪闪的小径上，铺开如奇异的花圃。一对蜥蜴，每天都在人类的脚步与车辆到来之前，作早祷似的，双掌合十，合力把所有的蜗牛都推到径外的草丛中。

经典中有一句慧语：“众生以菩提为烦恼，菩萨以烦恼为菩提”。菩提是觉，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当一个平凡的人能看到众生的苦难而常感悲悯，并且义无反顾地发心救拔众生，这个人就是菩萨。

寓言里的蜥蜴虽然是平凡的爬虫，却善养慈悲心，不忍见到蜗牛被人类的巨脚和车轮辗成肉酱，每日清晨以合十的双掌将蜗牛推到安全的地方。蜗牛虽然不是蜥蜴的同类，蜥蜴却能打破分别心，见众生苦难而感同身受，不辞劳苦前去救援。这种从慈悲心深处焕发出来的精神，就是难能可贵的菩萨精神。

娑婆世界里处处有菩萨，那些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为民服务、不求回报的人，他们发挥出来的菩萨精

凝眸大自然 ——我的文学之路

古兰经第二十三章里，记载了真主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时，先使他变成精液，然后将精液造成血块，又再把血块造成肉团和骨骼，让肌肉附着于骨骼之上。造我时所用的粘泥，我深信源自湄南昭帕雅沉淀于三角洲的冲积土。由于这条大河流经泰国中部平原时，曾在万顷稻田之间蜿蜒而过，造我的那块黄土或许曾经让袅袅稻魂依附其上。

我生于泰国曼谷唐人区的三聘街。那条古老的旧式街道，两旁华人商店林立。据说两百多年前泰王拉玛一世建都曼谷时，选择中国人聚居之处兴建王宫，于是下旨将中国商人迁移到三聘一带居住。狭窄的三聘街两旁的店铺屋檐交接，街道阳光不足。三聘街虽然隘短，许多资本雄厚的大批发商却聚居于此，所以交易繁忙，市声喧嚣。

我的父亲在泰国经营土产和出入口生意，公司的仓库坐落于壮阔的湄南昭帕雅之畔，小时候我常常看见河

注解：

- 1 周绍良译注《百喻经》今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页188。
- 2 古正美序，见《陈瑞献寓言》，台北市联经出版公司印行，民国85年，页11。
- 3 陈威迺的〈画中有禅，禅中有画〉，刊于《人生》第208期，台北市人生杂志社，民国89年，页30-35。
- 4 何乃健〈化虹的水〉，收入《淅沥的檐雨》，吉隆坡十方出版社出版，1990年，页9-10。
- 5 候畅序，见杜松柏著《禅是一盏灯》，台北市大方文化事业公司出版，页3-6。
- 6 梁乃崇〈超越心灵的牢笼〉，收入圣严法师等著《生命中的不可不读》，圆神出版社出版，民国86年，页29-33。
- 7 圣严法师讲“心经”之三《心经实践》，台北市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国88年，页29-33。
- 8 周国平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广东省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页39-42。
- 9 王亭之著《王亭之谈佛家名相》，香港博道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页16。
- 10 陈瑞献的〈从诗画书印四家作品看中华艺术典型的心灵特色〉，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2001年3月18日。

孩，像一株刚从土缝中伸出幼茎和嫩叶，好奇地向天空仰望的小树苗，差点儿在这场狂风暴雨中，被无情的军靴，踩入深不可测的泥泞里。”

在曼哈顿政变中，我因为和兄长在门口观看低飞的战斗机群而不幸被弹片击中右腿，需要在白桥医院动手术。那当儿，死神从幽冥中突然闪身而出，向我狠狠的瞪了一眼，正准备凶猛地把我拉扯入墓穴时，不知道什么缘由倏忽将牢牢揪着我的巨掌摊开了。那次意外中与死亡擦身而过，使我从小就深切体悟生命的脆弱。当年，我家门口的电灯柱上，常常悬挂着不知从何处到来飘坠其上的风筝。每次看见经过风吹雨打而破裂的风筝残骸，我就会联想到生命其实比黏贴在竹条上的彩纸更单薄。

这场童年的梦魇促使我成长之后，极度反对暴力和厌恶战争。我在第一本散文集《那年的草色》里，有几篇散文强烈反映出我诅咒战争的思想。〈站哨的晚上〉这篇散文中有一段文字，最能展现我对和平安宁的憧憬：

“我真的向往那一天，所有卡其的戎装都穿在稻草人身上；所有的弹药都卷入鞭炮里，在元宵夜挂满了大街小巷；所有封锁线的铁蒺藜都拆下来，围遍畜牧场的篱笆；所有武器的钢都被铸成拖拉机、桥梁、铁轨，以及盛饼干、牛奶的铁罐。”

上的小船运载一包一包白米从乡下到来泊岸。当年曼谷市郊运河纵横交错，处处是水田和阡陌。穿越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悲欢岁月，回首遥望如梦幻泡影的童年，仍然依稀感受到翻腾的禾浪和舞蹈的燭火对我的召唤。

由于在泰国生活时家境宽裕，许多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孩子还在马路上放风筝、斗蟋蟀和到处溜达时，母亲已将还不到四岁的我送进曼谷一所著名的幼儿园读书。我在启蒙教育中最先学习的不是方块字，而是泰文的44个字母。

泰国近代史中，政治风暴层出不穷。我五岁时发生于曼谷的曼哈顿事件，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流血政变。我曾经将这场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武装冲突记录于〈曼哈顿烽火〉这篇散文里：

“1951年6月29日，泰国国务院院长銮披汶，在出席美国馈赠“曼哈顿号”挖泥船的官方仪式时，突然被一群叛变的海军军官挟持，然后押往旗舰“斯里阿育帝亚号”囚禁……6月30日晨，政府军与叛军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当空军轰炸旗舰时，銮披汶侥幸从密室逃逸而出，泅泳到昭帕雅河岸亲信部队的阵营里，并且通过电台广播，呼吁海军停止对抗。由于支援匮乏，海军士气低沉，政变终于在短期间草草结束。依据官方报道，这场政变造成三千余人伤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三千余人中，有一个对生命充满了幻想的五岁小男

后到图书馆借阅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郑振铎译），以及中国女诗人冰心的小诗集《繁星》和《春水》，一口气读完之后，幼小的心灵里弥漫着灵智上的愉悦。我于是尝试把自己生涩的感情和对大自然浮光掠影的观察，记录于练习簿里，得空时拿出来，改了又改，涂了又涂，再从数十首短至三五行的习作中，选了十首出来，以《初飞集》为总题，投寄到香港出版的《海光地理杂志月刊》。当年这本杂志刚开辟“新诗丛”，刊登年轻人的诗作，以及诗人何达（何海、陶融、洛美）的诗评。1961年5月16日，这组小诗在《海光》月刊第170期中发表，何达还作了非常认真和深入的赏析。其中一首〈月夜〉的原文是：

月夜里
迟钝的蜗牛
静静地伏在芭蕉上
细细地咀嚼着月光

何达在分析时认为这首小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在“迟钝”这个形容词上。他指出这个形容词在“月夜”中显得不调和，“就如一块顽石压在名花玉蕊之上。”他进一步提出：“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才能和其它的词相配，而又强调和丰富了月夜的景色呢？

‘安详的蜗牛’么？不够优美。‘悠闲的蜗牛’么？不够新鲜。‘轻盈的蜗牛’么？不大自然。‘沉思的蜗

我的母亲在檳城出生，远嫁到曼谷后，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山明水秀的故乡。为了让下一代能获得优良的教育，她于1953年决定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仍由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统治的檳榔屿。那年我七岁，办理移居手续时，只懂得在护照上以泰文签名。我去英文小学报名受到拒绝而进入华小，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在〈感激被拒的机缘〉这篇小品中，清楚地流露启航华文心灵之旅时的感受：

“进入协和小学读中文，我像一个乡下小孩跨入一座到处是水榭歌楼的林园。美丽的象形文字与我以前学习的泰文字母完全不同。我从山、水、火、田、雨……这些简单的方块字里看到了一幅幅泰国农村的素描。我深深爱上这些像图画的字，我更喜欢这些优美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铿锵词语。”

50年代的马来亚，学生的阅读风气很盛。香港出版的刊物中，最受我和同学们喜爱的是《世界儿童》。这本半月刊里开辟了一个“儿童园地”，里面刊登的都是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儿童投寄的文章。阅读了别人的佳作之后，我也渐渐萌生写作的兴趣。我于十岁左右就尝试学习抒情写景，并于11岁时开始投稿。12岁时习作逐渐获得发表的机会，在《世界儿童》、《世界少年》与檳城《光华日报》的《学生文艺》版刊登。

60年代初，我在檳城韩江中学念书。有一天下课

来，亲切地谈起我在《韩风》里发表的几首短诗，并且说了许多充满激励的勉语。面对这位和祥的长者，我终于克服内心的胆怯，鼓起最大的勇气将蕴藏心中的念头告诉他：我希望能有机会将几年来写的小诗出版一本小集子，为年轻的岁月留下蹄痕。我依稀记得当时我的脸颊发烫，我的声带不断颤抖。邢校长不但没有嗤笑我傻劲，反而鼓励我将作品整理之后交给他，由他代为介绍予星洲世界书局出版，还为我的诗集《碎叶》写了一篇序。每次翻阅旧作，重温弃我远去的春梦时，总会深深缅怀这位曾经提拔我的仁慈长者。

《碎叶》的出版，有如远行的旅人留在沙滩上第一个脚印。严格分析，这只是一册诗的习作。收入其中的小诗，记录了一个小童军在爬山、游泳和露营的野外生活中，凝眸了大自然的一颦一笑之后而作的素描。例如：

蔚蓝的海上
海鸥在低低翱翔
双翅蘸上海的颜色
再冲上天宇
把晴空尽情涂染

月光下
海上点点红灯

牛’怎么样？沉思的蜗牛，静静地伏在芭蕉叶上，细细地咀嚼着月光，蜗牛也许正要做诗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改法呢？让大家一起来想吧！”

何达的评语令我感到无限兴奋，内心充满鼓舞。我像那只初飞的小鸟，在振翅之后领悟了一个道理：只要持着不屈的意志，任我们翱翔的天地将广袤无垠。

凭着这股信念，我在六年中学生涯中，断断续续写了约千首小诗，少数于誊清之后投寄发表，绝大部分却被我搓捏成一团废纸丢弃。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何达先生给予我最多的启导和激励，是他给予我勇气用自己的语言，不倚靠别人已经写过的词句去抒怀言志，去发掘未被涉迹的意境。是他教导我运用形象思维和积极修辞，以独创的意象来描绘大自然的百态千姿。在我的文学之路上，何达先生是我最感激和敬佩的恩师，而给予我最多鼓励的益友是新加坡诗人秦林、香港诗人韩牧、砂拉越诗人田思和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

1964年初，我升上高二，参与了学校文艺刊物《韩风》的编务。有一天已故邢鹤年校长突然在上课时把我传召到校长室。当年学生搞文艺活动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此当我走向校长室时，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深怕编委会在选稿的过程中出现敏感问题。出乎我意料之外，邢校长见到我的时候，和蔼地叫我坐下

是，1970年初北上吉打港口附近的水稻研究站学习育种和农艺。漫漫四个月的训练期间，我除了大量阅读稻作学的书籍和研究报告，还常在黄昏时化为闲云野鹤，悠游于天地之间，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在〈夕暮·冥想〉这篇散文里，以下的片段反映了我当时内心的视象与感想：

- 黄昏蹲踞在农舍的烟囱上，悠闲地抽着烟斗。
- 我在田垄上孑然走着，暮色轻轻地搭着我的肩膀。
- 前几天一阵豪雨，泛滥了洼地。溷浊的水面经过蓝天投影之后，竟然莫测的深邃起来。卑微的心也需要纳入宇宙的苍茫来壮大自己呀！
- 欢乐和悲哀终有一天会悄然消逝，如隐遁的涟漪。到时我们将发现，悲欢在过去摇晃的只是水中的倒影；真正的我其实始终不动，如风静的树。
- 在人的眼中，浮云因夕照而红，因天阴而晦，其实浮云何尝有什么颜色？只有化雨时，透明的水点才是云的真色呢！

当年农田的黄昏触动了我的心灵，促使我对生命提出疑问与进行思考，并且虚心学习，从不同角度去认识这个光怪陆离的现象世界，并从不断的观察中体验人生的意义。

1958年父亲在曼谷的生意受到朋友陷害而失败，

化作醉汉烧红的眼
俯着身子
豪饮月光刚酿的一海琼浆

大地将旭阳撒下的万道金光
深深地在黑土里埋藏
趁稻禾成熟时
悄悄地将结晶了的阳光
嵌在丰满的稻穗上

捕捉这些闪现于我心中的大自然动态时，我还不到15岁，还不懂得爱情，也还没接触到生活中许多沉重的东西。

我母亲只念过私塾，然而思想非常开放。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却让我的姐姐自小进入曼谷教会开办的贵族女校念书，并允许她成为天主教修女。我哥哥的思想恰恰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为了塑造独立的思维模式，我在中学时代除了阅读文学书籍之外，也广泛阅读生命科学的书籍。中学毕业后升读大学，我无怨无悔地选择学农。

在马来亚大学读农科的四年里，最大的收获是年考过后的田野实习。我在共长40星期的实习中，亲身体会了橡胶园、油棕园、茶园和稻田的生活，其中最难忘的

197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农学院当了半年助教，我就毅然北上半岛西北端的吉打州，投身于稻浪如海的慕达灌溉区，开始长达28年与水稻朝夕相处的工作。这个享有国际盛誉的水稻灌溉计划，曾获得世界银行高度的赞扬，并公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绿色革命的典范。在超过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对水稻的观察过程中，我曾经赤足涉越无数片稻田，惯看许多丰收时的笑靥，也目睹不少歉收时沮丧的苦脸。田野研究明确显示：从稻种萌芽茁长，至结穗成熟的一百多个日子里，生命每天都必须面对严峻的考验：虫害、植病、鼠患、杂草、蜗牛，以及旱涝等各种天灾，时时刻刻提醒我：人生也如此无常，同样充满灾劫和苦难。构思〈稻花香里说丰年〉这篇散文的当儿，我尝试跳脱传统写作理论所截然划分的叙述与描写手法，以虚实交织更迭的笔致为这个全国最大的米仓素描：

“经过一番辛勤的刺绣之后，茁壮的稻禾迅速地在春风化雨下翻掀而成一面9万7千公顷的绿毯，让马六甲海峡的浪花为它镶上100公里长的花边。几百年来，6万3千农户，世世代代，在这张广袤的地毯上，织入了风暴与苦旱，阳光和雨水，欢乐与悲伤错综交缠的图案！”

在实现一年两熟的双季稻种植计划之前，接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只能靠借贷度日。当年“谷价那么贱，许

全家顿时像受到断层地震的冲击而摇摇欲坠。从小五到大四那段十余年的贫困岁月，对我来说是恶梦频仍的长夜。当年我的家犹如外型巨硕，舱内却无燃油而只好迎着惊涛骇浪不断颠簸的轮船。因此，在当年马大浪漫的校园氛围里，我的大学生活却像蒸馏过的水，无色无味。〈远在昨日〉这篇写于大四的散文，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大学生活：

“像这三年来许许多多远去的日子，我的昨日只能在笔记里潦草的爬行，在试管里变色和沉淀，在夜读后熄灯时被捺熄。昨日公式得像每个早餐吃进去的面包和牛奶，滑过同一条食道，同一个肠胃，我丝毫嗅不出一丁点生日的气氛，甚至我的记忆也忘了提醒我，二十四年前，我是哭喊着到来呼吸这层大气的。”

四年大学生涯中，我全没交通工具，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徒行很长的路上课。在离开班黛谷前夕，我在〈谷里〉描绘了毕业前的感受：

“我就快离开这个谷地了。以后，在我的回忆中，能够令我眷恋不忘的，我想，该是湖边蜿蜒的小径。这里，我的脚印一次又一次重迭着我自己的脚印。这里，刚落的黄叶一次又一次伏盖去年快化作泥土的黄叶，而我的心也像这条小径上的泥，任凭自己的脚步踏得越加结实坚强。”

么稀奇，因为吉打州的水牛已寥寥无几，绝大部分都掉入煮咖喱的热锅里。

我年轻时曾写过几首有关水牛的小诗，较喜欢的是：“老农舀起满河星光；溅泼在休耕的水牛身上／水牛轻拂着茸茸长尾／把星辉抖落／径旁的花瓣”，以及“云卧在河里／水牛卧在云里／斑鸠静观牧童的鱼钓／荡一圈涟漪／一尾泥鳅衔着将坠的斜阳／从云后腾跃而起”。90年代后半期那场震撼东南亚的经济风暴令许多人对未来的生涯规划重新思考。我写了一篇散文〈水牛，再见！〉抒怀言志，其中有一段如下：

“屈身于稻田的泥洼里，水牛固守着窟窿里的泥浆，慵然不动，以为那是莫大的享受与富足。水牛永远不了解，只有浸润于源远流长的大河里，始能真正感受到生命奔腾的韵律，才会深切领略万里星空投影入长河而泛漾的沁凉。”

保守的水牛固守着泥坑，不愿到更广阔的天地驰骋，结果只好任人摆布了。

在灌溉区里工作多年，令我最难过的是眼见许多良田沃土，虽然已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改善水利设施，最后却被征用来建筑房舍和铺设公路。当水田被填土建立工厂后，工业废水没有获得妥善处理，倾泻入附近低洼的田里，原本苍翠的稻禾都因为生态污染而奄奄一息，肥沃的水田从此再也长不出一粒米。眼见人们不懂得惜

多佃户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一块钱，还不足够买一张上等电影院的戏票”（见〈收割阳光〉，收入散文集《那年的草色》）。农民的命运，在绿色革命未展开之前，就像一片瘠土，四周环绕的，尽是遍布缺口与裂罅的田塍。田里杂草蔓延，凶鼠为患，撒播的种子往往没有结穗的希望。到了90年代，经历了农耕活动全面现代化之后，灌溉区里的民生已完全改观。每逢风调雨顺的丰收季节，伫立于稻田里举目四顾，肯定能看见轧轧然的割稻机“像一头从新生代的沼泽丛林走出来的原始巨象，把修长的象鼻直挺挺地挪移到小径旁，哗啦哗啦，一泉稻谷汇流而成的金色瀑布，从贮谷箱涌入斜管，再由斜管倾泻而出，转瞬间已涨满了一包又一包的麻袋”。（见《稻花香里说丰年》）

生活改善之后，农村里家家户户皆添置了电单车，不少农民还拥有汽车。很多稻农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从此丰衣足食。绝大部分稻农家里，都有雪柜和电视机。

双季稻的种植计划必须配合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因此到了70年代末，拖拉机已快速取代水牛成为农耕的主力。80年代后期的“动地吟”诗歌朗诵会上，司仪介绍我的当儿，以戏谑的语调对观众说：这位是吉打州每头水牛都认识的人。我淡然微笑回应：这其实没什

费用所需的时间，很可能比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漫长，肯定能进入纪录大全，万古留芳！”

我殷切期盼文末这段话，能令好大喜功的政客醒悟，别再浪费时间，整天胡思乱想，沉醉于破纪录的白日梦：

“只有汗水能令你领悟‘空即是色’，如果只有口水，不管做什么事情，到头来肯定依然故我，‘色即是空’！”

继程法师在拙作《禅在蝉声里》的序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禅，是超然的现实主义，也就是以超然的心过现实的生活。”多年前体悟了“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是禅”之后，我每天都尽力以一颗平常心去工作、学习和思考，并且以平凡的文字记录平凡的生活中一些小小的感悟。存在的真象是苦、空、无常和无我。因此，我天天都提醒自己，必须时刻不忘精进，活在当下，并且清醒的把握自己，努力为心灵找寻平衡的支点。在田野闲逸地漫步的时候，我豁然发现：除了凭借肉眼和耳朵去观物听声之外，若能以心灵的慧眼和慧耳来透视与聆听大自然，就能从“水鸟树木，皆演法音”中获得心灵的感动。我以平常心去凝眸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渐从农村和田野的风声、水声、虫声，以及云影、山影、树影中体悟苏东坡的慧语：“溪声尽是广长

福感恩，为了私欲竟然任由沃壤逐渐僵化，最后寸草不生，我在感伤中只能将内心的无奈融进了〈为大地搔痒〉这篇文章：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所有的眼泪，都不能令死去的土地复活时，才执杖跪田旁，为自己的愚昧忏悔与嗟叹？”

每逢收割的季节到来，看见农民放火焚烧稻草，让氮素消失于空气中，让易溶于水的养分在排水时流入田渠，随后又以昂贵的价钱购买肥料来补充，我就会不期然联想到另一个发生于我们社会里的怪现象：

“那些在本土中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就像这些稻草中的氮、磷、硫、钾与镁，由于没有好好地推行稻草还田计划，结果任由珍贵的元素大量流失了。随后当权的大人先生们，为了克服专才短缺的问题，又以高薪引入外国人才，就像稻农不善用稻草，而必须每个季节花费许多金钱来购买肥料。”（见《惊起一滩鸥鹭》散文集中的〈为大地搔痒〉）

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屋顶种稻计划。我在〈稻田养鱼·屋顶种稻〉这篇散文里坦率地流露了内心深沉的悲哀：“政客最喜欢创下最大、最高、最长的纪录，屋顶种稻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若以那几坪屋顶稻禾的收成来计算，要回收数十万元建筑与维修

现。”（见〈退后原来是向前〉）

我在水田里研究杂草生态多年，最大的惊叹来自窥探草籽的斗志：

“一颗比砂砾还渺小的种籽，为了追寻光明，竟然能够发挥内在的潜能，抗拒强大的地心吸力，突破黑土，将嫩叶挺拔地举起。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草的生命力最高的表现。野火的蹂躏，不但烧不死顽强的种籽，反而使种籽坚硬的外种皮破裂而更适于萌芽。”（见〈草籽〉）

为什么能将整株大树烧成炭的大火，未必能伤害到土缝中一粒蕞尔的稗草种籽呢？杂草学家深入研究之后发现：火烧农田造成的加温现象，能够终止种籽的休眠状态，引致种籽萌芽。反之，稗草和其他禾本科杂草都无法在淹水和缺氧的情况下萌芽：

“温柔的水，能令稗草继续休眠；狂烈的火，却令稗草从休眠中苏醒，火熄之后即刻到处蔓延。以暴易暴，在人类社会中是不是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呢？（见〈烧不尽的稗草〉）

明了一切唯心造之后，看见田里野稗丛生，有人发出疑问：

“什么原因造成这块土地长出这么多可怖的杂草呢？”

舌，山色无非清净身”。我也在细细咀嚼这两行诗之后，领略到深蕴其中的禅机。

我在田塍上徐行时看见低洼之处滞留的死水，心里忽然这么想：

“泥滩里的死水，只要净化成一朵云，还是可以变成虹。”（见〈化虹的水〉）

从化虹的水凝聚为甘霖，回到尘土飞扬的大地，为饱受亢旱煎熬的禾苗带来生机时，我蓦然憬悟：

“许多人心目中平凡的水，平凡的二氧化碳，平凡的阳光，结合起来就形成一切生命存活最重要的基础，自然界里净化空气过程中最不平凡的物质循环。没有了这些平凡的事物，许多人心目中认为必须以各种营谋心计去汲汲争取的功名利禄，都变成了暗室里的玫瑰，失去生机后凋零枯萎。”（见〈摆脱心亡〉）

年少时坐火车远眺农妇在田里插秧，我只会轻轻地素描：“列车的窗后／挂满了一幅幅明艳的锦绣／戴蓑笠的农妇们／曲着身子低着头／将一扎扎苗秧／在绣锦中急急地刺绣。”而今，于近距离观察农妇们一面插秧，一面把身躯往后挪移，我深切地感悟：

“伫立于悬崖之上，毅然将超重的我执，像塞入太多废物的破背囊抛弃，义无反顾地回过头来，转身向来时路走回去，才是最勇敢、最积极的表

晶凝诗中的月色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质量等于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体积则等于地球的四十九分之一。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38万4千公里，是最靠近地球的天体，因此月球的引力作用对地球的潮汐现象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林正和著的《诗词与科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报道：美国迈阿密州精神病学家阿诺德·L·利伯医生经过多年观察和反复研究，发现月亮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他认为人体和地球很相似，百分之八十是水分，百分之二十是固体。月亮对人体内的水分，就像对地球上的海洋一样能产生影响，生命会产生受月亮控制的生理高潮和低潮。人体每个细胞都有微弱的电磁场，当地球、太阳和月亮处于一直线，即月亮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人体因受引力和外界电磁场急剧的冲击而产生变异，神经系统也因此而极易受到刺激。林正和在文章里引用赫尔莫的话“太阳在人的心里激起行动的欲望，月亮则引起感情”，强调月亮

与诗人内心澎湃的激情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月的民族，嫦娥奔月的传说，脍炙人口，动人心弦。中华民族也是爱诗的民族，古往今来，以月亮入诗，咏之不绝的余韵依然在空际回荡，这些诗卷中，处处焕发着夜月的辉芒。

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位爱月而又能将月亮的神韵在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天才。李白25岁初次经三峡出蜀远游，前后长达17年，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进京后以为可以实现政治抱负，不料奸臣当道，朝廷腐败，结果理想完全幻灭，于是决定离开长安再次漫游山水。李白的作品中，晶凝的月色闪闪发亮，随处可见。

出现于李白笔下的月亮，不仅千姿百态，而且生命力充沛饱满。李白在〈古朗月行〉中，以鲜明的形象咏月：“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在另一首诗〈渡荆门送别〉中，他也以洁白溜圆的明镜来形容月亮：“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李白诗中的圆月，不只会空中“皎如飞镜临丹阙”，翩然横空而来，而且还能在滔滔江水上滑翔，与疾驰的轻舟一起在苍茫的夜色中迎风破浪。

有血痕，无墨痕

李白善于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纯净的月色里，酝酿出悠远深长的韵味，牵引着读者的神思，徜徉于余情摇曳的境界中。这些情思与月色交融的佳句如下：

-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
-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
- 舍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行路难其三〉）
- 长风吹月渡海来，遥劝仙人一杯酒。（〈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园吟〉）
-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
-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古人评析唐诗时曾说：“盛唐人之诗有血痕，无墨痕。”李白的〈子夜吴歌其三〉，将一个个捣衣女子心中的幽怨和悲凉，渗揉于迷茫月色中，感人至深：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

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的咏月诗，印证了黑格尔在《美学》中一段至理名言：“美只能在形象中呈现出来，因为只有形象才是外在的显现，使生命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我们，变成可观照和可用感官接受的东西。”

另一位唐朝诗人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三十六句，以月亮为核心，以春潮、江波、花林、夜雾作陪衬，烘托出月华的皎洁。这首诗以形象的渲染，节奏的张弛，曲折地描绘出男女相思的离情别绪。全诗展现出情意缠绵的景象，弥漫着令人悠然神往的哲思。闻一多非常欣赏这首诗，认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张若虚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来描写月亮上升。他采用“生”字而不用“升”字，转化无情之实物为洋溢着生机的形体，含蓄地渗入诗人对生命的感悟：生命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物质无法回避成、住、坏、空，而心灵也无法越逾生、住、异、灭的宿命。这首诗中最深婉混茫，令人重复吟哦之后如醉如痴的是以下六行：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

送流水。”李白也曾经在〈把酒问月〉中作出类似的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无穷大的空间与无限长的时间里，人生只是石火光中的一瞬。这首诗中的江月，惯看人间的变化和家国的兴亡；迷茫的月色千年不变，人间却已历尽无穷沧桑。由江月的恒常，我们可以推演出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

若虚接着联想起人间的悲欢离合：“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远行游子和闺中怨妇的青春年华逐渐老去，如滔滔逝水，如悠悠白云。迢迢千里之外，游子望月时想像头上的明月，可能正投影于恋人梳妆的镜台。她心中挥之不去的愁绪，或许会像倾落玉户帘中的月色，卷也卷不起；而她心中的悲哀，也像捣衣砧上皎然的月色，拂拭之后又再度回来。

这首诗最后六行，细致地勾勒出怨妇深沉的落寞余哀：“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远眺落月在氤氲的海雾中缓缓下沉，深闺中无法入眠的妇人蓦然怀想天南地北无数乘月而归的旅人中，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是否也正在归途中跋涉呢？郁结于她胸中的无限离愁别恨，刹那之间全然消融入无边无际的月色里，洒遍江畔郁郁苍苍的树林，期盼能为

风尘仆仆的归人，照亮曲折崎岖的前路。

〈春江花月夜〉这首诗里，梦境与实境纵横交织，亦虚亦实，如泣如诉，如梦似幻，迷离惆怅，销魂断肠。

语淡而味终不薄

艺术风格与李白一样豪情奔放的苏东坡也爱以月亮入诗。他在〈中秋月〉这首诗里，也仿李白以“玉盘”这个意象喻圆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虽然苏东坡凝望的“玉盘”与李白在“古朗月行”中的“玉盘”毫无二致，不过李白的圆月却受到“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李白借月中蟾蜍食月造成月蚀的传说，暗喻冷酷的现实令诗人皎洁如白玉盘的心灵蒙上阴影，最终只好“凄怆摧心肝”。整首诗表面上在描写月亮，细读之后才领悟李白处处通过形象思维来反映政治斗争中的奸诈无情，令他无奈和失望。反观苏东坡，他在圆月下直抒胸臆，毫无掩饰的倾述好景不常，聚散无定的感叹。这首诗乍然一看，结构简单，平淡无奇，然而细加咀嚼之后，就能豁然领悟诗中的境界，其

实完全吻合他在〈至侄书〉中阐释的创作心路历程：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析孟浩然的诗作时说：“语淡而味终不薄”，用这句话来形容苏东坡的〈中秋月〉也一样恰当。

苏东坡咏月佳句颇多，令人回味无穷的包括：

-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水调歌头〉）
-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
-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永遇乐〉）
-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卜算子〉）
-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洞仙歌〉）
-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

中国现代派诗人卞之琳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期间写了一首玲珑的小诗〈断章〉，文字淡白易懂，然而诗的内涵却深具多义性，重复阅读才能体会到短短四行诗中的多层意涵：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李健吾赏析这首诗时，将重点聚焦于“装饰”，认为人生不过是互相装饰，因此人生充满悲哀与无奈。

卞之琳自我分析这首诗时，强调人间万事都具有相对关系，明月在你的窗户出现，你也同时会在凝注你的人梦中出现。

杨匡汉对这首诗的看法是：人生无定，因此若能寻找一个合理的位置，与别人互为风景，互相欣赏，就能美化人生了。深藏于诗中的韵味，单靠分析往往无法体会优美的意蕴，读者必须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探寻、去感受、去挖掘诗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

当代诗人余光中也常以月亮入诗。〈蟋蟀吟〉里有几行描写中秋前夕月照厨房的诗，非常生动感人：

入夜之后／厨房被盪于月光／瓦罐铜壶背光的
侧影／高高矮矮那一排瓶子／全听出了神／伸长着
颈子／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

根据古代的传说，将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任由毒虫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叫蛊。巫师常以蛊来迷惑受害者。在余光中的诗里，溶溶月色也像蛊感人的迷药一样，使厨房里的瓦罐、铜壶、玻璃瓶都进入迷幻状态，恍惚中和他一起重温鸣声宛若童年那只蟋蟀牵引而

来的乡愁，感受“在梦和月色交界的窗口”那缕缕愁思和怅惘。

新加坡诗人喀秋莎在〈夜树意象〉这首小诗里，以大胆奇特的想像和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来表达心中的奇思妙想：

今夜投宿在／我家相思树上的／不就是从李白的壶里／逃出来的那个月吗？

李白因为与当权的政客格格不入，怀着满腔抑郁离开长安之后，常常兴起“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的念头。由于常邀明月共饮，明月经年累月倒映入李白的酒壶里，壶里的月亮也因此沾满了浓郁的酒味。李白捞月而死，酒壶也逐渐干涸了；醉醺醺的月亮终于从酒壶挣扎出来，踉踉跄跄的游荡，迷迷糊糊地爬到诗人喀秋莎院子里的相思树上睡着了。喀秋莎以拟人手法，将月亮和李白那缕幽魂连成一体，诗意盎然，丰盈多姿，令人着迷。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几首咏月的小诗，将抒情与哲思巧妙地结合，情趣盎然，耐人寻味：

- “月亮呀，你在等待什么呢？” “等待着让路给太阳，并向他敬礼。”
- 黑夜对太阳说：“在月光下将情书递送给我吧！”
- 月亮把光明洒遍天际，却将黑斑留给自己。

月圆之夜以肉眼观月，可以清楚地看见皎月表面上的斑点。这些斑点是低洼的暗区，因为反射阳光能力不及亮区的高原和山脉，所以色泽阴暗不明。已知的暗区约22处，包括静海、危海、澄海和面积最大的暴风洋，这些月表的海洋皆干涸无水。

在泰戈尔眼中，月亮是一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智者，以“一月普照一切水”的慈怀，使大千世界“千江有水千江月”。至于一切孤寂与苦难，则全由自己来承担。智者体悟到一切有形的物体和现象皆虚妄，世人眼中的黑斑在他心中也全是幻象。当一颗纯洁的心灵进入“表里俱澄彻，一切无差别”的境界，这颗晶凝着月色的心灵已通体透明，全然破除了物我的判别。

智者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智者内心光明磊落，纯洁善良，像圆月一样，自己的辉芒和别人分享，同时又不将表面的阴影挂在心头上。当乱心转变成静心之后，生老病死，荣辱得失，苦辣甜酸皆无法令他动容。智者时时刻刻豁然开朗，对他而言，日日原来是好日，只要悠然活在当下，就能心中无事一床宽！

稿于2003年
重修于2006年

静观自然静听禅

——浅谈生态意识融合禅思的文学体验

圣严法师在谈禅说佛时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慧语：“自从有了空间与时间以来，禅就普遍地存在于无穷大的空间与无限长的时间之中。”禅的哲思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汇流交融之后，不断滋茂了中国的文化生命。南怀瑾在分析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时认为：一般中国古代读书人，也就是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六祖慧能的弟子慧忠在山中习禅多年，经过清风明月的净化，心灵已与大自然中的山林岩石、鸟兽虫鱼融为一体。因此当别人询及何谓佛心时，他怡然自适地回答：“柱子、墙壁、砖瓦、石头都是佛心。”慧忠这句话，与庄子的名言：“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砾、在屎溺”有异曲同工之妙。慧忠的话含蓄地阐释天地万物皆通过相互生灭变化而存在，而生命的最高悟境，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了解“万有是一，一是空无，无是万有”这个真理

之后，我们就能够真正体悟到禅不仅尊重人类，也同时尊重一切具有佛性的有情众生。

人和一切生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躯体源自大自然，人类死亡之后，躯体将会分解为简单的分子回归大自然。因此，人类的生死存亡与大自然生态完全不可分割。然而，当人类的心灵因为贪嗔痴慢疑，而渐渐失去了对自然生态的爱心与尊敬之后，人类就开始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利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无限的欲望。印度哲人克利斯纳穆提（J. Krishnamurti）在《自然与生态》这本书里黯然神伤地倾述：“和自然失去接触，就和人性失去接触；和自然的关系断绝，你就变成杀手。于是自然开始怕你，也开始收回她的柔美！”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野蛮时期的森林草原，到了文明时期竟变成了沙漠。”历史已一再证明，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以及中国，人类为了开发更多耕地而毁灭了森林。森林消失之后，水分积聚与贮存的宝库也随之荡然无存。正当每一秒钟里就有一个足球场般大的森林遭受砍伐，正当每一年就有面积与英国相仿的森林在地球表面消失的当儿，拉让江畔竟然有人提议将路旁那排郁郁苍苍的大树砍掉，原因是树冠茂密，吸引了群鸟到来栖息、营巢和繁殖。鸟类排泄出大量的粪

便，掉落停泊树下的车辆之上，惹怒了很多车主。这些有车阶级的大人先生于是纷纷发表高见：要一劳永逸解决鸟粪污染，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道路两旁的大树全部砍掉。

我在砂拉越出差时，从朋友口中获知这件砍树的风波之后，不禁在〈那排迎风的树〉里无奈地嗟叹：“为了赶鸟而把整排辛苦栽植的大树砍伐，就像为了驱蚊而不惜将蚊帐也放一把火给烧了那么不可思议。只有内心全是钢筋水泥的人，才会为了一些小问题而任意砍伐一棵树。”我也想对任意砍伐林木的人说：“不尊重树木，有一天拉让江会变成婆罗洲的黄河！”

佛经中提到：所有的动物都可能是现在的菩萨和未来的佛。佛陀在无量世以前，为了广度众生，曾在不同的众生群中以鹿、象、兔子、鸟类的形态出现。圣严法师认为：就佛教徒的观点来看，森林等于是未来佛居住的世界，不可胡乱砍伐和割切。

在另一篇散文〈青山·大海·荒漠〉里，我将青山与荒漠在我心中的形象对照：“千百年来，青山无私地献出每寸土壤，让大树扎根，让小草蔓延，让苍苔繁衍。正因为青山的悲心，白云与青山如影随形，甘霖润泽山林。反观大漠的我执深重，每次喜获雨水的润泽，都吝啬地把水分深埋于地底，结果寸草不生，甚至仙人

掌也萎缩于风砂里，白云也因此而失去了踪迹。”

生态危机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对地球失去了爱心。当人类因为我执而将地球上的资源划分为“你的”和“我的”之后，个人和群体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强烈冲突，往往造成两败俱伤，甚至自取灭亡。人类要回避青山变成荒漠的灾难，就必须战胜利己主义和伸张人类本来具备的良知，提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自我完善的修养，学习与天地万物相感相通，对人对物常以仁爱之心相待。如果人类常以左膝幸治这句话：“人丢弃禅就丧失自我”来提醒自己，将仁爱的恩泽扩大，惠及草木鸟鱼，生命才能够不尽不竭，生生不息。

两年前在北京遇到罕见的沙尘暴，中国朋友对我说：由蒙古吹袭而来的狂风，推动庞然的沙丘向长城进逼，离开天安门70余里的村落，有的沙丘已堆到屋顶。如果沙漠植林计划失败，再过半个世纪，逼近北京的沙丘，很可能将紫禁城的护城河填平。

有人问我：北京会不会有一天沦落为古巴比伦城，在风沙中变成荒芜的废墟呢？我内心感触良多，于是写了一篇散文〈北京的风沙〉，文内引用了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火与冰〉来抒怀：“有人

说世界终将毁于火／有人说终将毁于冰／尝尽世间的贪婪与欲望／我苟同毁于火的主张／然而世界如果将毁灭两次／我想我对仇恨足够了解／冰造成的毁灭／同样的彻底／也同样的强烈！”弗洛斯特深悟贪欲的火与嗔恚的冰，最终将令人类丧尽了理性。我想，弗洛斯特若曾经体验过北京的沙尘暴，或许，他会将这首诗改写成〈沙、火与冰〉，因为人类的痴愚、蒙昧与无知，就像铺天盖地的风沙，最终将如残暴的火和冷酷的冰，淹没了人性，覆盖了千辛万苦建设的文明。”

佛陀曾经说过：人世的迷惑就是尘埃和污垢，智慧就是心灵的扫帚。可悲的是，许多人内心受到贪嗔痴的蒙蔽，不但没有自知之明，反而自以为聪明绝顶。他们对大自然予取予求，终日陶醉于征服大自然的迷梦中，完全忘记了恩格斯于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的话：“人类对自然界取获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为了私利破坏森林和草原，结果灾祸变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六年前我到西非洲的象牙海岸公干，当飞机于3万5千呎的高空，飞越浩瀚的撒哈拉沙漠时，浩无涯涘的沙海，令我震撼也令我心寒。我在〈撒哈拉上空的冥想〉这篇散文里，以这么一段文字来形容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只胃囊能够容纳60余个马来半岛的巨兽，食

欲仍然不断在增加，它正伸张着爪牙，向赤道的林莽挪移。无人知晓，它还要再吞咽多少绿洲，才能满足惊人的胃口！”

当时我俯瞰飞机窗外的沙漠，远眺那些沙漠绿化计划中灌溉而成的小型人造绿洲，像簇簇浮萍在空荡荡的沙海中漂浮，不禁想起佛教经典中一则阐释人身难得的比喻：一个罪恶深重的人，若想从轮回中重获做人的机会，就像一只每一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的瞎眼乌龟，尝试把脖子伸进一块浮木上的洞孔那么困难。我将内心深沉的感喟写入散文里：“有一天地球上的资源被不懂得感恩与惜福的人类消耗殆尽，河流与海洋沦为工业废料的垃圾场，大气层中烟雾与毒气弥漫，要克服这种种人为的祸患，究竟比盲龟寻找浮木容易呢？还是比浮萍复盖沙海更困难？”

人类过度掠夺大自然之后，如果依然我行我素，完全不懂得忏悔，大自然肯定会以更大和更严重的天灾来惩罚不知悔改的痴人。然而，人类若能在灾难过后痛定思痛，化烦恼为菩提，让逆境在心中催生了仁民爱物的美德，惜福感恩的善念，以及寡欲知足的慧思；那么，过去的天灾与困厄，反而会成为激发斗志和锤炼毅力，去重建乐园的契机。

人类如果要回避恐龙的宿命，就必须深入了解身

土不二和万物同体的真正意义。史密斯在〈禅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有一段感动人心的话：“我进入了遗失肉身的境界，并且感觉到自己正站在宇宙的中心。我看见许多人朝向我走过来，这些人原来全是一个人的化身，全是我自己。我在那一刻就是全宇宙，完全没有个人的存在。”明白史密斯的禅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克利斯纳穆提要一再强调：伤害自然就是伤害自己，毁灭自然就是毁灭自己，杀死别人就是杀死自己。

彻悟了身土不二和万物同体，我豁然开朗，并且在〈醉舟之上〉这篇散文里，抒发深入悟境的感觉：“我存在，因为我在不断逝去中复活，像每个春季的嫩芽，复活自每个逝去的秋季里，化作春泥的落叶！”

稿于2002年
重修于2006年

佛学、文学与生活

佛学博大精深，义理幽玄，乍看似乎很难被一般人信解领会。但是，只要肯认真探索，则不难发现佛法里其实蕴涵着各种深浅互异的法门，可供不同层次的人学习思考。简而言之，佛法的基本内容着重于诠释世间一切的苦（苦谛），形成苦的原因（集谛），以及苦的灭除（灭谛），和灭苦的方法（道谛）。以上四大真理（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是缘起性空。佛陀为“缘起”所下的定义是：“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一切众生都在这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为因果，错综复杂，并且笼罩了无限时空的网络中轮回流转。强调人间佛教的大乘佛法认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是故菩提属于众生。因此，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然而，成佛之道漫长遥远，唯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修学菩萨行，才可以脱离生死的洪流。菩萨行的重点是深入理解苦、空、无常、无我之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提升

自我，自度度人。

佛教相信生命是由过去世迈入现在世，然后迎向未来世，反覆轮回不息。这一刻生存的现况，皆由过去种种作为所产生的后果累积形成。因此，佛学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佛陀在《善生经》里就强调了积极生活的重要性：“先当习技艺，然后获财业”。他认为“积财从小起，如蜂集众花”。佛陀勉励学佛的人勤修六业，强调：饮食要知足，工作学习勿怠惰，储蓄以防困厄，从事农耕与商业活动，协助寺庙建设，提供房舍予僧侣。如能诚恳修持，财富就会日渐滋长，“如海吞众流”。

习禅的人都听过：“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是禅”。能将佛法融汇于日常生活中，安心自在的过日子，就能体悟禅悦。百丈禅师定下一条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高尚的气质与坚忍的修持，令人肃然起敬。赵州禅师在不同场合遇到参访他的信徒请求开示佛法时，只回答：“吃饭去”、“洗碗去”或“扫地去”，这几句简短的话其实深蕴禅机：真正的禅悟尽在日常生活的琐事里。

人生原本多元与多层面，人的生活也需要不同的活动来为生命增添光彩。基本上，人类的知识生活强调真的追寻，道德生活着重善的培育，艺术生活醉心于美

的探求。文学是以文字形象具体地表达人类思想、情感的艺术。出现于文学中的大自然往往是人格化了的大自然。因此，有人为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愈细致丰厚，反映出来的人生意蕴就愈深广富饶，而作品的艺术生命也愈光辉灿烂。

无用之用

诺贝尔奖得主索忍尼辛写过一篇以〈文学的使命〉为题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发人深省：

“只有文学可以显现奇迹，可以克服人类只有通过自身经验才能够学习，在自身经验不到之处，则完全无法了解旁人的严重缺憾。每一个人结束了短短一生之后，只有通过艺术力量，才能让另一个人感受到这个陌生者毕生思虑的菁华，以及它的沉重和负担，它的光采和活力。艺术使陌生的经验重现，使陌生的经验成为独特的内涵。”

人生最可悲的，是对生活厌倦，对理想幻灭，对未来绝望，因为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就像进入一条幽暗晦冥的隧道，生命的脉动渐趋脆弱与衰微。文学在日常生活中，虽然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然而充满生命力的文学创作却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消沉的心灵破

执启悟，重新振作起来。文学这种乍看似乎可有可无的艺术，在心灵失去方向时，最能显现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功能。

佛教文库中很多精品，都是从生活中获得智慧与经验结晶而成。这些内涵丰富，形象生动的佛教文学佳构，神解妙悟，深入人心。《百喻经》里许多深含劝喻的小品，寓庄于谐，以饶有趣味的小故事，借此喻彼，阐释人生哲理，使读者从小见大，引发无限的遐想。《百喻经》中有一则简短的寓言：“比种田喻”，故事的发展虽然以单线条铺陈，然而内涵却异常丰富。寓言叙述一个农人见到别人的田里麦苗郁茂，心中非常羡慕。他从田主口中获悉如何整地施肥的方法后，也尝试在自己的田里依法用之。由于害怕下田时双脚将松软的表土践踏，于是突发奇想，命令四个工人将睡床抬到田里，而他则坐在床上播种，结果田里的土壤反而因为太多人践踏而变得坚硬异常，麦苗也无法正常生长。寓言含蓄阐明：矫枉过正，不但成事不足，反而败事有余。

记录古代禅师逸话的公案中，不少是以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引导门徒另辟蹊径，去体悟禅的真髓。例如：汾山禅师见到石霜和尚在米仓量米，就吩咐石霜要小心，以免糟蹋施主的粮食，并且从地上摘起一粒米说：

“不可看轻一粒米，因为千百粒米都从这粒米中生

出来。”

石霜回答：“千百粒米都从这一粒生出来，但是，这一粒米又来自何处呢？”

这段简单的对话，让我们从中了解《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真谛。这一粒米的本来面目，就蕴含着真空妙有的玄机。因为这粒米是由稻禾经过土地、阳光、空气、水份共同营造的生存环境培育出来的，这粒米也是结合了宇宙万有力量之后才能够形成，因此这粒米是由于因缘和合而来的，它的本体就是“空”。从“有”中看出“空”性，进而了解空有不二，就能安心自在了。

自他相易

许多佛教散文是透过行住坐卧的生活细节而获取灵感。中国散文家丰子恺常以平易近人的文字，来抒发深蕴于内心的思想感情，以及坦露悲天悯人的胸襟。他在20年代写的〈蝌蚪〉，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丰子恺带着孩子到上海旅行，在市场一角看中了养在玻璃缸里的蝌蚪，于是以十个铜板买了带回旅馆。到了晚上，孩子在桌上玩弄玻璃瓶里的蝌蚪时，不小心将瓶子打破了，只好将地板上的蝌蚪掇进茶杯里。由于丰子恺在上

海期间一天到晚都在外活动，竟然将茶杯里的小动物忘了。回家之后想起被他无意间遗弃于上海的蝌蚪，不知是否被茶房倒入痰盂，或是死在垃圾桶里，内心顿时感到非常难过。丰子恺心想：如果这些蝌蚪还存活的话，那么“把它们关在这商业大都市的中央，石路的旁边，铁筋建筑的楼上，水门汀砌的房间内，磁制的小茶杯里，除了从自来水龙头上放出来的一勺之水外，都是不适于它们的生活而足以致它们死命的东西。”丰子恺在文末有一段很感人的话：“假如有谁来报告我这四只蝌蚪的确还存在于那旅馆中，我准拟立刻动身，专赴那旅馆中去救它们出来，放乎青草池塘之中。”

这篇文章里，丰子恺对四只被遗忘了的蝌蚪真挚的关怀，全然来自不掺入丝毫私欲而只求达到无缘大慈的博爱。佛学中有一个启发人类慈悲心的途径，称为“自他相易”法门。这个法门劝导我们看到众生受苦受难时，要将心比心，将自己想像成受难者，并且深入去思考一切可能发生的惨况，从而激发对受难者的悲悯。只有慈悲心，才能够消弭人间的暴戾，给社会带来安宁。

生活中许多烦恼都是因为我执太重而引起的。马华散文家黄学明在《掌中水月》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我所执〉，对我执作出禅趣盎然的陈述。黄学明说：“数一数一个人平均每分钟说了几个‘我’字，我们就可以

测量他的我执。”他在文章里讲述一个生活中很有趣的小故事：有个爱计较的人，看到邻家的树长出枝桠，越过围墙伸入他的院子里，认为对方侵犯了自己的“领空”，于是拿出一把大剪刀，将越境的树枝剪断了。邻人为了报复，趁这个人晒衣服时吹起的大风，将长裤的裤管吹过围墙进入庭院另一边的当儿，也以牙还牙将越境的裤管剪掉了！黄学明的文章使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常将废物从自己住宿的高楼抛下的狂人，有一天在楼下经过时，竟给自己的孩子从高楼抛下来的垃圾打中了！

生活中处处有禅机，处处有般若；生活中也处处有文学创作的素材，处处有灵感。离开生活，禅思与智慧就消失了；离开生活，文学创作的泉源也枯竭了。生活是一座广袤无垠的森林，而佛学与文学都是发源于这座森林的两条河。这两条河汇流之后，在广大的流域里将更加波澜壮阔！

稿于1999年
重修于2006年

018	有梦如刀	傅承得	RM18
019	美国可乐中国佛	游 川	RM20
021	假寐持续著	林金城	RM18
022	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	吕育陶	RM15
023	眼睛与星光的暧昧关系	张光前	RM15
024	相思扑满	周若鹏	RM15
025	无非关心	梅雨天	RM15
026	走月光	郭莲花	RM16
027	扇形地带(双语)	温任平	RM14
028	甘之若饴	黄建华	RM15
029	侦缉陈年	梁靖芬等	RM12
030	梦土亚细安	碧 澄	RM30
031	告诉阳光	黄灵燕	RM18
032	惊起一滩鸥鹭	何乃健、秦 林	RM16
033	田思诗歌自选集	田 思	RM20
034	花·时间	黄建华	RM16
035	年华有声	李忆蓉	RM18
036	秦林诗选	秦 林	RM20
037	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	田思	RM18
038	挖掘保留地	陈强华	RM20
039	春天种一棵树	郭莲花	RM20
040	新华九家诗选	长 谣等	RM20
041	秦林文选	秦 林	RM20
042	让生命舒展如树	何乃健	RM22



让生命 舒展如树

母亲孕育了我的生命，如今我以她恩赐的身体，让她的精神与我的心灵融合为一。我可以感觉到她在我心中呼唤：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求，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吧，让生命像一株庞然的树，将枝桠向十方舒展，让疲惫的旅人可以在浓荫里纳凉。

ISBN 9789833098910



9 789833 098910

RM22.00